

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
但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
賈誼說上曰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
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
屈勿盡也其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兩民且狼顧狼顧見天不兩今亦恐也民歲惡不入
請賣爵子賣爵子賣子也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
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丁合及夫積貯者天下之
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略及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枝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也危也上感誼
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黽錯復說上曰聖王
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食之曰饑織而衣
之既既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瘠者捐瘠者捐瘠者捐瘠者以
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
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
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游手之民未盡使農也民貧則奸
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
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巖



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得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宗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令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

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繇後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也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男不耕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若有一什佰之得什謂百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



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好惡乖迕五故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八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夫能八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以三日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備為卒者免其錢其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偽為神農之

教曰有石城十仞八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

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令民八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五大夫等爵迺復一

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

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

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八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於是文帝從

錯言令民八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等爵二四千石為

五大夫等爵九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等爵十八各以多

少級數為差錯復言陛下使天下八粟塞下以拜

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深天下粟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八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俞勸
農愈音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
歲熟且美則民大豐樂矣上乃賜民十二年租稅
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費爵
令而裁其賈以招民賈音始造苑馬以廣用以收
焉然屢赦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初七
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
而不可拔太倉之粟陳之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
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守閭闔
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時無事史無數時王廷

居官者以為姓號

倉氏庫氏是也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

行詛而黜媿辱

孟下

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

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

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

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

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共讀使民不

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

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

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



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額川澤之
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小民安得
不困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赭衣半道斷獄歲
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平
日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益
鐵皆放於民薄賦歛省繇後以寬民力然後可善
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
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上大
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後稷始畝田以二畝
為耦而耕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田
謂不為耦者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

說莫幹及

置工巧奴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

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是後

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

得穀多(宣帝)即位歲數豐穰所穀至石五錢農

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能商功利得幸於

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

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等郡穀足供京師可

以省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

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

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

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

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有



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灾壽昌深計遠慮誠未足任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自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山吏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齊地飢民多餓死諸儒多言益鐵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

改者將以救急也天子下其議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事不便也詔書且復後遂寢不行平帝

崩王莽篡位陋小漢家制度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縣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

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劫奪其稅厥名三十實什稅伍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流民八關者數十萬莽恥為政所致迺下教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予甚悼之

害氣將究矣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府外府太府王府內府





職內職金幣皆均而幣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

錢圍函方輕重以銖錢以銖為重布帛廣二尺二

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利於刀

也流於泉如泉布於布布於布束於帛束於帛太公退

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

凶穰反人常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

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故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

賈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藏六銖為鍾千室之邑千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藏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故

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合諸侯顯霸

名其後周景王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

可周大天平古者天降灾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

重以救民之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有母權于而行民皆得焉以民患幣輕而物貴為重幣

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木有

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

輕而佐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且絕民用以宗王

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竭亡日矣弗聽卒鑄大錢

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好肉錢形也以勸農贍不足

西漢書食貨志十九

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

名上幣初賜張良百溢改周制也上幣者二等之

中黃金為銅錢質如周錢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也如榆莢

夫黃金一斤復周之制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

贏以稽市物痛騰躍在已故市價甚騰貴米至石

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

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

賈之律然市井于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

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

令使民放鑄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

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黜傾

之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殺

殺之甚微為利甚厚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積

論人也今公鑄錢黜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

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鄉音今農事棄捐而采銅

者日蕃善民怵而為奸邪林誘也先律慝民陷而

之刑戮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

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

布則民不鑄錢黜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

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故於工

上挾銅積巨御輕重錢輕則巨術飲之重則以術



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
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臣調盈虛臣收奇羨
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制吾棄財臣與
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
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
誠傷之仲馮曰久當為乃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
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臣鑄錢財過
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念胡越
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臣廣巴蜀之民罷馬罷讀疲
彭吳穿緜貊朝鮮置滄海郡彭吳始開通之故言

穿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
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
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百姓抗敵以巧法五抗
及財賂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
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
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
河南地築朔方又通西南夷道千里負擔餽餼餽古餽
餽字餽率十餘鍾致一石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
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更音
府庫並虛迺募民八奴婢及八羊為郎大司農
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陳諸列有
司請令民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



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以顯軍功萬金其直三十餘
不可計也秦爵十餘人內侯亦十其宜也或謂內侯武
爵比之漢一爵中書合兵七萬者每級十爵比至三十餘
一與例不爲七萬者每級十爵比至三十餘
則金財此萬字蓋武功爵共級十也然軍功多用起
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卽更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
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
沮誹窮治之獄用矣便見知不舉收罰窮治有
也之是時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下先然
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天子猶膳解乘輿騶
出御府禁臧以贍之明年山東水災天子遣使虛
郡國倉廩以賑貧猶不足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遺家於朔方
郭地甚好於是爲秦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分音扶冠蓋

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轉轂百數而

廢居居邑居穀於邑待費也封君皆臣首仰給

焉冶鑄幣蓋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

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幣以澹用而推浮

淫并兼之徒建元以來縣官即多銅山而鑄錢能

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火而貴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赤金用乃以白鹿皮方
尺緣以績績緇也績五水爲之爲幣帛直四十萬朝覲聘享



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辨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文龍直三千其文馬直五百其文龜直三百盜鑄諸金錢罪死而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姓東郭名咸陽僅非也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大將軍驃騎大山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大農上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其言上陛下

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頽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

鹽官與牢盆

鹽古煮字牢顧直也

浮食竒民欲擅幹山海之

貨以致富羨後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使

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

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

逐利於是公卿言異時美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

差請美如故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風調大農顏異初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皮幣問異異曰今以倉壁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湯與有隙及人告異以他議湯治異與容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屑湯奏當異九卿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法
比比也而公卿大夫多論說取容天子既下緡錢
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
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迺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卽治郡國緡錢○是時
粵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
餘丈甚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
之修由此日麗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
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
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
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

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使者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馬○元封元年桑弘羊

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原之曰大司農治粟內史簡弘羊為搜粟都尉也

幹天下益鐵請置大農都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徃徃置均輸益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

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

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

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

然而許之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

官當食租衣稅而已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

物求利亨弘羊耕反天乃雨昭帝卽位詔郡國舉

西漢書 食貨志 二十四



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
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節儉視
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者以為此國家大業
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
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
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
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民心動搖壹罷采珠
五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
律租銖謂其所賣物
平其編錄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
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
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
鑄五銖錢三官林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

萬餘云王莽即真凡寶貨五物六名金銀龜布二十

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

○義和魯匡言酒者天之養祿帝王所以顯養天
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

曰無酒酤我也而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

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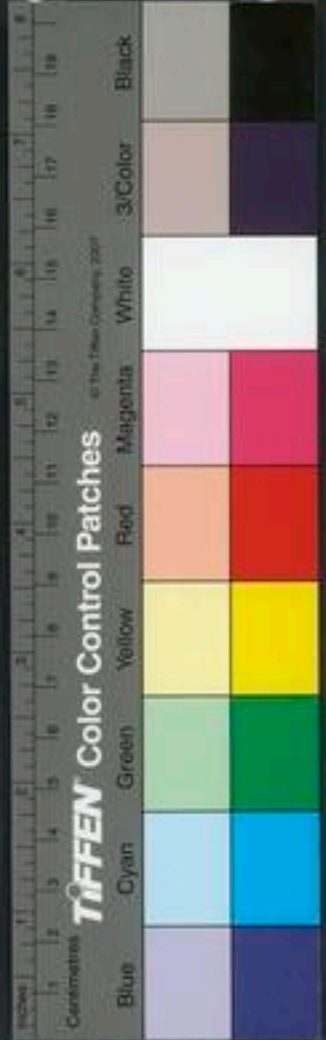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非
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

廢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

均率開一廬以賣師古曰廬者賣酒之區也以其

有之將此名耳河必取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

西漢書食貨志 二十五



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歲此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東方名豕曰豨許豨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後煩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蓋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懋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故管氏之輕重管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父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莽制度失中奸輔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叙傳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懋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權古今揚舉也推引也居學反監世盈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五

漢志

郊祀志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脩

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

精爽不貳齋肅聰明者神或降之齊禱在男曰覲

現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

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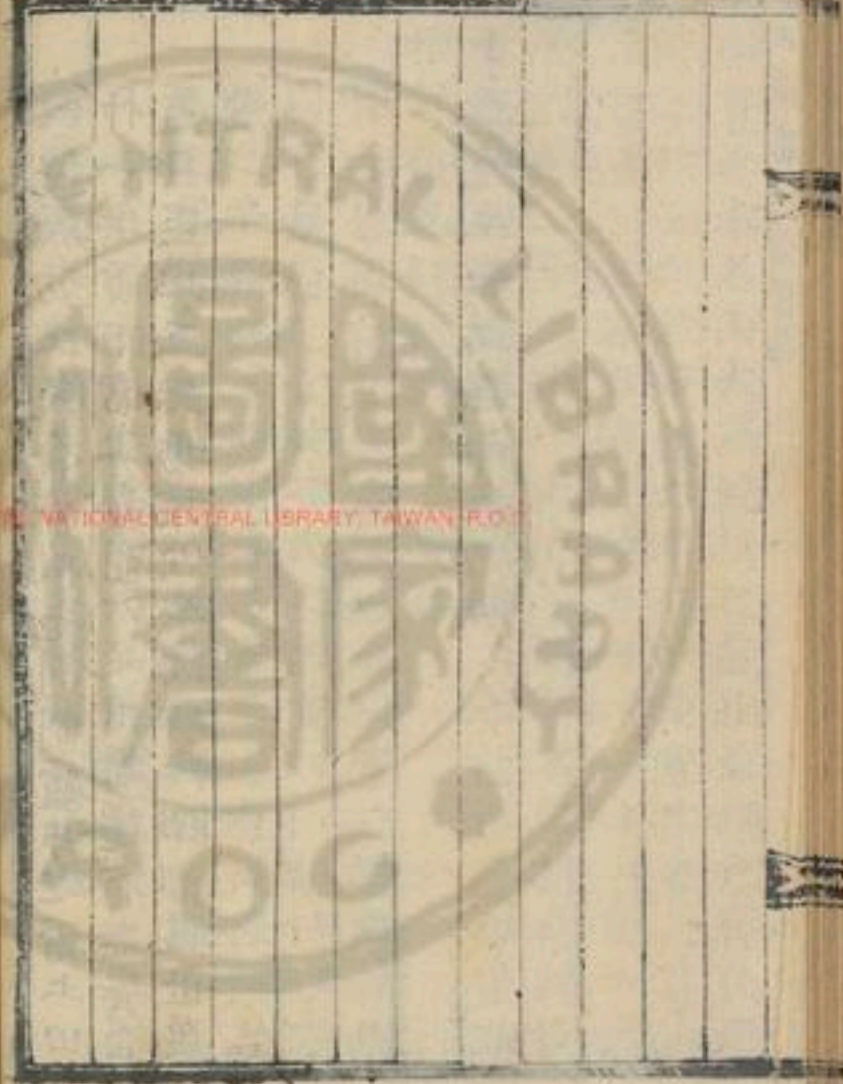
祭之贊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

為宗鬻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宗室

曰夏父弗恭為宗自稱曰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

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音謀也故神降

西漢書郊祀志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五

漢志

郊祀志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脩

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

精爽不貳齋肅聰明者神或降之齊禱在男曰覲

現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

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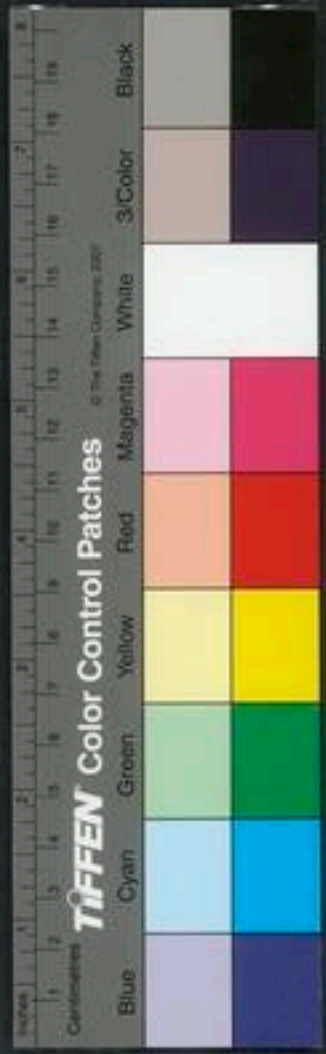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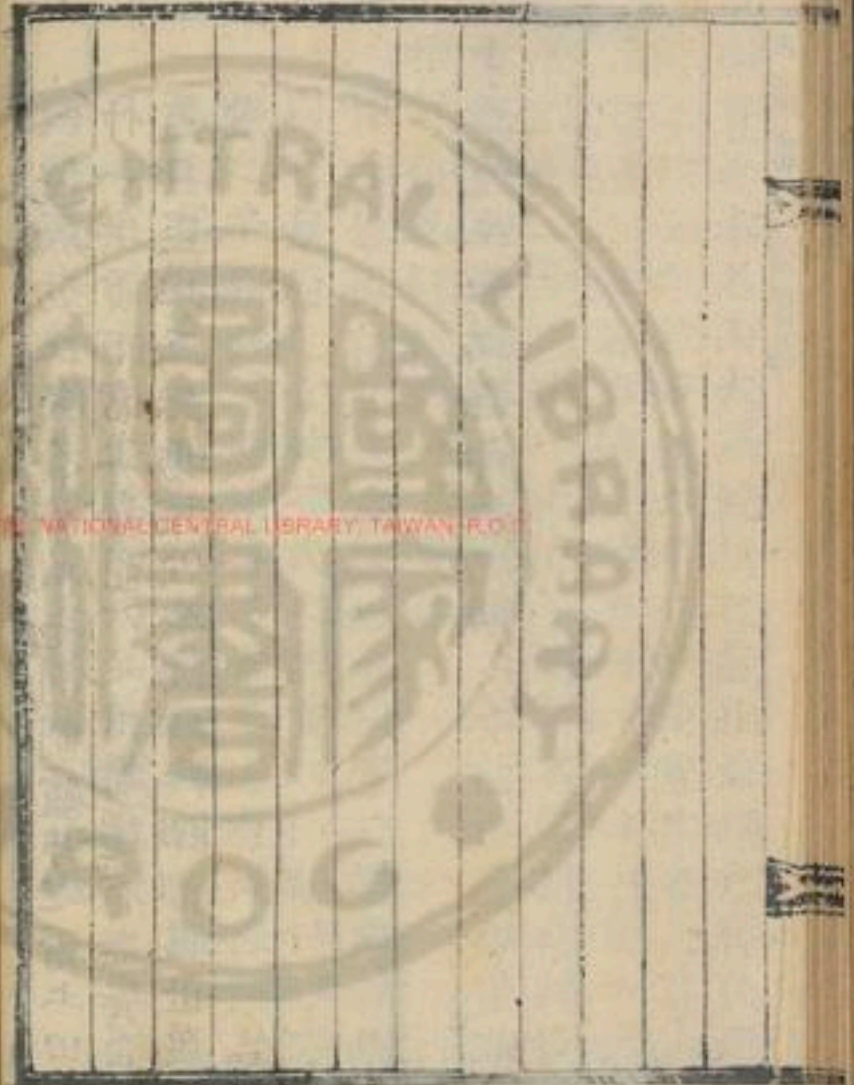
祭之贊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

為宗鬚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宗室

曰夏父弗恭為宗自稱曰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

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音謀也故神降

西漢書郊祀志



之嘉生

鳴象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九黎人氏民神雜擾

不可放物

放依也

家為巫史享祀無度民黷

齊明而神弗蠲

齊讀

顛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火正黎司地

黎讀

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工

氏霸九州

在太昊炎帝間

其子曰句龍而平水土

死為社祠

祠讀

有烈山氏帝炎王天下其子曰柱能

殖百穀死為稷祠

稷讀

郊祀社稷而從來尚矣○至夏

帝孔甲淫德好神

神讀

黷二龍去之二龍神龍也

○其後遷烈山子柱

柱讀

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帝

太戊有桑穀生於廷

廷讀

一暮大拱兩手拱伊陟曰

妖不勝德太戊修德

德讀

桑穀死○周公相成王王道

大治制禮作樂郊祀

祀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

太極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

典禮而淫祀有禁

淫讀

○後平王東徙雒邑秦襄公攻

我救周自以為主

主讀

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用騶

駒黃牛羝羊各一

騶讀

秦文公夢

黃蛇口止於廊

廊讀

行行讀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

白帝讀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

帝桓公既霸會諸侯

會讀

於葵丘而欲封禪葵丘會

七十二家音

音讀

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無義神

農矣帝黃帝

黃帝讀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

人北伐山戎過孤竹

伯夷

西伐東馬持上山

南伐至召陵

讀

曰邵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

西漢書

郊祀志

二





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乎

十二年會於北平

十年會於鄧

年會者止八年會于

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

黍北里禾所以為盛

脊所以為籍

西海比翼之鳥

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後周靈王時諸侯莫

朝周襄弘乃明鬼神事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

弗從至周敬王時晉人殺襄弘

時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

帝後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

櫟陽而祀白帝

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四十二年鼎淪沒

於泗水始皇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

止於郊草木鬯茂

火德有赤鳥之符

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

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

黑度以六為名

西漢書禮記志

狩至泰山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

以蒲輪惡傷

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苴

苴音字本音音

始如始皇聞此議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遂除車

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

陽山南北

禪於梁父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諸儒

聞即譏之於是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

求仙人羨門之屬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勃海中

世人相去人不

遠常有到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始皇至

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幾遇三神山之

奇藥

藥音

不得還到沙丘崩○漢興高祖入關問

故秦時上帝祠曰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

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

帝祠名北時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

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或言周

興而邑立后稷之祠

有攝禮功令天至今血食天

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

龍星左角

農祥也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

裁以祠

詔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詔曰秘

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明年以歲比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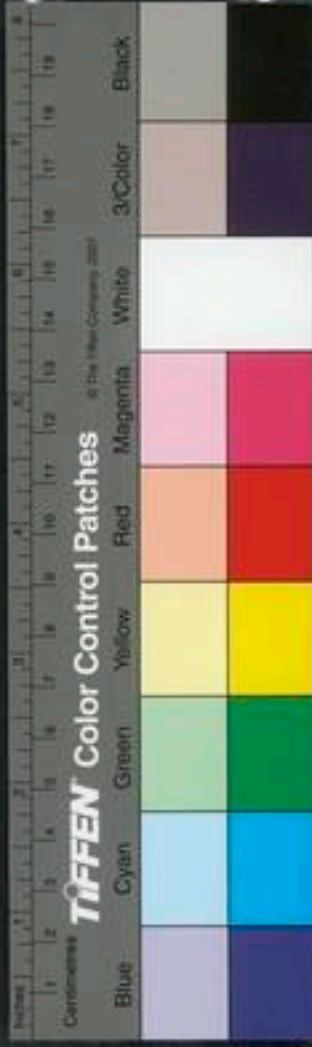
穀也

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也破皮義反

河秋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

壇塲圭帶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



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

禮次也

則漢當

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色上黃時

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

也公孫臣言非是其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天水

文帝召臣拜為博士與諸儒申明土德草改歷

服色事詔曰朕幾郊祀上帝魏有司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邑外於是夏始幸

雍郊見五時仲夏曰五月為歲首故言夏郊也祠

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

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

西方神明之墓凡神明以東北為居天瑞下宜立

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明年夏四

月郊見渭陽五帝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

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

王制刺取也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名亭

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

祠以五牢明年平使人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平

又言臣候日弄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

十七年為元年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臣望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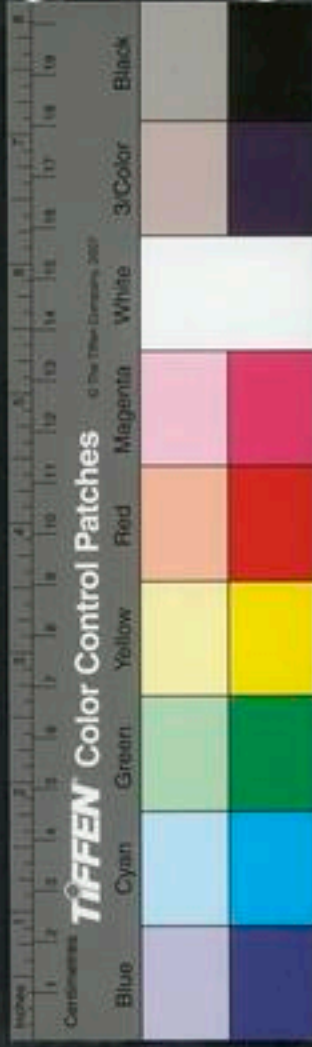
汾陰直有金寶氣上使使治廟汾陰祠出周鼎人

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下吏誅夷平誅其家○孝

景即位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

即位尤敬鬼神之神漢興已六十餘歲天下父安

書皆曰又治也漢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



度而上鄉儒術曰鄉讀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
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
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
趙綰美奸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李
少君以祀竈穀道卻老方見上谷道辟谷常自謂
七十能使物卻老物也思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
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名也已而按其刻果
齊桓公器刻器上一宮盡駭以少君神數百歲
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
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
蓬萊仙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

遊海上見安期生

琅琊人齊魯東海
邊時人言千歲也

安期生食巨

棗大如瓜

食讀

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

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

更來言神事矣

更工

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兩

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衣致夫人及竈鬼之貌

天子自帷中望見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歲餘誅

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明年天

子郊雍曰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

武介在

四年春膠東人藥

大大悅拜為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其

夏汾陰巫錦名巫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



狀搭視得鼎結誦侯反謂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

款識識式志反記也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

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

故巡祭后土祗為百姓育殺今年豐楙未報賽鼎也

曷為出哉有司皆言昔秦帝秦吳伏義氏興神鼎一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

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藹亨上

帝鬼神亨普庚反其空足曰蒿力音以象三德正或明饗

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

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

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鼎至甘泉之後先承休

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報祠大亨惟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視音嚴

於帝庭以合明應廟先帝有德可尊者禰父制曰

可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鼎既成有龍垂胡顛下迎黃帝胡謂頸下垂肉也

反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顛音拔墮之黃帝之弓百

姓印望印音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顛號故

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上幸甘

泉令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天子始郊拜泰一朝之

日拜日為朝反夕之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

其贊饗曰神始以寶鼎神策授皇

西漢書神祀志七



帝敬拜見焉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

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禮之大也嘉牲薦饗是

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等曰神靈

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

明著美光及祥應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

星為泰一鍵旗杜前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

星在後三旗也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

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上廼誅五利其春既滅南越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

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

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吳秦使

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

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始自得寶鼎與

公卿諸生議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群儒

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天子有事

牲示親殺也後封禪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

事見國語中出所封下詔改元封元年又曰古者天子五年

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

邸泰山下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

三能能音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

星云來年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

西漢書郊祀志

八



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
帝敬拜秦祝之享是時既滅兩粵之人勇之乃言
粵人俗鬼謂之粵人鬼神上信之粵祠鷄卜自此
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
柱館飛廉館也甘泉作益壽延壽館館二使卿
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高三十丈置
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
夏甘泉殿房中生芝九莖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
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大旱
意乾封乎初天子封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
堂處之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
濟南人公玉帶名玉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

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也為復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從音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八

以拜祀上帝於是令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

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

對之父是時未以高皇帝配文帝祠泰一來已用高祖

增授泰元神策周而復始上還以拍梁灾故受計

甘泉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

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則鳳闕其闕上

有劍劍西則虎園虎園北治大池漸臺名曰

秦液漸臺也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

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池北岸有石龜長二丈

西漢書神祀志

九



六尺長南有玉堂輦道相屬○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因為太初元年武帝凡五脩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巡祭云○宣帝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祠不出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問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始郊見秦時數有美祥脩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煩作詩歌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言每歲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皆使

者持節侍祠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

禱而三祠云後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金形似馬

中洪寶苑秘之方秘術也張敞上疏曰願明主時

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遠及于游心帝王之

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

如元鼎故事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

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豳豳公劉發迹於

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梁古字文武興於豐鎬鄭今長

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郊東有刻

西漢志

神祀志



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拘色拘主事之臣也音苟賜爾旂鸞

黼黻琫戈文龍也琫為新鸞謂有鸞之車也賜爾

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所以

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滅之于宮廟也

昔寶鼎之出於汾睢有司驗睢上非舊滅廢鼎大

高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又有欵識識式志反記也不宜

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甘露間建章未央

長樂宮鍾虜銅人皆生毛長一寸虜縣神獸名也

之飾為時以為美祥○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

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

禮上是其言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成帝即位

衛與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

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

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瘞地即日

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今

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

之少陽事與古制殊昔者文武郊於鄜鎬成王郊

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

甘泉秦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

帝王奏可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

王商等五十人以為禮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

北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

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

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遠俗復古

西漢書 郊祀志 十一



於是譚衡奏議曰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違道寡
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
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
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難以定吉凶太擔曰
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至天之大律宜於長安定
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衡言甘泉泰畤紫壇
八觚也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
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臣之義紫壇有
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六天用六絲綉飾
七十石壇仙人祠產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
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
大呂舞雲門以竣天神歌大蕤舞咸池以竣地祇

大呂合奏鍾磬鐘磬之節樂也其牲用犢

其席薦藉醑其器陶匏

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難備

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

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飾女樂鸞路龍馬石壇

之屬宜皆勿復備天子從焉又明年衡坐事免官

爵衆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成帝末年頗好鬼神

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

知萬物之情不可同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

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

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遂

興輕舉登遐倒景

西漢書郊祀志





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

五德北壬申戊種五

而耕也此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

五倉之術者有五倉神存則不死眼皆奸人惑衆

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

將可過求之盡蓋

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

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

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杜鄴說王商

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徽祀豐猶不蒙祐德備薦

薄吉必大耒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

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與臣役雖動

而用不勞是故每奉其禮助者歡說

歷天子祭天所黎元不知今祥瑞未著咎徵仍臻

不答不饗何以甚此宜復長安南北郊成帝崩哀

帝即位寢疾以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等

祠如故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連立

社稷百王不易聖漢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

稷

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

食官稷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叔孫生略定朝

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

西漢書郊祀志

十三



馬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

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

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

公孫臣賈誼臣眼色數度遠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

所不勝五帝相勝之法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

包羲氏始受木德包龍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

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馬故

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亦自

得天統矣武子得武子乃用大德色尚亦耳昔

共工氏以木德間于木火間反與秦同運非其

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

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

不亦正乎

叙傳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

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營

大夫臚岱李氏陳七驪秦相近其義一也侯伯借

時節而時祭天也放誕之徒巧緣間而起瞻前

顧後正其終始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皆有象其伏見蚤晚

邪正存亡虛實闕隘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

關食彗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蚤蜺凡

在日上為虹為或在旁直對為珥向日為抱向

為背有氣利曰為為孛暈請曰暈孛音穴或作此

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
形鄉之應聲曰響是以明君睹之而寤躬身正事
思其答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中宮天
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
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環之匡衛十
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
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
角也斗也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
者衡平旦建者魁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
斗魁戴筐曰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

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灾魁

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音能三能色在君臣

和不在為乖戾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杓端為一

外為盾一名天一槍格矛盾動搖角大兵起紫宮

堂房為天府東北曲十三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

市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左角理右角將

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

曰攝提也曲也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元為宗

廟氏為天根尾為九子箕為教客○南宮朱鳥權

衡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

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內六星諸侯內五

西漢書天文志



星五帝坐後十五星曰哀鳥郎位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柳主木草張主觴容翼主遠容軫南衆星曰天庫○西宮咸池五星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詹積積為詹也昂曰旄頭胡星也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為衡石泰三星皆白衡也比地比地也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北宮玄武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虛營室之間羽林為軍衛羽林為軍衛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

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歲星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填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



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也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
五星同色天下匡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
疾五穀蕃昌凡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角亢
氐沈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
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
州觜鶻參益州東井興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
軫荊州○古人有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
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
也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蚩尤之旗類彗而後
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災或之稱○景星者德星
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

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
至至於東井北極近故啓短立八尺之表而啓景
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啓長立八
尺之表而啓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
婁角去極中而啓中立八尺之表而啓景長七尺
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啓景長短之制也
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
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
寒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
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



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壑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漢魏鮮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上歲大穰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聲高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兩季日食一弁至七弁而極正月一日而民有一弁之食也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月三十日而天歷二十八宿然

天可占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

所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此其大經也冬至短極

縣土炭先冬至三日縣土炭重夏至陰氣至土炭重

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涌略以知日至要決畧

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

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漢元年十

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歲星先至

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辛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

而從歲星在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

命之符也故容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

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五年遂定天下即帝

西漢書天文志



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升為秦之地明效也元光
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後伐四夷百姓勞兵于革

(叙傳)炫炫上天

炫與

縣象著明

縣古

日月周輝

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官至混成星辰有降應王
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三代厥事放紛舉其占
應覽故考新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也劉歆以為虛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
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畫八卦也禹治洪水明維
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

而實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箕子

師父而為太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

問焉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初一日五行至畏用

六極凡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運錫禹大

法九章帝事所次者也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

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

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

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

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

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文編古

字與仲舒錯錯互不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

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



向歌傳載駐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
行事以傳春秋著于篇○傳曰田獵不宿不宿或
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特則木不曲直說曰
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王佩上有雙
玉餅鳴為是為登車有和鸞之節和鸞也
行步之節度田狩有三驅之制三驅之制
以爲節飲食有享獻之禮進禮於前出入有名使
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
性矣○傳曰桑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
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
者南面鄉明而治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

佞而放諸墜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

功勲殊別適庶通詩如此則火得其性矣古之火

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

方而味七星味及行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

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

有關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

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高祖契之曾孫契或

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

災○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

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

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



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
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
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
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
杖鉞擄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動靜
應誼說以犯難說謂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傳
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
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安魂氣春秋祭祀以
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
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也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

多獲福助此聖人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
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
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傳曰貌之不恭是謂
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
有龜孽魚判時則有雞旤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
妖蟲豸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旤孝武時夏侯
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其傳與劉
向同唯歆傳獨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割輕
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
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
旤成帝好為微行谷永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
家人之賤事崇聚剝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



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托
身與小人晨夜相隨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
守宮空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數年矣○傳曰
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
則有詩妖元帝曰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
流金門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
象陰盛而滅陽物有宮室之應○傳曰視之不明
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
時則有羸蟲之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書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伊陟戒以修德
而木枯近草妖也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
耳而雉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非舉耳行野鳥居

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武丁恐謀於忠賢修德而正

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

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

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上陽

脚素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京房易傳曰

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傳曰聽之不聰是謂

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貪時則有鼓妖時則

有魚孽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

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武帝元

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

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哀帝建平二年有大

聲如鍾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上問李尋尋曰洪





範所謂鼓妖者也○傳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
咎露莫主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華孽劉
向以為於易巽為風為木風氣盛至秋冬復華○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逮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
弱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昌邑賀即位天陰晝夜
不見日月夏侯勝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
者霍光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先以此益重經
術士成帝河平元年三月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
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聖王在上總命群賢以亮
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觀日之變足以監矣
叙傳河圖命庖浴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叙
通古叙傳河圖命庖浴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叙
微字世代寶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

告往知來王事之表

告往知來
王事之表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五

西漢書 五行志

二十三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六

漢志

地理志

昔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

出旁行詳四方

制萬里畫壑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

建萬國親諸侯○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九州之外有并幽營水中之居凡十二處使禹治之水

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

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

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雍青

徐以青

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

職主四方

土之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

揚幽冀并

充而保

西漢書

地理志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六

漢志

地理志

昔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

旁行詳四方出而行之

制萬里畫壑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

建萬國親諸侯○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九州之外有并幽營水中之居凡十二處使禹治之水

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

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

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雍青

徐以青梁合雍

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

職主四方也

土之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

揚幽冀并

充而保

西漢書

地理志



章氏

天保守也言守

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封域皆有分星

以視吉凶

周爵

五等而土

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

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

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

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

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為七越秦韓魏

合縱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

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

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漢興因秦

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却胡越

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漢既定南越

判史別於諸州令持節治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

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

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數所反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

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

為○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稍復開置又立

諸侯王國自高祖至武帝開廣三邊訖於孝平凡

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

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也

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

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



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轅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辨與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西南有群柯越窻秦之先曰拍蓋出自顛頊為舜虞養育草木為獸賜姓嬴氏歷夏商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駟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趙城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

延為附庸邑于秦平王東遷襄公將兵救周有功

賜受邠鄆之地邠亦列為諸侯後穆公稱伯孝公

用商君制轅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開

阡陌南曰陌北曰阡東曰陌西曰陌始皇并六國負力怙威燔書

坑儒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

兩國昔后稷封豳豳曰公劉處幽大王徙邠文王

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

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鄆杜竹林南山

檀柘號稱陸海言其地高陸而物不出為九州膏腴

取故下論天曰始皇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

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

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豪傑并兼之家於





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謂京師為幹非獨為奉山

園也山周即陵也故五方雜厝厝古支風俗不純其世家

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

南山漢也近夏陽多險阻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

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

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

送死過度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

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

給羽林期門北地西天水安定以材力為官名將多

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木質木者無文自武威

以西武帝時初置四郡以通西域習俗頗殊地廣

民稀水中宜畜牧草中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

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

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

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

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為郡土地肥

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

僊滇音焚之地僊僊音焚之地出僊僊音焚之地西近邛笮馬旋牛僊音焚之地

易滋沃柔弱福院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

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執及

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

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遵即文章冠天

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武都地雜氏羌及

挺為詳柯越為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魏地皆鰲參之分野也鰲其界自高陵以東盡

河東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

國詩風邶庸衛是也邶字內反字邶或作邶邶以封紂

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

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

侯康叔武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維維邑故邶

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至衛懿公亡道為狄所

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

是為文公曹及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殷虛

朝歌縣在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

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生分謂父母在而

河東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

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已

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

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變

為晉侯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

思小人儉陋至獻公滅魏於是始大文公伯諸侯

尊周室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自立為諸

侯是為三晉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

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



于土中諸侯普屏四方

有言碑陽為晉屏

故立京師

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于平王東居維也其後

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互伯謂曰肅更故周於三

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赧王乃為秦所兼初維

邑與宗周通封畿編京周東西長而南北短長相

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

侵故其分墜小墜地字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

義高富下貧瘡為商賈史意不好仕宦

韓地角元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詩風

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

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鄭今之華鄭桓公問

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逃死史伯曰子男之國

號會為大國會讀曰部字或能指特執與險密侈

貪冒於義也君若寄帑與賄祭與周亂而敵必將

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

方不可予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

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伯夷之後羸伯益

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

佐舜職與也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

起不可偏也桓公從其言後其子武公與平王東

遷卒定號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有焉溱音麟土

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巫會聚丘史反故其俗淫

○陳本太昊之虛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

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



俗巫鬼後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
本夏禹之國夏人尚忠其敵鄙朴秦滅韓徙天下
不軌之民於南陽法不軌不節故其俗夸奢上氣力
好商賈漁獵歲匿難制御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
曰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
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
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貧窶爭訟生分為失通與
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
獄或八年召文召信臣也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
其務農以致富勸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
厚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趙地昂卑之分壘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

定常山中山東有廣平鉅鹿清河、間南至浮水

繁陽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

別郡也後降趙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殺侯徙

都邯鄲後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

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存戲悲歌慷慨起則

推割搔冢推殺人也逆反別類妙反作奸巧多弄物為

倡優女子彈弦跕躑跕躑字與躑同游媚富貴徧諸

侯之後宮邯鄲北道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

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執輕為奸大

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諱力相傾矜夸功名

報仇過直直也嫁取送死奢靡取請漢興號為難

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孫



怨憤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自全晉時
已患其剽悍剽恣也故冀州之部盜
賊常為他州剽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
齊衛楚之徒言四國之人被逐居之其民鄙朴少禮文好
射獵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雋燕

燕地尾箕合壘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東有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樂浪玄
菟亦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太子丹遣勇
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初太
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賓客
相過以婦待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其
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

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

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玄菟樂浪武帝

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濊音穢教道衰箕子

去之朝鮮文記云我王伐討教其民以禮義田蚕

織佐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八條不見是以其民終

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女貞信不淫辟辟音其田

民飲食以籩豆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

以杯噐食都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

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此禁寢多至六

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

於三方之外三才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

欲居九夷有以也



齊地虛危之分墜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
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西有濟南平原
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前仕湯時有
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
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
尚父是為太公古有分土分民封封土者謂立
不常厥居也太公以齊地夏海鬲少五穀而人
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
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
伯功伯曰請請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三姓故其俗彌侈
織作水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言
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

功故至今其上多好經術矜功名鄙緩闊達而足
智其失夸奢明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不可得急

之則雖散緩之則放縱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
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
之臣初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
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
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辨子樂
其俗不

魯地魯奎婁之分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周興以

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

主注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

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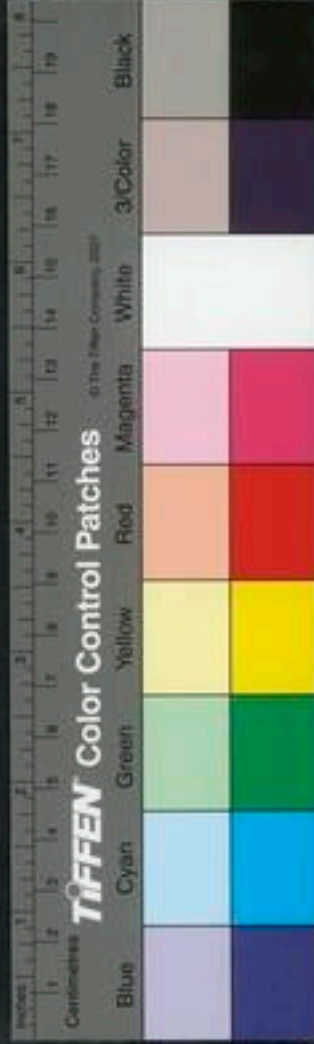


既蓋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如也斷之意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序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而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凌夷微弱三十四世為楚所滅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隘民衆頗有素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營毀以言相毀多巧為喪祭之禮文備宗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

卿相

宋地房心之分壘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成陽在定陶作游者舜漁雷澤雷澤在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後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子成公徙於帝丘今濮陽是也秦二世時廢為庶人凡四十七世九百年最後絕衛地有桑間濮



上之阻

阻音古其德院也

男女亦並聚會

並直文也

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復育民

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

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

崇禮義尊諫諍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

楚地翼軫之分壑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

陵長沙漢中汝南盡楚分也成王封文武先師鬻

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後十餘世至熊達

是為武王寢以彊大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

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

謂代山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故器窳偷生也

音瘦願也而止積聚飲食還給相及而俗足不憂

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玉兔重淫祀西通巫巴東有

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公壑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屬江廣

陵六安臨淮邵畫吳分也殷道既衰大王賣父興

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

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

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句音子壽夢處大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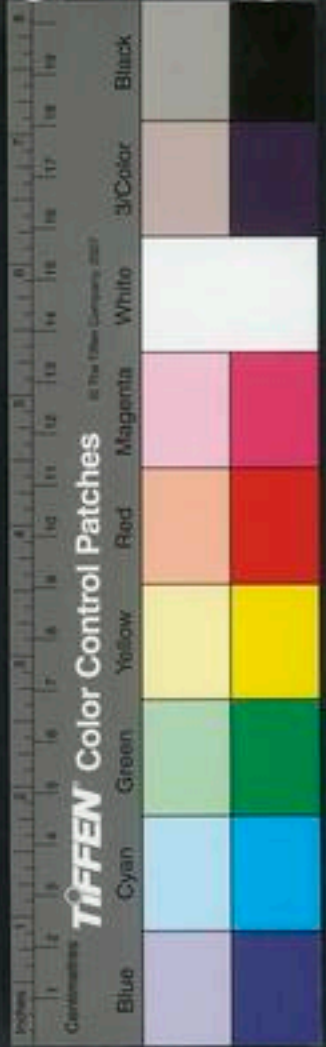
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牙欲傳國札讓而不受

王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為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

諸侯伯音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嚭音為越王

句踐而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

輕死易殺勇既并吳後為楚所滅後楚為秦所滅



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半鮑木之輸

皮半鮑木之輸

也本國格也

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

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

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元子濞於吳招致

天下之娛游子豈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

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

有叢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

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

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

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物之所

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所出之全既以少矣自外

不足謂功在也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

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

庶子云封於會稽

斷髮以避蛟龍之害

後二十世句踐稱王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

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元王

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至武

帝時盡滅以為郡

叙傳坤作墜勢

坤字高下九州

九州上四下九等自

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



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郫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

淇源志

夏書禹理洪水十三年也過家不八門陸行

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

淮泗會於楚也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

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也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

開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也卑卑下卑反卑避沫水之

害穿二江成郫中此渠皆可也行舟有餘則用溉田

百姓饗其利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郫令有令名至

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

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

田以百畝也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

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

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

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賢令方為史公

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也鳥鹵兮生稻粱也

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也無令東伐也

皮廼使水工鄭國開說之也則也合鑿湮水自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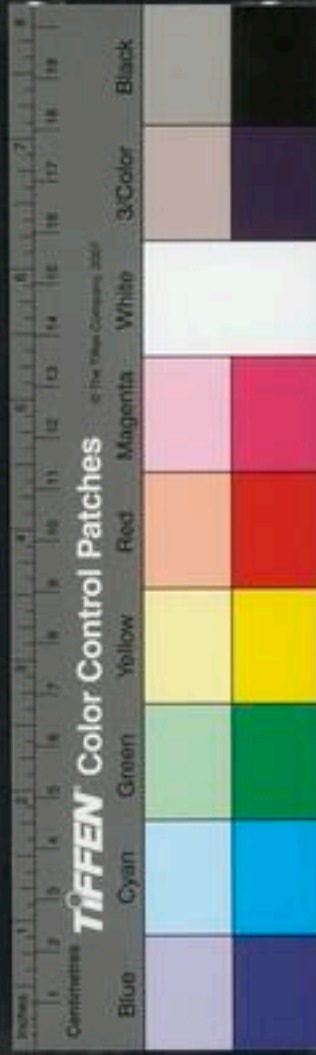
西也郫縣口為渠也成而用溉

鳥鹵之地也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也於是關中

西漢書也十三

十三

十三





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曰名曰鄭國

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會金堤

河堤名也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

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時武安侯

田蚡為相其奉邑食鄆居河北蚡音河決而南

則鄆無水災邑收八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

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是以久不復塞時鄭當時

為大司農言引渭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

其後漕稍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

係番音居言作渠田數歲河移渠徒不利田者不

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越人習水田後發熊

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

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崖善崩徵音德即迺

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并渠自此始

穿得龍首故名曰龍首渠在之十餘歲渠頗通猶

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目以數不

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於是上自臨決河湛白馬玉

璧璧音清令羣臣泛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

敗日瓠子決兮持柰河浩洋慮殫為河功無

已時兮吾山平璧山以填河已止也吾山平兮

鉅野溢魚弗爵兮柏冬日魚以水長蒲通與同

正道弛兮堆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

西漢書漕渠志

於沛不封禪兮安知外言不封禪而外於是

卒塞瓠子尊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

復禹舊迹同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

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自鄆園渠起至元鼎六年

百三十六歲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

益溉鄆園傍高仰之田曰仰謂上曰農天下之本泉

流灌寔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

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

也今內史稻田租掣重不與郡同謂反古其議減令

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糶行水勿使失時均齊

謂日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長也後溉

田四十五百餘頃曰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為

雲中鑿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

長我禾黍以可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

兩渠饒也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

人延年上書其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

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

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

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

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

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

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杜之報曰延年計



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巫道通聖人作事為萬

世功道於神明恐難更改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

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故曰其自然

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

清河之靈鳴犢口也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

遂道也言今屯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又地節時

郭昌穿直渠今其曲執復邪直具丘百姓寒心宜

復穿渠東行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

上遣大司農非調名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

五百搜徙民避水居丘陵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二十六日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後二歲河

復決平原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王鳳以為水

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

來春挑華水盛必有填於反壤之害挑字華時有

洋泉流張泉此調也○鴻嘉四年揚焉言從河上

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謂也上從其言鑄之水

益端怒為害甚於故先是谷水以為河中園之經

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

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

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議者常欲求

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日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

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



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
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晡
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
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者有上中下三策夫
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上而防其川猶止兒
啼而塞其口豈不遷止怨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
善為川者決之使道晡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
隄防之作起近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昔大禹
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折砥破柱碣石墮斷天地之
性以大漢方制萬里宣與水爭咫尺之地於此功

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
人法然亦救敗術也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
不罷讀曰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
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
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
叙傳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躋災及後代

商竭周移秦決南涯河場商亡移亦河教徒也

離泗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本有九河文陘棗野

武作瓠歌瓠音武帝臨河不於棗野成有

平年後遂滂沱改元曰河平爰及溝渠利我國



家

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精微要訣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梁氏詩分為四毛氏齊

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從子真偽分爭諸子之

言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謂秦

之路迨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

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劉歆七略曰外

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

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

書尹咸校數術之書卜李柱國校方技醫藥每一書

已詳向輒條其篇目錄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

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

略故有輯略輯略與集同類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

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

以備篇籍

易凡易十三家宓戲氏始作八卦至文王重易六

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

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伏羲文世歷三古伏羲

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

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

西漢書藝文志

藝文志

藝文志

藝文志

藝文志



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中者天子之書
言中以列於外
書凡書九家書之所起遠矣孔子纂焉纂音上斷
於堯下訖于秦之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
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
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
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
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
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
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
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言不立
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應爾雅故解古今語

而可知也

詩凡詩六家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群發誦其言
謂之詩詠其群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
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
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
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
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魯最為近之

禮凡禮十三家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
防事為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
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
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禮古經出於魯淹中也

聖名也

〔樂〕凡樂六家〔漢〕興制氏以雅樂舞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

〔春秋〕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

異言

謂人執而各不同也

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

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小學〕凡小學十家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襄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

〔說〕六說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



用也禮以明體明白者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
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
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故用日久而畜德
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以乖離博學者
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多為學之而務碎義難者故為便碎巧人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之為難者故為便碎巧人
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
所不見嘗所見者則安終以自蔽此學者
之大患也

儒家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
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
為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
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
本曰辟苟以譯象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
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禍福之道
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易之謙一謙而四益及放
者為之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
為治



陰陽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及警者為之警工則苟鉤鈇析亂而已音與及破也

墨家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視與同是以上同及敵者為之見儉之利因

以非禮推無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

其信說許

雜家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與見王治之無不貫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義代

農家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

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悖布內反

小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稗音僻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之所及亦使綴



之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諸子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
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
術蠶出並作蜂與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
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雖
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雖有蔽
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六經末也其於
末裔也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
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言禮也失禮則
有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
者不猶瘡於野乎瘡與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
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賦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言感物造端端古材知深義可與國事故可以為

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

當揖遜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

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

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

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

賦賦讀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

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行之辭沒

其風論之義是以揚子悔之自孝武立樂府而采

歌謠於是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

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



權謀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

形執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

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形德隨斗擊因五勝

也

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兵家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

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燿同割革為甲器械甚

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

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自春秋至於戰

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

兵法刑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

之武帝時軍政揚僕摺據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

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兵書為四種

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紀吉凶之

象聖王所以參政也然星事竊悍非湛密者弗能

由也謀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

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

曆譜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

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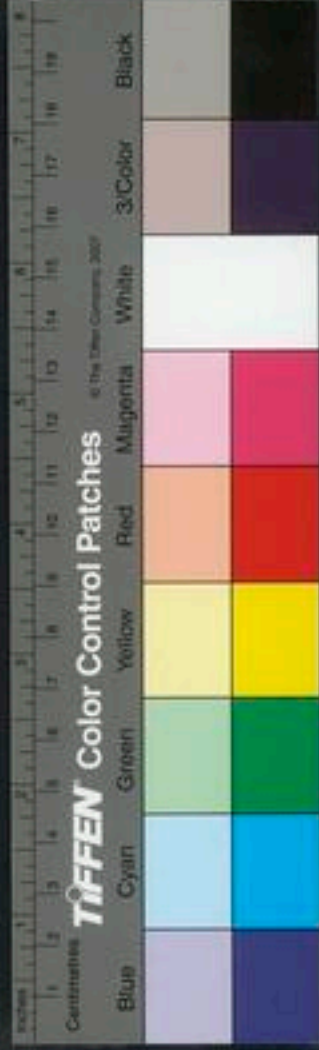
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

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

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

西漢書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

著龜著龜者聖人之所用及至衰世懈於齊戒婁煩卜筮詳讀曰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

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占雜占者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厭伊桑穀共生

大戊以興雖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是以詩刺召被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數術數術者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龕捕也才戶

醫經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府宜諸及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其失宜者以熱益熱以寒

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謂獨失也故諺曰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神僊神僊者所以保全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聊以盪意平心而無怵惕於骨中或者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方技方技者皆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技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同與

〔叙傳〕伏犧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缺斷六經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也馳秦人是滅漢終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陽德陰法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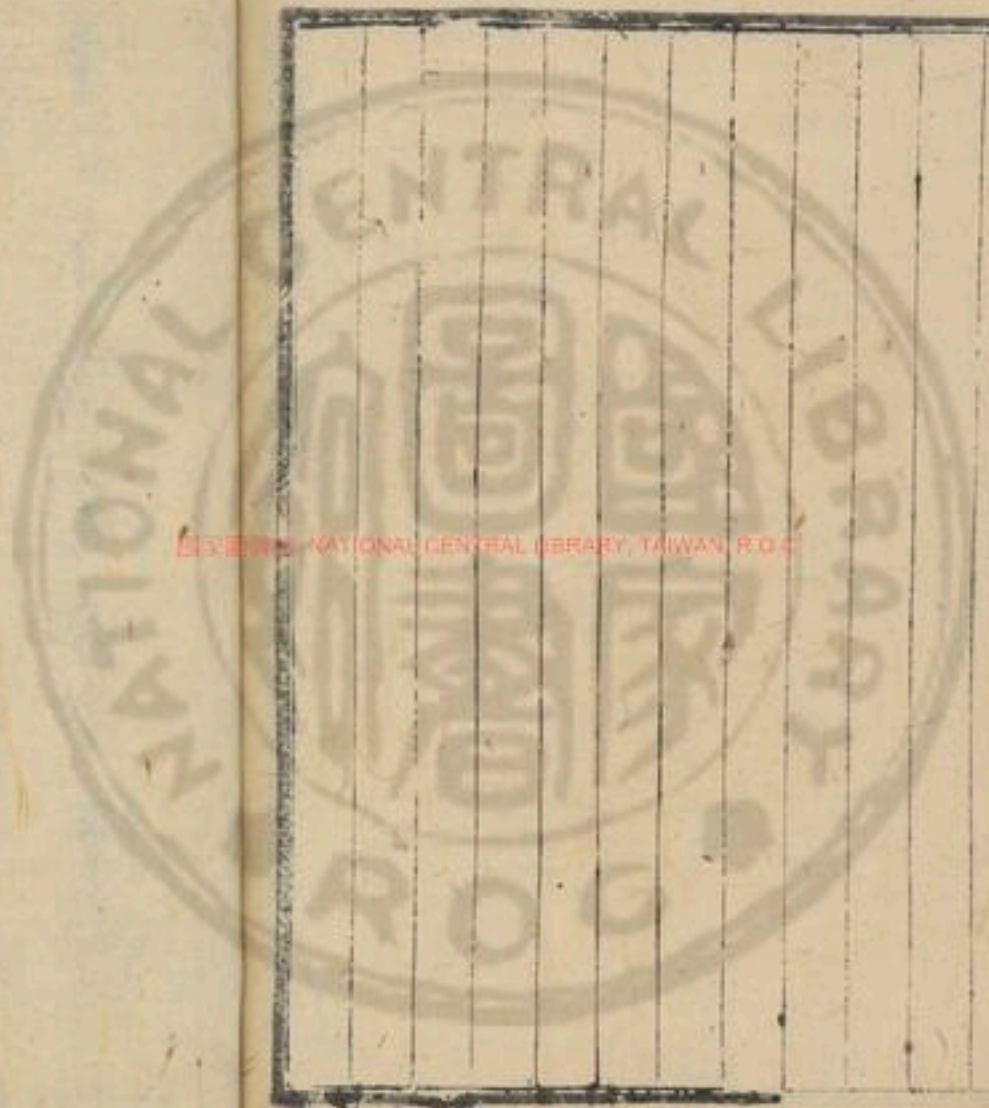
之字 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六

西漢書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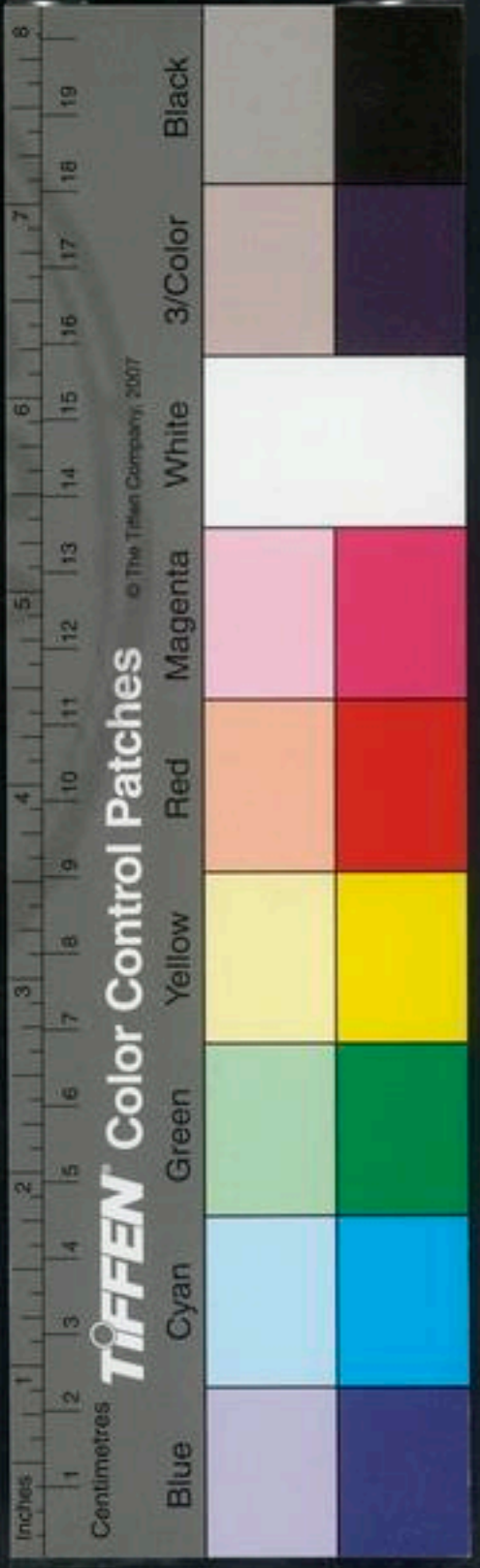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七史

楚元王	吳王濞	吳王濞	盧信	黠布	趙越	韓信	韓王信	齊田儼	魏豹	張耳陳餘	項籍	陳勝	石漢列傳
王陵	陳平	陳平	曹參	蕭何	齊悼惠王肥	高帝八弟張敖	田卬	桑布	季布	劉歆	劉向	劉德	劉辟疆
婁敬	朱建	陸賈	鄒敖其	中屠嘉	周呂	張敖	周勃	灌嬰	夏侯嬰	酈商	樊噲	周亞夫	周勃
													叔孫通
							息夫躬	江充	伍被	蒯通	淮南王安	淮南厲王長	

十七史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七

陳勝傳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

與人傭耕與人傭也輟耕之壟上悵然甚

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

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

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解在食勝廣皆為屯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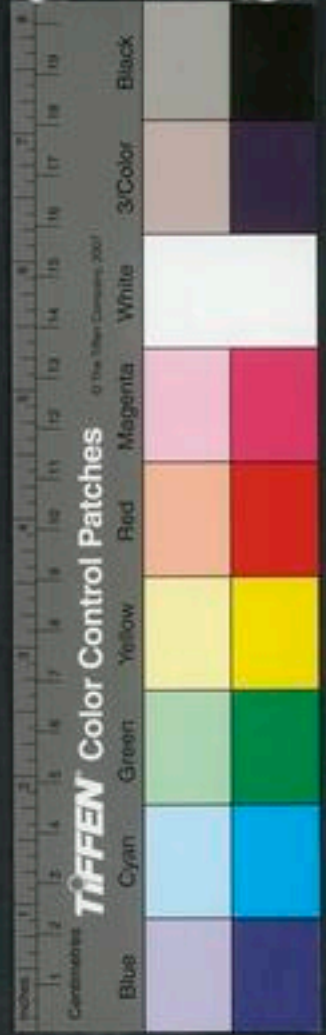
人所聚曰行至蕪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

失期失期法斬各反勝廣乃謀曰等死死國可乎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

者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

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孫一數有功愛士卒楚



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倡謂宜
多應者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曰事皆成有功然
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
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罾謂魚卒
買魚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師古曰叢謂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
草木本蔚也皆夜恐旦日往往指目廣勝廣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侯王將相寧有
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
民望也袒右稱大楚袒右者脫右肩勝自立為將
軍廣為都尉乃入攬陳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流
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

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以廣為假王監諸將
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周文陳
賢人嘗為項燕軍視日視日時吉自言習兵勝與
之將軍印西擊秦秦令少府章邯擊破之文自剄
武臣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丞相勝
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
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田臧等
謀曰假王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田臧等矯陳王
令以誅吳廣勝還至下城父地名父其御莊賈殺
勝以降秦陳勝王凡六月柱國考君

互誑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
下除殘○無立錐之地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魏傳

項籍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也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是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萬人敵耳於是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梁嘗與籍避仇吳中秦皇遊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以此竒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通假守通也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吳有竒士桓楚獨籍知之請

召籍使受令籍入遂拔劍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

綬府中皆響伏擊也莫敢復起遂舉吳中兵

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裨將也○東陽少年殺其

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嬰乃不敢為王謂

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

將非其人不可原文曰：舉大事為衆從之乃以

兵屬梁○居鄆人范增音素好奇計往說梁曰

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

今君起江東楚最起之將古稱字一皆爭附君

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求

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



民望也梁自號武信君○使羽再破秦軍羽等輕
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
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名顯封高陵曰公將見武信
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
秦果悉起兵擊楚大破之梁死高陵君見懷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
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
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
屬號鄉子冠軍謂軍之上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
秦軍圍鉅鹿疾起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

盡力與秦不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罷我乘

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謂

行無畏故不如先闚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

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

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

無益名飲酒高會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

卒食半菽菽也食菽軍無見糧且國兵新破王

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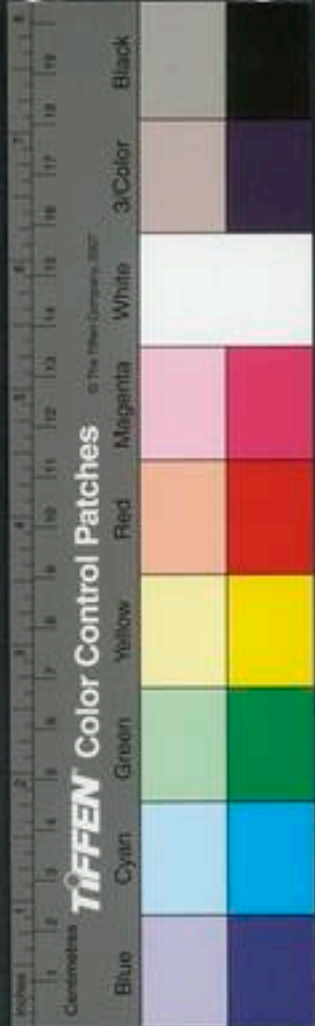
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

即其帳中斬義頭諸將瞽眼莫敢枝梧使桓楚報

命於王因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鄉子冠軍威震

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





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

河已渡皆港口港破釜口沈燒廬舍持三日糧視

士必死無還心口視至則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

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由是始

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北羽軍漳

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邯軍也二世使人讓章邯

也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

日主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不可趙高趙高不

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

鄢郢邯軍也北阮馬服趙高攻

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

人開榆中地數千里上竟斬陽周彼趙高素

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

以塞責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邯為雍

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秦軍行前○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至函谷關不得入聞沛公已

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

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范增亦大

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

張良伯夜以語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今

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

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在語
紀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
以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
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伯謂
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然謂
雖著人衣冠心不類人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
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
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以得顯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
方千里必居上游居水之上德之長沙都彬彬亦乃
分天下以王諸侯故立沛公為漢王之巴蜀漢中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伯謂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夏說之齊王

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

義請以國為扞蔽謂為齊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

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

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疆劫外黃

疆其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

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

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音

奏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組者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

西漢書項籍傳



曰吾與若俱北面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
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羽乃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匈也漢王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
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漢王笑謝曰吾寧聞知
不聞力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後為
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
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
漢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
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

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乃悲歌忼慨
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
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
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夜直潰圍
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追羽至陰陵
迷失道問一田父給曰左也給也乃陷大澤中以
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追者數千自度
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謂
霸然卒困於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
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
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時楊喜追羽還



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易亦反聞羽遂引

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舫待岸曰檣音檣向謂

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

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

目見之哉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

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羽顧見漢騎司馬

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背之不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公得乃自剄王翳取其

頭亂相蹂躪蹂躪人

司馬溫公曰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

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

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建其私心而人莫敢

違安行無禮忍為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

之心材高者見屏功大者被黜推此道以行之

雖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互註慄悍猶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

過殘滅○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

所以失天下也○有一范增不能用帝紀高

喑啞啐嗟然不能任持此特匹夫之勇韓信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嶺

谷也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囊括也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衛鞅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從子容反

平原趙也楚有春申黃魏有信陵無公子此四賢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

橫約警為從分蘇燕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

之徒通其意昭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

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昭五秦及秦音何反

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之地

不敢進通于向反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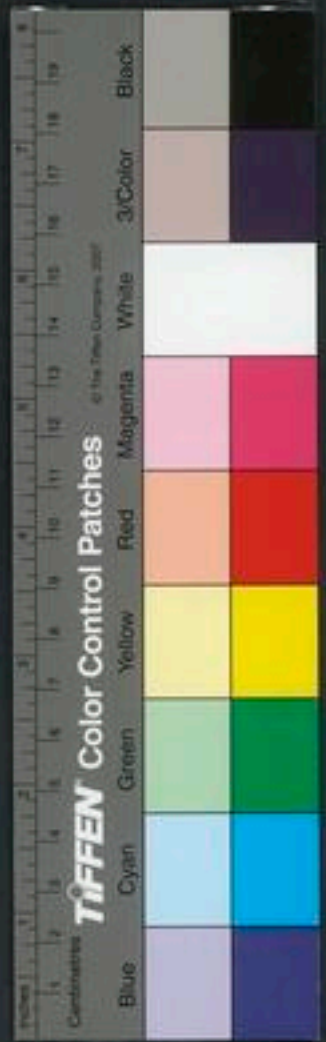
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及孝文莊襄王昭襄王

之子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

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

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王莊襄王昭襄王

長策而馭宇內乘馬為策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也敲撻杖

及扑挂也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

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領古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位卻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

城隨大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弱天下之民然後踐登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社古文前遷徙

之徒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

猗頓之富范蠡自謂陶朱躡足行伍之間而免

起阡陌之中免脫後或帥罷散之卒罷散

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揭音

揭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如影隨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高謂齊鉏耰棘矜

不敵於鉤戟長鍛稜音曰鉏耰音鉏耰棘矜

鉏耰者長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讀

與曰 托詞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

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度徒各及絜下 比權量

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

為家般函為宮後同 興一夫作難而七廟隳隳火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周生有言周耳舜蓋重瞳子項羽又

重瞳子之眸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

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拔步

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震海內

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為伯王位雖不終迨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約不王 高祖

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

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

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叙傳上媼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燦起燦必遠 及

梁籍扇列赫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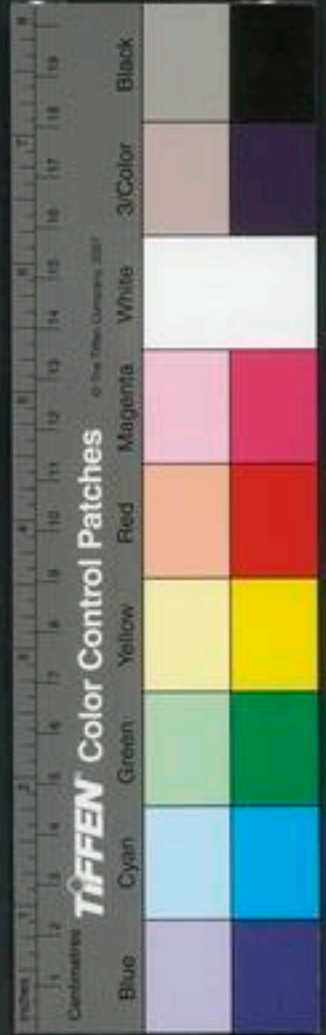
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

張耳陳餘傳

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游外黃亡命謂脫名籍而

自述其命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歸

西漢書 張耳陳餘傳



父客丁也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

為請決嫁之決絕前夫女家厚奉給耳以故致

千里客官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餘

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註無所顧則舞粉反

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

陳為里監門為早職以自隱○陳涉起蕪至陳耳餘上謁

涉見大喜陳豪傑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眾

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涉問兩人對

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

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視請願將軍毋

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

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

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曰臣嘗游趙知其豪

傑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

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至諸縣河北說其

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

之戍戍陳氏廣州北云大度始安外內騷動百姓罷

敵罷頭會箕歛數出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

匱力盡重以苛法用重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

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響應於此時而不成封

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

數萬人號武信君武臣下趙十餘城○耳餘聞諸

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乃說武臣武臣乃

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趙王與



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耳餘患
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中人吾為二公說燕與
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皆死若何以能
得王乃走燕辟徒音燕將見之問曰君知張耳陳
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耳
餘杖馬箠箠音下趙數十城各欲南面而王
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今趙地已服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今君因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
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一趙尚易燕易及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
為然乃歸趙王○李良襲邯鄲邯鄲殺武臣趙人

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

說耳餘曰兩君羈旅羈音而欲附趙難可獨立

立趙後輔以誼以名義自輔也可取功乃

求得趙歇立為趙王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離兵食多惡攻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

召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使張

壓讓餘曰也始吾與公為刎交今王與耳旦

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

什有一二相全十中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

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是時項

羽悉引兵渡河遂虜王離於是歇張耳得出鉅鹿

與餘相見責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也



豈以臣重去將哉

也

乃脫解印綬與耳，乃佩

其印收其兵，由此有隙耳。從羽入關，羽乃分趙立

耳為常山王，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

皮旁三縣封之。從趙王歇王代餘，愈怒，乃襲常山

王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時嘗從耳遊，而項

王彊立我甘公，曰：漢王之星者，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

之餘，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漢二年東

擊楚，使告趙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

類耳者，斬其頭遺餘，乃遣兵助漢，聞耳詐死，即

背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

音泚 ○四年立耳為趙王，耳薨，子敖嗣立。

為王。尚高祖長女，高祖等也。七年高祖從平城過

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

無禮，請為王殺之。敖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

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

力也。願君無復出口。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

辟人置廁，以伺高祖。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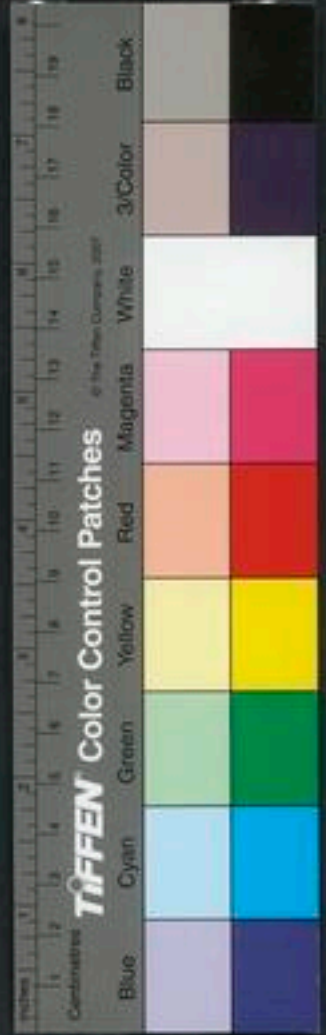
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告之

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刎。貫高獨曰

王實不反，上乃赦趙王賢，高能自立，然諾使赦之

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

矣，乃仰絕亢而死。



司馬溫公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狼以亡君使
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
之罪也

互註成安君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
奇計○不能聽廣武君計策

詳見韓信傳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實客廝役皆天下
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
在貧賤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
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鄉謂後相背之蓋也

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叙傳張陳之交遊如父子携手還秦附翼
俱起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

魏豹傳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項羽破秦豹下魏二十餘城
立為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
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觀
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
之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
王媠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
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

齊田儋傳

田儋狄人也

狄獫狁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時齊六國從

茅榮、茅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
略地北至狄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



及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
王○秦將章邯圍魏、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
邯夜銜枚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榮枚儋餘兵
走東阿乃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兵益盛項梁使、趣齊兵共擊
章邯越讀齊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項王聞
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敗走平原平原民
殺榮而漢王帥諸侯入彭城羽聞之乃釋齊而歸
擊漢於彭城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
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使華毋傷田解二人
戶化軍歷下以距漢清而歷會漢使酈食其往說

廣及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

使與漢平越欲韓信乃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

入臨淄廣橫以酈生為賣已而烹之謂與韓廣走

高密橫走博楚使龍且救齊聞及漢將韓信曹參

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漢

將灌嬰、敗橫軍於贏下贏下橫亡走梁歸彭越

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言在楚漢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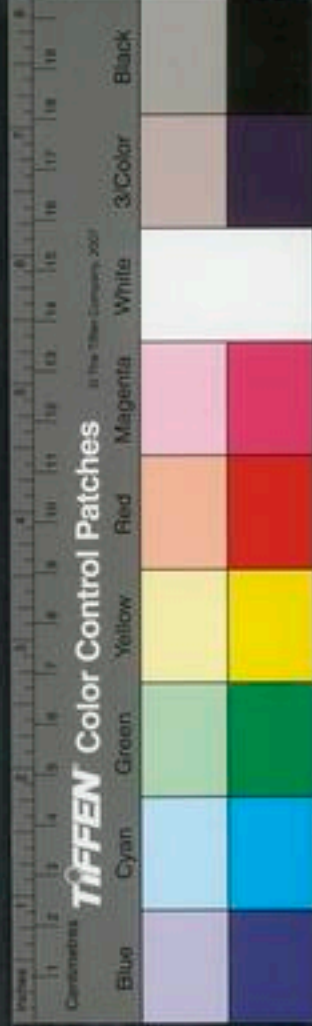
助之也韓信已殺龍且遂平齊城○漢滅籍立

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

入海居陽中海中高帝使、赦橫罪而召

之橫謝不敢奉詔復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

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仲馬曰高帝唯召橫耳故



不失為伏有詳詞意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
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傳張至尸鄉廐置置馬以謝
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陛下
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
者馳奏之高帝為之流涕拜其客為都尉橫既葬
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
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召
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
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
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
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

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
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
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國
何哉

韓王信傳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孽孫沛公為漢王從入

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之諸將王獨居此遠也士
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西東鄉鄉與詳同可

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
尉○漢二年立為韓王常將韓兵從六年春上以

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南迫宛葉宛葉東

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



彼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被猶也匈奴

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

大入圍信、數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

數間也使有二心上賜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

生不任齊必死之意不為勇寇攻馬邑君王力

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

於君王雖危亡之地猶忠獲信信得書恐誅因

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大原信及冒頓

謀攻漢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在平城東山上匈奴騎圍上

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匈奴單于之妻閼氏閼氏說冒

頓胡騎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陳平

言上曰胡者全兵推弓牙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

鄉外謂日附也一弩如內矢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

兵往來擊邊漢使柴將軍擊之柴武遂斬信○信

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

當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頽當及嬰率其衆降

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吳楚及時弓高

侯功冠諸將嬰之後韓增太初中封為龍頽侯增

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

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

有所建明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

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

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

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韓氏自弓

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與韓氏之戰五傳云亦晉

云韓氏先祖武王之裔

叙傳三折之起折五折及楚本根既朽枯揚生

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塢沐浴尸鄉北

韓信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無善行

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

迺行營高燥地行下令傍可置萬家者從下鄉南

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歎迺晨炊蓐食張曰未起

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之飯信以水擊絮曰漂母信曰吾必重報母之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如言公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

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

出跨下俛亦倚字史記一市皆笑信為怯○項梁

度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戲讀曰鹿梁

敗又屬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之弗用○漢王入

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徒官坐法當斬

信適見滕公嬰也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

滕公竒其言壯其顏釋弗斬言於漢王以為治粟

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何問信亡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安能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即留不能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廼可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廼信也一軍皆驚王

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

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韓信曰豈非項王邪上曰

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

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應祥仲馮曰唯字

信亦以為大王弗如項王意烏猝嗟意烏

人有病疾滯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

刻忍不能予刻忍此所謂婦人之仁所過亡不殘

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兩其名雖為霸實

西漢書韓信傳二十



失天下心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任天下武勇何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不散四散立功將秦子弟數歲而
也且三秦王為秦將散之功將秦子弟數歲而
所殺亡不可勝計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
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
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
定也檄謂檄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
信計以為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盛兵蒲阪塞臨
晉信迺益為疑兵多張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
兵從夏陽以木壘壘度軍襲安邑以不押
口者壘豹驚引兵迎信一政反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

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較手齊南
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
人遣張耳與俱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虜魏王豹禽夏
說新喋說請曰悅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
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闔其鋒不可當臣聞于
里餓糧士有飢色也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取薪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也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
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
彼前不得闔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鹵





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戲讀願君留意

臣之計必不為二子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多一倍者可以圍敵今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

里襲我亦以罷矣今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

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微伺人

之大喜乃引兵遂下選輕騎二十人持一赤幟

之屬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旗

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

皆燕然陽應曰諾前文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行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棄鼓旗走水

上軍音趙也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意絕也信所

出奇兵候趙空壁即馳入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

不能得信耳欲還歸壁皆漢赤幟遂亂遁走於

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音祗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

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

西鄉對而師事之縛讀曰諸校劾首虜休皆賀因

問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

反背水陣然竟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

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

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

而戰之也經與法也其勢非置死地人自為戰

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辭曰亡國之大夫不可
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之秦而秦伯伯謂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
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
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
擇焉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
失之軍敗鄙下鄙音鄙山縣也光武今足下不
旬朝破趙二十萬衆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
不傾身以待命然衆勞卒罷罷請其實難用今足
下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見胡

多反其曠日持久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

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臣竊以為過矣當

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

士大夫北首燕路首謂趨向也式寬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

咫尺之書八寸曰咫尺今俗言尺書尺讀蓋其遺語以使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

為齊計矣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於是

用廣武君策發使燕之從風而靡楚方急圍漢王

滎陽漢王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

度河張耳軍備武晨自稱漢使馳入壁耳信未起

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知漢

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守趙地拜



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發者信引兵東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或說且曰漢兵遠闕窮寇戰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龍近室家棟也且曰吾平生知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無人之勇不足畏也遂戰與信夾濰水陳濰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度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南遷楚不為假王以填之填反

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為假王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良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王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使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且漢王不可必謂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能反然得脫背約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堅固然終為所禽足下何不與楚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衛中宿衛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我推食食我下食下衣於衣反言聽計用夫人深



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項羽死高祖

襲奪信軍徒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

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以曰公小人為德

不竟暴炊呂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之無名故忍而

就此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昧黃亡歸信漢

怨昧詔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下有

變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實欲襲

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度大

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斬昧謁上必喜信見

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取楚以昧在公欲捕我自

媚漢吾死公随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

劉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烹我猶也上曰

人告公反械至雒陽赦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

其能稱疾不朝居常鞅鞅志不滿羞與絳灌等

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

如曰如臣多益辨耳上笑曰多益辨何為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此乃信之為

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

代相信挈其手曰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

陛下必不信再至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

從中起天下可圖豨果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稱



稀破信入賀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之鑿鍾室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矜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逆畔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互註魏大將曰柏直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

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人傑此見高漢王之將獨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見傳曰軍法司馬拔於行陳而建上

將見傳

彭越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

或謂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

且待之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

從越謝不願少年彊請乃許漢乃使人賜越將

軍印使擊楚軍後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復下昌

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萬斛以給漢食卒引兵會

垓下籍死立為梁王復謀反遂夷族

黥布傳

黥布六人也六縣名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幾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有而論於

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

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聞項梁定會稽西度

西漢書彭越傳二十六



淮南以兵屬梁布常冠軍號勇為項王封諸將立
布為九江王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曰孰能為
我使淮南使發兵背楚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
十人俱王見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
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
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
也然而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舉楚
兵至進不得攻退不能解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
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今大王不與萬
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之
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

歸漢之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

也淮南王曰請奉命與何至漢王方踞林洗洗濯也

先典而召布之大怒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

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張村籍死上置酒對衆折

何曰腐儒敗也為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

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騎

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陛下使何與二十人

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

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為護軍中尉布

遂剖符為淮南王○十一年誅淮陰侯布恐夏誅

梁王越盛其醢反者校誅為醢即刑以徧賜諸侯

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恐被收捕



反責赫上變言布謀反也責音肥姓赫名也上召諸將問布
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
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
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
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
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
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
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

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策果如薛公揣之遂
滅之封赫為列侯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
陶之後其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哉項氏之所
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嘗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
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慘禍之興自愛姬殖孀
媚生患竟以滅國

互註良曰九江王布梟將可急使良傳

盧綰傳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壯學書又相愛也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
漢為將軍籍死使綰別將擊臨江王共尉



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
人上欲王綰為羣臣觝望觝音決及虜臧荼乃立
為燕王共射共

吳芮傳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番音蒲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
番君籍死而上以從入武關故德芮後為長沙王
始為衛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以著至忠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
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徵一
時之權變徵工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
孤見疑疆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

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芮之起
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
有以矣夫以其不用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叙傳信惟餓隸布寔黥徒越以狗盜芮尹江湖
吳芮為番陽令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
在江湖尹正也楚跨制淮梁信前王齊徒楚英布綰自同閑與
阻同也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昨惟歿吳克忠

信亂嗣乃長

吳王濞傳

事孝惠文帝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
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
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此有豫章字誤也但當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擲也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吳使來輒責治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杖老不朝吳謀益解景帝即位朝錯說曰吳王詐稱病不朝於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延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公謂嚴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

反坐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廷臣方議削吳之王恐乃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語有之曰括糠及米括古地字食介反用古食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請不顯於外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索足猶懼不見釋累字竊聞大王以賣爵事有過削地恐不止此而已王曰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除患於天下膠西王曰寡人何敢高曰晁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彗星出蝗虫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



起也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王曰善七國反天子遣大尉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吳少將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吳王敗天子制詔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孝文哀憐加惠令奉其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背德反義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雍渠約從謀反後吳大敗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即給吳王使人鏃殺盛其頭馳傳以聞

互註即其山鑄錢富埒天子錢布天下後卒

叛逆

見論

國富民衆與七國合從不能成功者

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

被傳

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晁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叙傳賈產從旅

從軍勤勞

為鎮淮楚澤王琅

邪權激諸呂漢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

用齊斧

楚元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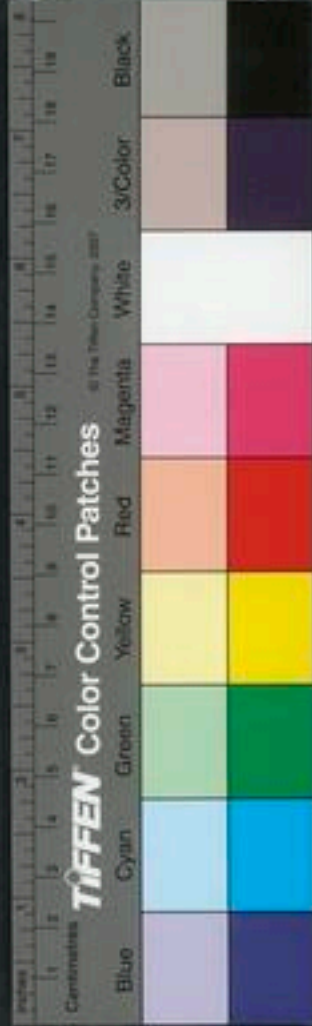
事高后文帝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言同父知其異母也

好書

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



丘伯

伯荀卿

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微時常避事

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也

大嫂厭叔與客來陽

為羹畫轅釜也

也轅釜冷為并

客以故去已而視

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

兄仲為代王長

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

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封其子為羹頡侯

頡侯羹言其

大夫高丘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

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

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

凡言

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醴

元王亦次之號曰元王詩○初元王敬禮申

公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

馬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我於市

鉗其夾反也

稱疾卧申公白生

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

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

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

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相隨繼後原父曰胥

也衣之赭衣使舂白碓舂於市

謂步曰者耳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尊

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

西漢書

楚元王傳

三十二



賢人手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
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宣帝即位延壽楚禮王後也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

願長耳目母後人有天下使在天下後齊父上書

告之考驗辭服延壽自殺國除元王子休侯富

子辟彊○辟彊字少鄉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

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寇諸宗室清靜少欲常

以書自娛不肯仕子德○德字路少修黃老術有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駿馬可致千里年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

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德寬厚好

施生好施見於人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

及音輔之為人
解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

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

劉向傳 事孝宣成帝 歎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

父任其子為輦郎也輦
即今引御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

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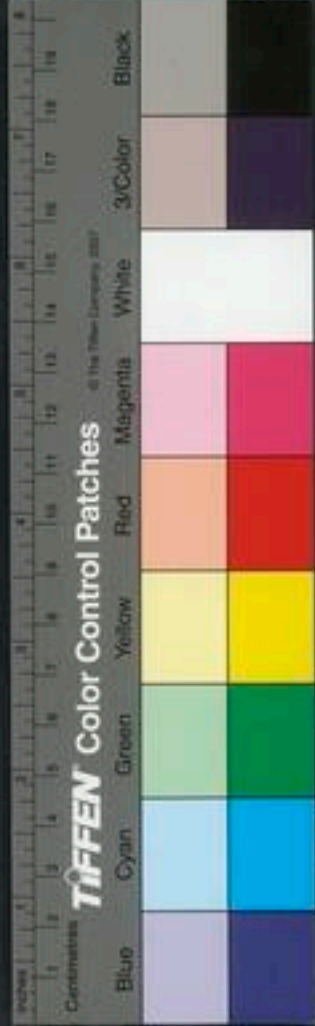
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
論在枕中書言神仙使鬼

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

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

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方尚



主之作費甚多方不驗下吏當死兄陽城侯上書

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竒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大內○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

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石渠閣以○元帝即位太傅

蕭望之少傳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

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愬皆

免官乃使外親上變事非帝言往者高帝時季布

有罪赦以為將軍卒為名臣孝武時兒寬有重罪

韓詭諫諫遂賞寬其罪也復用之位至御史

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

災異書幸蒙不誅復為膠西相為世儒宗孝宣時

夏侯勝坐誹謗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

傅名敢直言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宜退

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

奏恭顯請考姦詐辭果服坐免為庶人望之自殺

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祿勳弟子張猛光祿

大夫更生幾已得復進幾乃上封事曰臣欲終

不言念忠臣雖在刑亦猶不忘君愴之義也與

事同其臣聞舜命九官濟之相讓和之至也衆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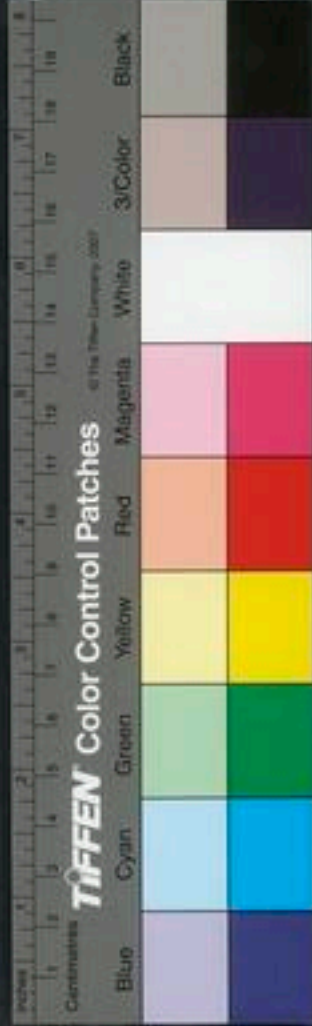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

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

德武王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四方皆以

和來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此以和致和獲天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衆小在
位而從邪議歛相是而背君子讒君子獨處
守正不撓衆狂撓女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
讒想自此之後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平王末年
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祭伯乖離不和出
奔於魯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天子大諸侯背畔
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
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
六鵞退飛多麋有蜺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鵞五
水鳥也蜺也蜚也鸛也鵠也來巢者皆一見水者至著極本結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八月殺菽大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飢馑螽蟴
蠹午並起今蟴至反螽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肯渾轂白黑不分邪正
雜糅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北軍
加文書紛糾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
分曹為黨往者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
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
此臣所以寒心夫乘權籍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
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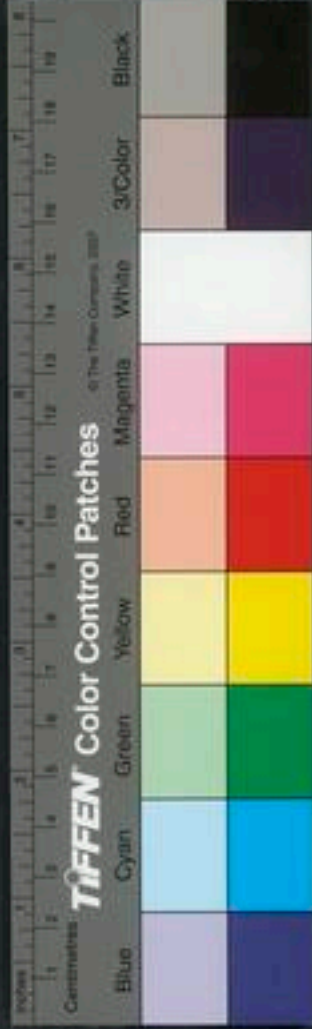
之咎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澳汗其大號澳然言號令如汗言出而不反者也今出令未踰時而反是反汗也一月也用賢未三旬而退是轉石也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去

論古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

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交戰謂此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蓋人之孽故孔子誅於兩觀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今陛下誠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放遠佞邪之黨壞



散險誠之聚杜閉羣狂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
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謂附也不敢不通
所聞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
之咎○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因
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姿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
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謂口本誠也不信有憂國
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一
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
反掩昧又與暗同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
試之以彰其材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
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也徵為光祿大

夫會疾疢不能言而卒顯証諧猛今自殺於公車
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謂非也成帝即位顯等

伏辜向遷光祿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

兄弟七人皆封侯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

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

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

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

之營起昌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曰王者必通三統

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始也
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始也
人統謂夏正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始也
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為德不及周



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
長短以德為效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
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陛下聰明
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覽孝文去
墳薄葬可以為則秦皇增山厚藏足以為戒書奏
上甚感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
趙衛使行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故採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序次為列女傳
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
十篇奏之數上䟽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
勸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時上無
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向極諫曰臣聞人君

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

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末有不為害者昔

晉有六卿智伯魏趙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

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

餘皆借亂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在帝左右相大將

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

者為之言兄弟據重宗族盤互結而交互也字

雖周皇甫周卿士守也秦穰侯漢武安

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



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寇石立於泰山仆柳
起於上林寇石在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一石
生事其在而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
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
過此之明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
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
戚母授以政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
為後嗣憂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蚤古早字書奏天
子召見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
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
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復上奏曰臣見陛下寬明

之德冀銷大異今日蝕尤屢天文難以相曉臣雖
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問音上
輒入之也召入終不能用也向數言公族者國之枝
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庇廕必麻反今同姓疏
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
安後嗣也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欲用為九卿
不為王氏居位者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
三十餘年七十二卒少子歆最知名

互註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觀辭成帝時說

上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成

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又言禮以養人為本
詳見禮樂志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



已輒條奏之文見博極羣書見司馬治穀梁

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行見五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河平中

受詔與父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

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即位王

莽舉歆宗室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

藝羣書種別為七略在藝文志初左氏傳多古字學者

傳訓故而已指故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傳

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湛靖

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也過絕於人歆以為左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

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

向不能非間也見居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欲

建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象

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其學也與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孔

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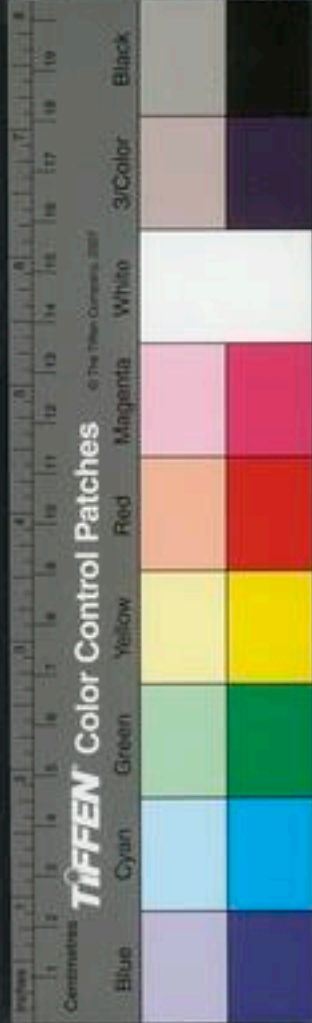
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

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以古者為是道術由是遂滅漢興

去聖帝明王遠邈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

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然公



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始使掌故名官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詩始萌芽若草本天下衆書往之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間當此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藏於祕府伏

而未發孝成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祕藏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遺失

之傳或間編錯亂傳問民間則有魯國

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

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往者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日疲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國家將有大事若

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

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

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

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有百篇謂左氏



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閱文學錯亂故下
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違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
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比類冀得廢遺今則
深閉固距猥崎以不誦絕之夫禮失求之於野古
文不猶愈於野乎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壚道真
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
不取也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求出補吏
象帝崩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
三統曆譜改名秀字穎叔河圖志伏符云劉王莽
篡位歆為國師

互註作二統曆見律曆志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
已乖矣見五通志通達有奇異材見元祐王莽傳

贊曰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與論自孔子後綴
文之士眾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
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
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
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
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
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鳴虜虜音向言山
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
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叙傳太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旂宅于楚

戊實淫缺平陸迺紹楚王代為壽太后服奸劑

帝更立平陸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



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

劉德劉向劉歆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八

季布傳事高祖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任人禁反謂任使其徒力也

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官求籍滅高祖購求

千金布匿滎陽周氏乃斃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

朱家所賣之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嬰伏說曰季布何罪臣

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室可盡誅邪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

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

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楚之墓也

子胥伍員也楚即謂也其父伍



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

劉德劉向劉歆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八

季布傳事高祖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任人禁反謂任使其徒力也

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官求籍滅高祖購求

千金布匿滌陽周氏乃斃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

朱家所賣之

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嬰伏說曰季布何罪臣

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室可盡誅邪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

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

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楚之墓也

子胥伍員也楚即討也其父伍



順為平王已卒于晉 叔子晉其墓取屍鞭之 滕公待間

果言上乃赦布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朱家

亦以此名聞當世召見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

單于為書嫚呂太后嫚與嫚同謂太后怒召諸將

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諸將阿太后其意以噲為然布曰噲可斬也夫

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

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面謾謾音慢又美且

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

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

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

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因酒而使氣也至留邸

一月謂在京師見罷見秦耳非見引也布進曰

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

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

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之恐天下有識者

聞之有以窺陛下下淺見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願

金錢招求貴人咸權用以請託故得他人願金錢

也賈父曰招權謂係為勢招權歸已也願與寶長君善景帝布聞寄書諫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

欲得書請布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說足下

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曹丘至

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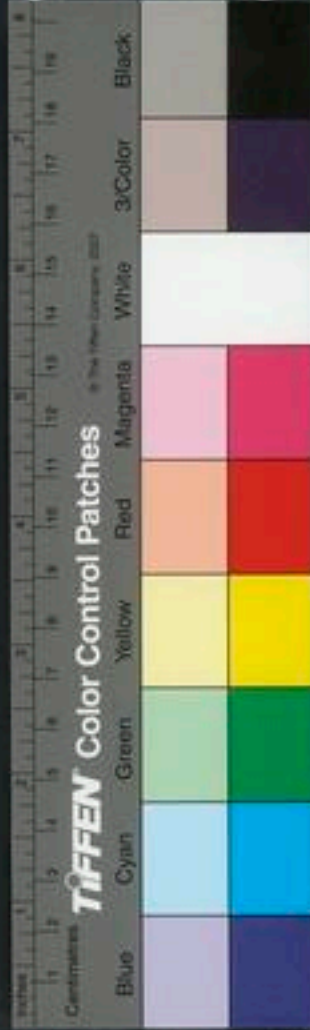


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羨乎仲馬曰顧有反也何足下距僕深也布乃大說說謂引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危哉丁公引兵還及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高祖曰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訂公
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

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激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虐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百有餘年宜矣

樂布傳

樂布梁人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廉交頡也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之將臧荼舉為都尉漢擊燕虜布



梁王彭越贖為大夫彭越反梟首維陽詔收視者
輒捕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方上
之困彭城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
下已定剖符受封欲傳之萬世今反形未見以苛
細誅之臣恐劫臣人之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
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
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
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郈侯音俞
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

田叔傳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好劍學黃
老術於樂鉅公姓樂名鉅公為人廉直喜任俠

反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會趙午等謀弑上事

發覺漢下詔捕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

舒等隨至長安趙王事白得出也乃進言叔等

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郡守

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孝文帝初立召問曰公知天

下長者乎對曰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

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無故士卒

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天子下

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孟舒隨張王以身

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楚相距士卒罷敝

疾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



罷敵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歐與同是乃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復召以為雲中守後為重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王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王之財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勇壯為衛將軍舍人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

寒旗者數矣寒音寒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

苟活而不變何也甘音古奴而責之也楚彼自負

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

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

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俚無樂布哭彭越

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太史公曰難

雖死者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叔傳季氏之誣辱身毀節信于上將信請曰議

臣震栗樂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

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魯

田叔死送以金齊實樂布為主立社

高帝八男

高帝八男二人紹帝六人封王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



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齊悼惠王肥傳

齊悼惠王次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
之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
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
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后曰試
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穡者言多
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澌
之令為澌也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
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章

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為討后崩呂祿呂

產欲作亂章與大尉勃丞相平等誅之大臣議欲

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寇者也鈞惡者

今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於是謀近代王灌

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

使召責問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

後救火乎言社稷將危舉兵以因退立股戰而栗

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

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少時欲求見

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

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物謂見神日

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
言之悼惠王召見拜為內史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于茅

少激秦孤立之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

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眾官如

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解在諸侯表

王諸侯有罪其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稅貧者

或乘牛車

叙傳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之

燕靈絕嗣齊悼特昌奄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

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通鑑城陽

濟北後丞我國齊北王志吳楚反後王魯川元

蕭何傳蕭何傳蕭何傳趙景王趙音匡漢社稷

蕭何傳

蕭何沛人也高祖起為沛公何為丞督事監視沛

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音蕭何具

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得秦高書也初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怒欲謀攻

羽何諫曰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

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音也乃遂就國以何

為丞相何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

西漢書蕭何傳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
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
襲獨見之言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
之時也漢王莽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父老心
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
兵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
主無養民之心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
矣天之立君凡為民也君之求臣凡為行保民
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為行其安百姓之術也豈
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直如弁髦則吾之術無
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竿之庭乎心術既
殊則所用者趣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

也逢君之欲者也是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
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宜乎民心之日
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蕭何有見
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
乎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受以政於是韓信既
亡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良失國而擇主黥布
聞說而從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王兵
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為宗臣首奕葉
累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引兵定三秦何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填竹使給
軍食二年漢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以便宜施行
上來以聞上來所為事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





遊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刺屬任何關

中事刺與專同漢三年與羽相距京索間索色反上

數使之勞苦丞相勞未到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

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何從其計

漢王大說說音漢五年殺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

君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

鄼音屬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

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

今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願居臣

等上何也反願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夫

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發縱謂

指示之也今諸君功狗也如何功人也諸

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何舉宗數十人隨我

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

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

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

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遜者數矣走也

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

數萬眾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

年軍無見糧無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雖

無參等百數數具反何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

加萬世之功哉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使
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進賢受上賞何功雖
高待鄂君乃得明封為安平侯何父母兄弟十餘
人皆食邑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餘
也二謂二百衆人送皆三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
而韓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誅信上使之拜為相國
益封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昭謂召平者
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
故世謂東陵瓜從平始也平謂何曰以淮陰新反
有疑君心夫置衛之君非以寵君恐其為變願讓
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黥布反
上自將擊之數使之問相國何為客又說曰胡不

多買田地賤買資以自汙資上上心必安何從其

計上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天子行上書言

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民所上書

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為民請曰長安地隘上

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斂食工

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

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

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求愛衛

尉曰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奈何

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

布反陛下自將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子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何足法哉
上使持節赦何之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
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樂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
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
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
辟處曰辟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
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高后封夫人為
鄭侯景帝二年詔相國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
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封孫嘉為列侯嘉廷

互註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人傑○治宮室過度並為擿秦
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規奇韓信請
設壇拜為大將信韓次律令遠司馬

曹參傳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

豪吏矣曹及蕭並為○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

在沛沛王沛王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乃封參執

帛也曰建成君遷為執珪執珪沛公為漢王

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孝惠元年以

參為齊至相參之相齊七十七城天下初定齊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請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教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蓋公善治黃老言黃帝使人厚幣
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
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公止其治要用黃
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何覺參聞
之告舍人趣治行趣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予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
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秦人並刑
而也功也也
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

東事者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

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
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
言復飲酒醉而後去飲大命終莫得聞說相舍
後園近吏舍日飲飲呼呼逆吏患之無如
何用逆請參遊後園聞吏醉呼乃反取酒張坐
飲張逆蓋之存中無事參子蜜蜜為中大夫忠帝
怪相國不治事謂蜜曰女故試逆容向乃父曰高
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
事何以憂天下蜜故諫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





入侍也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帝讓參曰

也與密胡治子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

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

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成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忠

帝曰善君休矣今出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

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一也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參至元孫平陽侯

至今八侯侯文曰八

互註攻城略地功最多○雖無參等百數何

缺於漢○功次蕭何○相齊禮下賢人

見勢劍推鋒從高帝望舊除害耘耜海內

贊曰蕭何曹參起秦刀筆吏所以興依日月之

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高祖未有奇節漢與依日月之

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煩流與

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

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後世公曰何位

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後世公曰何位

為一代之宗臣世之

互註蕭曹為相填以無為漢民之欲而不擾

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法刑以寬厚清



靜為天下師民任畫一之歌見循昔規曹隨

功若泰山規高祖開基普曹為冠見內

叙傳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

營都立宮定制脩文平陽玄默緒而弗革戎也

相 國太史公曰曹相國參以城野戰之加所以

道 國多若此者以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而列侯

美俱矣 其

張良傳 事高帝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

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

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

東游至博狼沙中浪音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

車狙音秦皇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

下邳良嘗向從容步游下邳地地音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直音下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飲之為其老逆逆音忍下

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

平明與戒期此良因怪跪曰諾音五日

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鷄鳴往父又先

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音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

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戒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

戒已音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音太公兵法良

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喜
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
遂不去沛公欲擊秦軍良曰願且留壁蓋張旌幟
諸山上為起兵令郤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
將欲和因其解擊之解秦兵敗遂至咸陽秦王
子嬰降沛公入秦宮空帷帳狗馬重寶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縞素白也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
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會言沛公乃還軍
霸上沛公為漢王良因說燒絕棧道絕道示天下
無還心固項王喜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

兵敗而還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稍闕以東棄之

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謂與

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

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漢王乃遣隨

何說布連越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漢三年羽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食其謀撓楚權撓弱也郤

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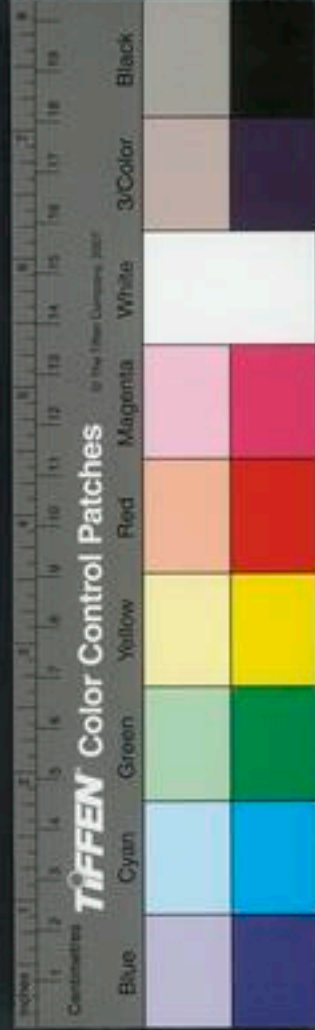
秦滅六國陛下誠立六國後皆爭戴陛下德義願

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伯霸楚必欽欽而朝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佩未行良從

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詐燒楚權者具以

郤生詐告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借箸也



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各度大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
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
兵革革而治禮樂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
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
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游士雜覩戚素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
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六國之人故去無復立
者游士各故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

七矣楚唯毋彊六國復梳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
之其不可八矣帝紀謂發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綰食吐哺罵曰豎儒樂敗逆公事紀與也令

逃銷印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

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與臣授陛下陸

下用臣許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逆封為留侯與

蕭何等俱封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

從複道口望見諸將注：殺人偶語上曰此何

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起過失及

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

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





怨數窘辱我怨未絕之時與我高世良曰今急先封

雍齒以示群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

齒為什方侯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

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大臣勸都維揚東有成皋

西有轂龜轂山也龜音龜昔何鄉維維音維其固亦足恃

良曰其中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

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沃野音沃南有巴蜀之

饒北有胡苑之利饒音饒安河渭

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束制諸侯、安河渭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漕輓音漕諸侯有變煩流而下

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天府音天

關中之地也劉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良逆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良音良閉

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

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音四故逃匿山中

也四人音四四人年老皆以上嬖侮士嬖音嬖故逃匿山中

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固請宜來宜音宜來

以為客時逆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

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尊禮迎此四人

至客建成

致堂胡氏曰善子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

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向則不言有言則必當

西漢書張良傳

十七

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評之者曰(漢) 案
存已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為諸侯失
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
言雍齒之侯善乎言子房矣至於引置四皓羽
翼儲宮方之(齊) 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
而力不勞其績無偉而世之君子乃致起為謂
審有此是子房為子結黨以相父也夫高祖駕
御群雄獨立為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所能
抗而侯處大臣力諫之確豈不賢於四老人之
助是蓋未知聖人深評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
齊正天下之美也易於坎之九二曰尊酒簋二
曰缶納約自牖先賢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

人心有所明欲立(趙) 王如意者高帝之所蔽也
聞四老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也其心之所明
也子房見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
從之之速也自子房時然後言人必有益而前
史謂良與帝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者
故不載焉乎良豈有贊言哉

上從破布故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
視事叔孫通引古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
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鬢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各言其
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世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
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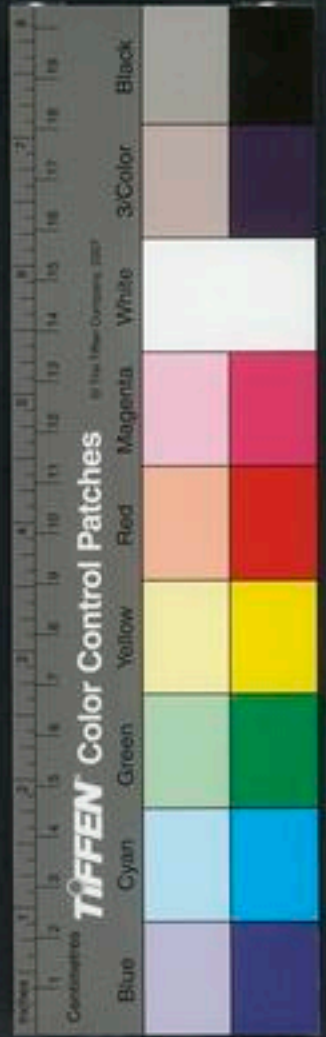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
趨出上目送之其日也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
易之彼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
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曰鴻鵠高飛
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又可奈
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灌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
招四人之力也通經
音從恐立身如意不
於此口舌交爭
伏其制也
之制其故

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即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向事從赤松子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
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
明辯達理足以知神公之為虛誕矣然其欲從
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
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
何系獄非以獲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託於神

西漢書 張良傳 十九



仙道素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
謂明哲保身者子

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見地上老父後十三
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
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祠子不祀

互註為韓王送沛公不以不義而亡去○運

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人傑○勸高帝因襲取楚帝見高留侯畫策

功巖泰山見楊

陳平傳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戶牖音牖少時家貧好讀書

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

田縱平游學平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

其嫂疾之曰亦食糠粟耳糠音糠不有叔如此

不如無伯聞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富人莫與者貧

者平亦媿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

負獨視偉平寺悅其隨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

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故謂其子曰固有美

如陳平長貧者乎乃子酒肉之資以內婦戒其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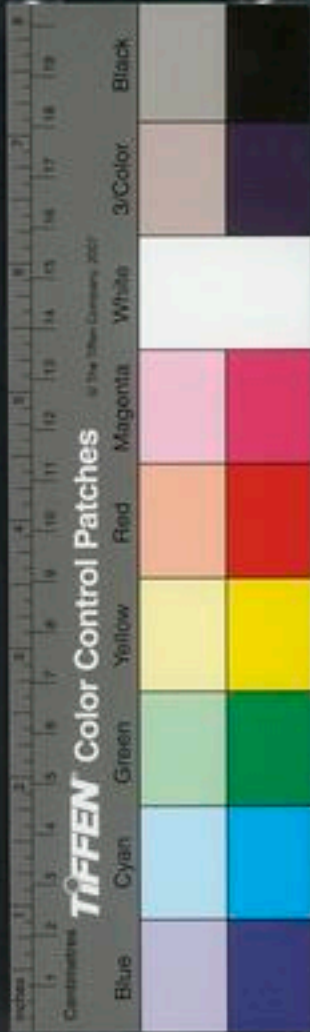
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

事乃母平既娶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

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子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谷詭不聽亡

飲羽擊殷降而還羽拜平為都尉漢攻下殷平懼



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飲利而平扶劍巨度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獨行超其巨將要下當有寶器金
玉目之欲殺平。心恐乃解衣籠而佐刺船。自露
未懷船人知其無有迺止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
王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漢王與語而
詭之拜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諸軍諸將盡謀謹
絳灌等咸謀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上師也
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以今大王尊官
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
得惡處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以讓無知對
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向者行也今有尾生
孝己之行。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一說尾生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

之數何暇用之子今漢楚相罪臣進奇謀之士願
其許誠足利國家耳豈嫂受金安足疑乎漢王召
問曰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
固多心乎平曰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故大王贏
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許盡有可采者願大
王用之漢王拜為護軍中尉

致堂胡氏曰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
則受之與平言則詭之命為護軍諸將盡謹則
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言其醜行則以向無知無
知為之辯則又召讓平。之對既無撓辭亦無
留意王超判矣則謝之厚賜之又寵任之其後
屢出奇許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亦受封



侯之賞彼其是非決不以言蔽忠取舍審不以
小棄大平獲輝黯暗之嫌無知得先此周之累
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所以樂為用而願
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慚於季布况其餘乎
然則漢王不為平去謀者何也曰用材之時既
不可偏廢但信任平愈蓋於前則諸將不直愧
亦多矣若夫受諸懇而不能為別白被誇毀而
不得辨理一以勢力行威辟而不要諸公道欲
人心服不亦難乎

盡護諸將，迥不敢復言後楚意擊漢王謂
平曰天下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
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故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

之愛惜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

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頭者利

無恥者亦多故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

指麾即定矣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

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非音林且不過數人爾

大王能出捐數萬斤全行反間，其君臣以起其

心向居項王為人意忌信謀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

所為不向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起

使使至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陽驚曰以

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以惡草具進去音肉史以

使故以報項王果大起亞父卒滅楚六年人有上



書告**楚王**信及**高帝**向諸將、曰至發兵抗豎
子甬帝以向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甬為
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
諸侯南方有雲夢楚澤名莫風陛下茅出偽游雲
夢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甬帝以
為然行至**陳**王信果郊迎道中即執縛之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平為戶牖侯世、勿絕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
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
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無知明年平逆擊**韓**王
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

秘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入使人遣闕氏女
已觀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知欲之闕氏畏其車
能有大闕氏于及氏音一節更封平為曲逆侯自
初逆至天下空後逆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
計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惠帝六年曹參薨為
左丞相

互註用秘計以解平城之圍○知有餘然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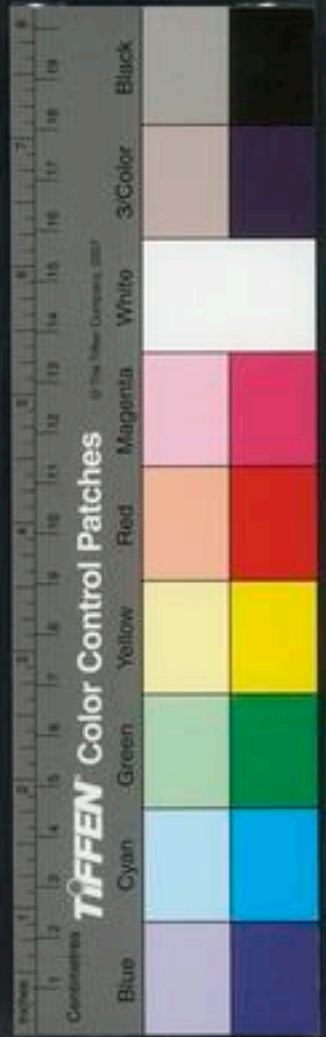
難任○諫高帝因幾取楚帝並高平勃之智猶

有遇刑謬論志刑法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

行出平城圍之信韓王太后立諸呂為王平

偽聽之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對決

獄錢穀之問○全社稷安劉氏陳並見王用陸



賈計與周勃交歡賈傳陳平出奇功若泰山

唯見楊起於亡命而為謀主楊見柳

王陵傳事高惠呂后

王陵沛人也漢王擊項籍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柳陵毋私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毋卒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向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向平勃

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

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

高帝啜血而盟甲及諸君不在耶今太后女主欲

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

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

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后陽遷為太

傅案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性才

十年而薨徙平為右丞相審食其其音異為左相

食其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不治事也監宮中

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多立諸呂為

王平偽聽之且順及崩平與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文帝平本謀也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勃以平





太尉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也
謝病文帝怪向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
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勃為右
相位第一平為左相位第二居頃之上蓋明習國
家事朝而向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不知向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
知汗出洽背理不能對上亦向平曰各有主者
上曰主者為誰乎曰陛下即向決獄責廷尉向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
平謝曰主臣主擊也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
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上稱善勃大

慙項之勃請免相而平頗為丞相與孝文二年
薨謚曰獻侯始平曰戒多陰謀道家之所禁謂陳
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
掌以衛氏親戚貴掌事衛子願得續封然終不得
也漢書卷之九十四

互註 王陵言高帝所以得天下項氏所以失
天下云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少翹
陳平可以助之並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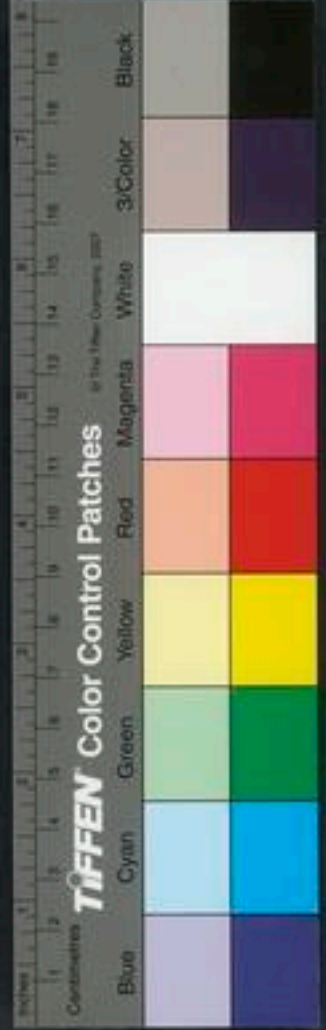
周勃傳 事高惠文三朝

周勃沛人也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
公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擊項籍擊
西漢書 周勃傳 二十五



臧荼賜爵列侯剖符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擊韓王信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為人木讷敦厚不謂賢者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嚮坐責之東嚮責諸生禮賓主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此種其推如勃既定燕而飲高帝已崩以列侯事忠帝以為太尉高后崩陰謀迎立代王是為孝文汝陰滕公迎奉天子駕迎皇帝代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厭一也反則禍及身矣勃乃故相印歲餘平卒復用為相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成領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迎免相就國每何求守尉行縣至絳侯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勃恐不知置辭置也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書贖肯示之贖音贖不簡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也文帝朝薄太后以胃絮提文帝胃音胃也勃以從其曰絳侯綰皇帝璽結反引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見勃微辭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坐殺人國絕弟亞夫復為侯及勃之孫也



互註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見高將

止軍以誅諸呂碑能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

皆左袒為劉氏碑能猶有過刑謬論法規志典

陳平合謀誅呂立文碑能爰益曰絳侯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碑能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織介怨恨日為之蝕碑能

周亞夫傳事文彙

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八歲

為將相持國碑能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

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員言又何說餓死員

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碑能文帝擇

勃子賢者皆推亞夫通封為條侯碑能文帝六年

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霸上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銃

兵刃彀弓弩持滿碑能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

有項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

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

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碑能天

子為動改容式車碑能使人稱謝皇

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爾請如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吳王濞亞夫大將行二將不謂而亞夫至霸上趙涉適說曰吳王素懷輯死士此必置間人於微迺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沒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

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三月而吳楚平五歲廷為丞相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請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信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子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謝病免相



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置大餞大餞也及無切
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謂尚席取箸也尚上上視
而嫌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也嫌亞夫免冠謝因趨
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
子為父盜買縣官器連汚亞夫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歃血而死信上乃封王

贊曰

聞張良之智勇以其貌魁梧奇偉魁大貌

言可驚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明孔子弟也而學者多疑於鬼
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難困厄也難
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子陳平之詐見於社下
傾側攫攘楚魏之間卒故於漢而為謀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也故謂中

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

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

襟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

漢伊周何其盛也

叙傳

留侯襲秦秦秦也佐漢腹心番折武

關後以神公入武關

齊銷印歐致越信說與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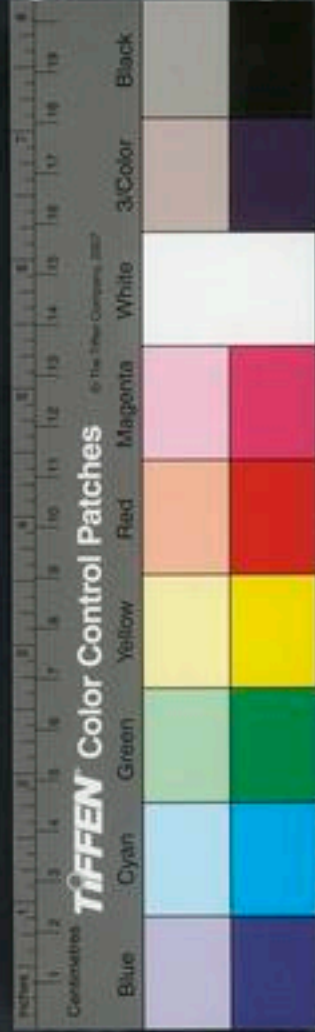
公瓊攘反養

故漢乃安斃范正項走狄翁韓中陳

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

侯縉

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九

樊噲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噲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不覺。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營。衛止噲。直撞入立帳下。羽曰。壯士。賜之卮酒。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最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九

樊噲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噲曰：「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不義也。臣死且不避，請死秦，請死沛公。」



暴師霸上以待大王以待將軍此史記卷六大王
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趨大王
也羽默然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
羽沛公幾殆幾無也譙責也殆危也籍死漢王即
位以噲有功與剖符世勿絕食邑舞陽號舞陽
侯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故化諸將最親先黥布
反時高祖嘗病布未反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
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
闥中大臣隨之上獨枕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
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憊也憊力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
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子且陛下獨

不見趙高之事乎

謂始皇崩始高執事

高帝笑而

起○孝惠六年薨諡曰武侯

武侯此高祖大將

互註呂后時噲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季布
曰噲可斬也見季布劔推鋒從高帝壘當除
害叔鉏海內見季布劔

酈商傳

酈商

酈音高陽人也沛公路地商以四千人屬沛

公於歧從擊項籍受梁相國印定上谷攻代受趙
相國印從擊黥布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其子寄
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祿為
將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乃劫商令其
子寄給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
西漢書酈商傳



諸呂商薨謚曰景侯寄嗣天下稱鄰况資友

夏侯嬰傳 事高惠文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鹿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

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高祖為沛公以嬰為太

僕常奉車送擊趙賁軍得印一璽置官之印沛公為

漢王賜爵號昭平侯送擊籍至彭城漢王不利

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罷去

常發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也

定食汝陰二千九百戶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忠

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向乃賜嬰

業第第一之第第一也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

崩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

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

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公主

灌嬰傳

灌嬰睢陽敗繒者也賜爵列侯號昌文侯與絳侯

共立文帝於是為太尉絳侯免相嬰為丞相後歲餘

薨謚曰懿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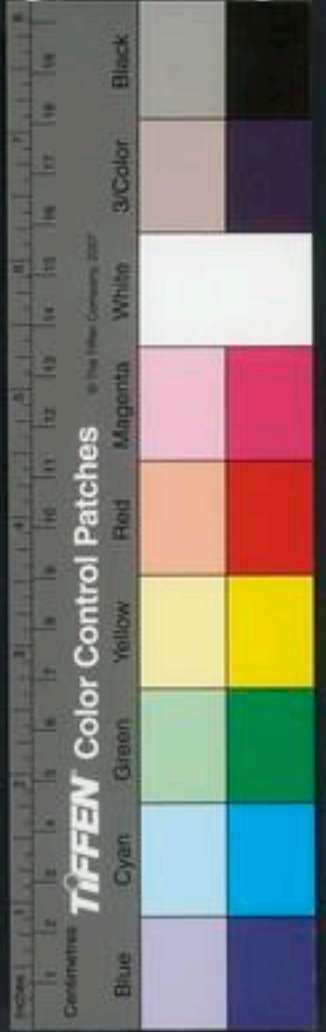
互註魏時將曰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見高

摎鈞推鋒送高帝壻蕃除害秘鉏海內見高

周緄傳

周緄列傳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常為參謀

西漢書周緄傳



從擊羽戰有利不利終無難上心上以縹為信武
侯以其此處信上欲自擊陳瑋縹泣曰今上常自行
是已人可使者子上以為愛戒賜入殿門不趨更
封鄜鄜音附又城侯年文三年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鏃基不
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
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以鼓重為
勤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
鄙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
父為功臣而又勢劫劫音切雖推呂祿
以安社稷詎存君親可也

叙傳舞陽鼓刀附滕公龐參頰陰商販曲周庸
夫琴龍附鳳並乘天衢

張蒼傳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

書柱上方文書柱下方居版有罪亡故沛公從攻南

陽當斬解衣伏質質音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

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從攻臧荼有功

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計音計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時蕃何為相國而蒼明習天下

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

領主郡國上許者此下正本在任孝文初

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

西漢書張蒼傳





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至霸上

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以漢當水德之時上黑

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拜及以此定律令此音此

謂五音律各有所不相錯入以定十及若百工

天下佐程品謂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師皆曰吹律

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

不通而尤邃遠先律歷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

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

敢啟家蒼為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

五德傳傳謂傳次直唐及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富改

正租易服色事下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

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

度漢以秦水德更元年蒼由此乃自謝病稱老孝景

五年覺謚曰文侯○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

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芻者不復幸

年百餘歲乃卒蒼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周昌傳事高祖 趙免

周昌沛人也自卒史從沛公以為職志職志也

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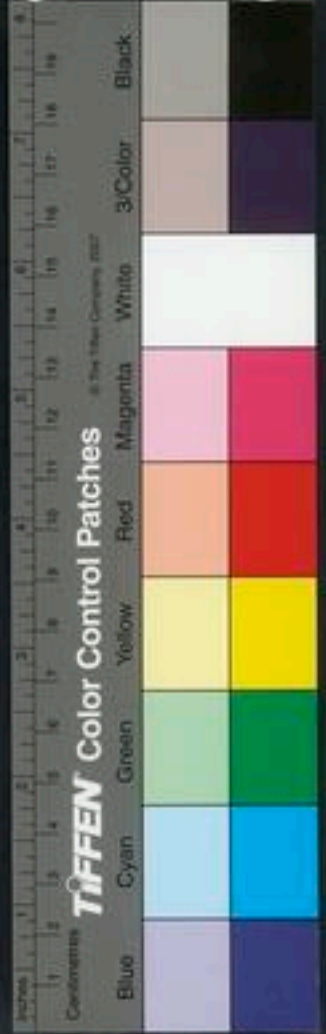
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嘗燕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也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向

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

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

子如意昌廷爭之彊上向其說昌為人吃吃音又



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以口說故也上欣然而笑
 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
 子幾廢○趙人方與公方音房說也謂御史大夫
 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
 代君之位昌笑曰刀筆吏爾何至是乎頃之高祖
 憂趙王不能自全堯曰獨為趙王置貴種相帝曰
 群臣誰可者堯曰昌堅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大臣
 皆素嚴憚之獨昌可帝召昌曰公煙為戒相趙昌
 泣曰臣初起從陛下奈何獨中道而棄之於
 諸侯子曰吾極知其左還謂奪右而早左故公不
 得已強行既行帝持御史大夫印美之曰誰可以

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也易竹遂拜御

史大夫○高帝崩太后召趙王高后元年趙王如意之庶弟至長安見鴆殺

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王如意之庶弟

申屠嘉傳事高惠文景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材官之士多力能射

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時遷御史大夫張

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曰恐天

下以吾私而高帝大臣餘見無可乃以嘉為丞相

封故安侯

致堂胡氏曰蹶張曠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

是無可任相者乃用曠弩之卒申屠嘉非有名

望普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吐輕議也張禹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唯匹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吐於鄙夫其可以為嘉之御也乎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存中為檄召通、免冠徒跣謝嘉坐自如不為禮貴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美臣君釋之嘉為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

位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適謂侵削諸侯而嘉自紬所言不用疾錯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恐入宮上謁自故上天子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因嘔血而死○自嘉死後陶青劉舍及武帝時許昌薛澤莊青程趙周皆以列侯繡璽齎、廉謹嚴持整之為丞相備負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互註非有攻城野戰之功○籍天下之口而

日益愚見表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大備為漢名相而專尊用秦之顛頽歷何於周昌木彊人也其任教以



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始與
蕭曹陳平異矣

〔叙傳〕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令之緒
建平質直犯上于色周昌先封建成侯廣阿之產

帝臣匪躬之故字勳食厭蕭德字也故安執節責道請錯蹇

鄴食其其音基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

謂之狂生陳勝等起諸將遇高陽皆握齧握齧

〔公略〕地陳留麾下騎士適里中子食其里中子適

食其謂曰聞沛公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為

我先先謂也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喜及諸客冠儒

冠來者輒解其冠溺其中乃請曰食其曰茅言

之騎士泛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依傳

欲率諸侯破秦子沛公罵曰豎儒天下苦秦久矣

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於是沛公較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
其因言六國從衡時衡子容沛公向許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尾合之卒謂如城且女相合收散亂
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殽秦此所謂探虎口者
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
又多粟積諸使令下足下遂下陳留號為廣野君
○漢三年韓信方東擊齊漢王穀困滎陽成皋計
欲指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曰知天之天
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
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
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
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且漢楚久相持不決
百姓騷動農夫釋耒紅女下機紅若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願急進兵取滎陽據教廩之粟塞成皋之

險杜太行之道

在上胡制及

距飛狐之口

在代郡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今無趙以定唯

齊未下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

於歷城謂入四山時何緣更有田諸田宗彊負海

岱阻河濟雖遺穀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

其畫復守教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起蜀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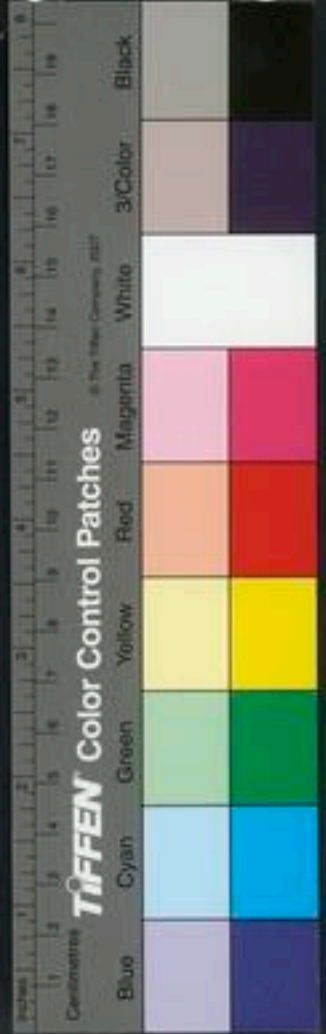
兵降城以侯其將得賂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

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

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為人

刻印玩而不能授天下之士故於漢王可坐而策



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拔上黨之
兵復拔音下井陘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
非人之力天之福也王疾下漢田廣以為然乃罷
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
下齊七十餘城馮軾曰應其也軾乃夜度兵平原
襲齊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
走○漢十二年鄒南擊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
其故封子疥為高梁侯

互註緩頰往說魏王豹謀撓楚權食其欲立

六國以樹黨漢王以向張良發八難漢王

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迺公事祖見高

陸賈傳事高忠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常使

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何佗及徒高祖

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馳結箕踞見賈

馳音非結讀曰擊推想者一様之聲其狀如賈因

說曰足下中國人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

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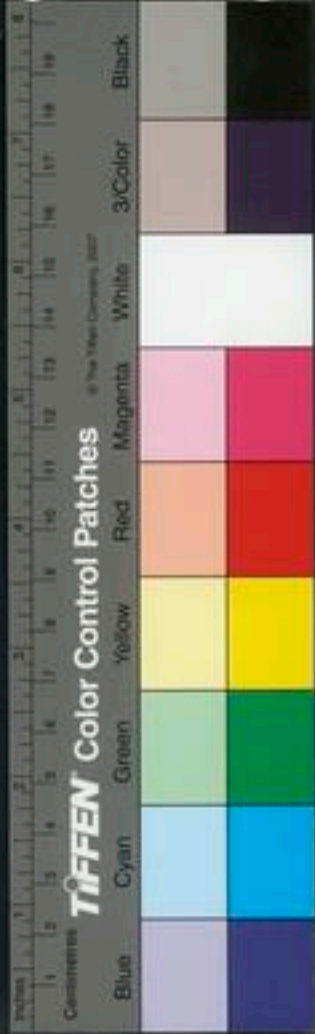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遣臣校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

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屈其漢誠聞之使一偏將

將十萬眾臨越而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

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向賈曰我孰與普



何曹叅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向曰我孰與皇
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緒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之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
物穀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
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音區譬若漢
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言其富
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故報高帝大悅拜為太中大
夫賈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已夫差吳王智伯晉

秦卒滅趙氏秦之先趙也帝謂賈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圖

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

書曰新語史記太史公曰新語十孝惠

時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及後乃病免

以好時田地善性家烏有五男乃出橐中裝寶

千金分其子于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

馬逆歌鼓瑟侍者十人寶鈿直百金謂其子曰與

女約過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又改

西漢書陸賈傳

十一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
容卒不過再過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數擊鮮母
久溷女為也溷亂也言利至之時女宜教擊鮮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
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嘗燕居深念賈曰天下女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則士祿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介為社稷計在兩君
掌握耳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
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辱具樂飲
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平
乃以奴婢車馬等遺賈為飲食賞賈以此游漢廷
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竟

以壽終

朱建傳

朱建楚人也嘗為淮南王黥布相布反漢誅布聞
建諫之賜號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
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富食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欲知建不肯見及母死貧未有發喪方假貳服
具賈士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前日君
侯欲知平原君賈反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
母死君誠辱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
金祝賈於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久之人欲毀辟
陽侯惠帝怒欲誅之辟陽侯使人欲見建乃求
見孝惠章臣閔籍儒說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譏欲殺之辟陽侯誅太后亦誅君、
何不言帝出辟陽侯太后大駭兩主俱幸君富貴
益倍矣籍瑞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呂太后
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盡
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聞建為
其策使吏逮捕遂自到見辟陽侯怒及其出之大驚

婁敬傳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

脫輓輅輓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
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
衣帛見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
召見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

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

封之邠

邠吐來反

積德業善十餘世

業古累字

公劉避桀居

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扶馬筮去居岐

豳及止國

爭敏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敏之

夷音實又音實

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

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馬

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

中仲反

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

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

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

卷蜀漢定三秦興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



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傷夷者未起夷音吳而
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讀百萬之衆可具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府音聚也
夫與人鬪不據其亢則與下即反拊其背未
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秦秦之故此亦據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上親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敬賜姓劉氏拜為即中
號曰奉春君奉音盛之始以○漢七年韓王信反
高帝自往擊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怒使人使匈奴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
者十輩來皆言易擊上使敬泄還報曰兩國相擊

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徒見羸畜老弱謂音後一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不可擊是

時漢兵已秦行上怒罵曰齊虜以舌得官乃今妄

言沮吾軍沮及才械繫廣武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

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拜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

之向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罷音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

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適音適使辯士風諭以禮

節風音節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

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高帝取



家人子

家麻人之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之

約

子一高帝時漢公王召在故曰去唯長公主

司馬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

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

恩尊卑之序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

此服冒頓哉益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

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

頓視其父如禽獸而攬之矣有於婦翁建信侯

之術固已踈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敬從匈奴來因言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

實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種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

得安枕而卧也願浸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閩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

足平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

敬從所言閩中十餘萬口

互註委輅脫靴掉三寸之舌建不接之策舉

中國徒之長安適也唯傳

叔孫通傳事高惠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

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向曰楚戍卒攻蕪入陳於公

何如通曰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隳其兵視天

下不復用曰視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

奉職四方輻輳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向於

二世喜賜帛二十匹衣一襲中下拜為博士通出





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謏也道曰公不知我幾不免於虎口

伏虎

及且

○漢二年降漢道儒服漢王憎之

乃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降漢從弟子百

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

曰事先生數年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猶何也通曰

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聞乎故先言斬

將擐旗之士擊音諸生且待我，不忌矣漢王拜

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

群臣飲爭功醉或長呼呼及大拔劍擊柱通曰儒者

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微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

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願採古禮與秦儀雜

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徒度

於是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通笑曰若

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三十人西西人及上左右

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繇叢野外地為叢野

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隸隸二及會

十月漢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漢時尚以十月為

禮先平明即中俠陛扶與同功臣列侯諸將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曰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九賓九儀也公侯伯子男

下為臚音虛下音上為句音久口九賓九儀也公侯伯子男

西漢書卷之九十八

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致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宣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

是而止哉惜夫叔孫通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我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闕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闕迹將以自用也如妾己以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楊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
亥詐立自使滅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
與陛下攻苦食啖大嘆當作其可肯哉陛下必欲
廢適立少曰通諫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
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
何以天下戲帝曰吾聽公孝惠即位後通為奉常
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論著惠帝為
東朝長樂宮於宮作複道方等武庫南通奏事
因請問曰請立廢之時陛下何自尊複道高帝
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於高廟每出一馬子孫
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道曰人

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

原廟也益廣大孝之本山乃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

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

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

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

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宗廟也非他也謂祭祀之

時也今以死者衣冠為出游之地於禮褻矣然

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

煩民而尊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

廟而簡於太廟則叔孫通啓之矣

司馬溫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



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
故設毀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間其
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
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
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
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聞過遂非也
其不眇哉

惠帝嘗出游雜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
熟可獻宗廟禮記又於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互註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因秦樂人制

宗廟樂樂志見禮起於柷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任君臣之儀得也見禮

贊曰高帝以征伐定天下而措紳之徒措紳士

聘其知辨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

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劉敬脫輓輅而

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

其時也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

士之智也魯有大而制也魏有世也秦有禮也

兵可智也卒為漢家儒宗大至若論道固委然

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至若論道固委然

蓋謂是子○索說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

猶不免謁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

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借以差訛

以矜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容從又附會將相



叔傳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盡襲陳留進叔教食
塞隘杜津塞馬王基以張賈佐行人百越來賓
從容風議風議七客博我以文敬由役夫遷京
定都劉敬申茂內彊閑中外和凶奴叔孫奉常
與時抑揚介允禮義是創或哲或
謀觀國之光

淮南厲王長傳子女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八年過趙王猷
美人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等外宮舍之及貫高
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弟美人繫之
河内生厲王即自殺上令呂后母之十一年滅布
立為淮南王孝文即位自以為景親驕蹇數不奉

法有材力力扛鼎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
書不遜時帝令舅薄昭子書諫之曰竊聞大王剛
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今兩行不稱天資輕
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
萬民為臣妾此高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
雨亦如胡字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瘡以為子
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
艱苦日夜怵惕備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
以無怠先帝之功德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
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子糾也蔡始皇殺
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也
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也
西漢書淮南厲王長傳



走京師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女漢濟北王吳居共
及大王宜急改操易行、之有起禍如發矢不可
追已王得書不悅○六年長所犯不軌制曰其赦
長死罪廢勿王虞蜀嚴道叩都都音大行不食而
死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
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我為貪淮南地耶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失國早
夭乃立其子安○安好書善鼓琴不喜弋獵狗馬
馳騁史喜及許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
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任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
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公黃白之術時武帝方

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也辯博善為文辭甚尊

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帝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

入朝使為雜騷傳旦受詔曰食時上又獻長安都

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安初入朝武安侯細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

高皇帝孫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

大喜厚遺武安侯竇建元六年彗星見王心怪之

蓋治攻戰具元朔二年上賜几杖不朝五年坐雷

被事削二縣○其後自傷削地反謀益甚王數以

舉兵謀問伍被、帝諫之復向被：為言發兵權

變被語在伍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宮中作璽印使節

法冠冠也欲如伍被詐使人為得罪而西之為狀而

西漢書淮南厲王長傳二十一



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
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徐公具車馬遣通
說武臣。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
通策馬。○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
引兵將東擊齊聞漢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向使下齊寧
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
三寸舌快持板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
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遂定齊地。○通知天下權在信欲
令背漢乃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
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

何謂也通曰天下初佐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

時大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時

時大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

人肝腦塗地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亡

尺寸之功敗滎陽傷成臯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

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

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索山迫西

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盡

於內藏百姓罷極罷極無所致命當今之時兩主

懸命之下是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

心腹墮肝膽腹墮肝膽效愚忠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

分天下易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是下之賢



聖有甲兵之衆擴疆齊天下孰敢不聽蓋聞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且勇畧震主
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天下功無二於天下略
不世出者也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足下欲持
是女飲子信曰吾將念之通復詭曰聽者事之候
計者存亡之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
儻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齊人爲小兒也信爲二
戒曰信者一計誠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
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羸螻之致螫螫曰螫也
反合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
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子時
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通說不能惶恐乃陽

狂為巫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歎曰悔
不用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
通乃詔齊召通至上欲烹之通曰狗彘吠非其
主彼時臣獨知齊王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可殫誅耶也
也上乃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
人請通為客初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
舉過顯賢進能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
毋善里婦夜巨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毋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戒今令
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緼曰旺



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詭之士也求經乞火非選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子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子鳥

伍被傳

伍被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之後也以材

光及雋
明論甘
及而
也長也

能稱為淮南中即是時淮南王安好學術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陰有邪謀被殺微諫曰昔子胥諫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蘓之塗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雷衣也王怒繫被父母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子被曰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今漢庭治子亂子被曰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錯違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道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樊貞猷樊入朝廣長榆開朔方



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大平時然猶為治王曰漢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休乃舍穿井得水乃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卑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向吳舉兵非耶被曰非也夫吳王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與七國合縱不能成功者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屈強江淮向屈及其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禍也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奮臂大呼及火故天下響應日警被曰往者秦為無道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

轉海濱之粟

又音發

致于西河男子疾耕不足於

糴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等長城東西

數千里暴兵露師僵尸滿野流血千里百姓力屈

及其勿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公藥

多齎珍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百姓悲痛愁思

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

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

購乃反秋一時對行者不還往者莫返百姓離心

瓦解不究其害也尾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往阿房之

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同左解得父不寧子

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而聽欲

為亂者十室而八陳吳大呼及火故劉項並和天下



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因言宮中有益氣掘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不能自明叔充斬之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傳

事哀帝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與古文同交遊日廣躬與孫寵謀曰上亡絀嗣體久不平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誑事以為泰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此私說有東平王雲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又上均荆軻之變必變於帷幄發國交誅主營

取封侯之計也乃上變事雲等皆坐誅上推寵為南陽守躬光祿大夫躬既親近殺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尺目讀古之尺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蕭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椿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案牘不曉政事讀音五諸曹以下僕數不足殺讀步木及古卒有強弩

圍城辛音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強夫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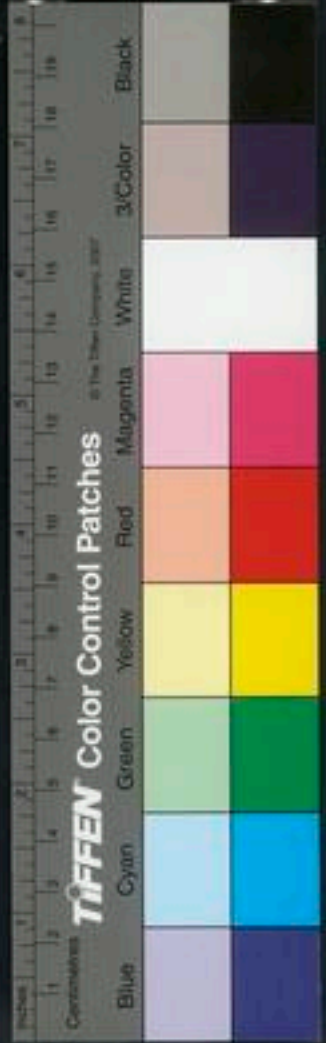
譁於東崖集古時字凶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

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

足而先應者讀口碑及言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

重迹而押至押音押相小夫懷臣之徒憤耗不知

西漢書三息夫躬傳 二十八



所為

既美報反

其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

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裁會單于當來朝遣

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奏以病為解起有佗變上召

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

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出

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

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

見出奴為邊竟憂也躬倚楹曰特引其意臣為國

家計幾先謀將然與音豫而後為萬世慮而祿

欲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識未可同日

語也上曰善躬因見言往年災惑守心太白高而

芒光又角星希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可遣

大將軍行邊兵教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

因以厭應變異沙反上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動

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察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

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教

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

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曆傳讀曰附

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辯口快耳其

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

譎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上不聽遂下詔曰向者盜賊衆多未

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

監惡監古戶反監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忌戰必危





將軍與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

軍二人詣公車○後數日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

繇是惡躬等下詔曰躬虛造詐諛之策諛虛欲以

註誤朝廷其免官遣就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空丘

也友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邑人河內掾賈忠

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桑東南指之枝畫北斗

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

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繫獄大譁

而死譁火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著絕命辭曰玄

雲決鬱將安敢子射鷹準橫厲鷹徘徊方矰若

浮森射動則機方兼棘棧曷可棲方棧士

秋風為我塗塗古浮雲為我陰嗟若是方欲何留

後數年乃死如其文物物世尤劇者也見互註辯足以移衆彊可以獨立友人之雄感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削通一說而喪三

鳥四鳥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忠不終

而詐讎口誅夷不亦宜乎江充造蓋太子殺

息夫佐亥東平誅可不懼哉

叔傳削通一說三雄是敗復鄰驕韓田橫顛沛

被之拘係乃成患害伍被不從王反充躬固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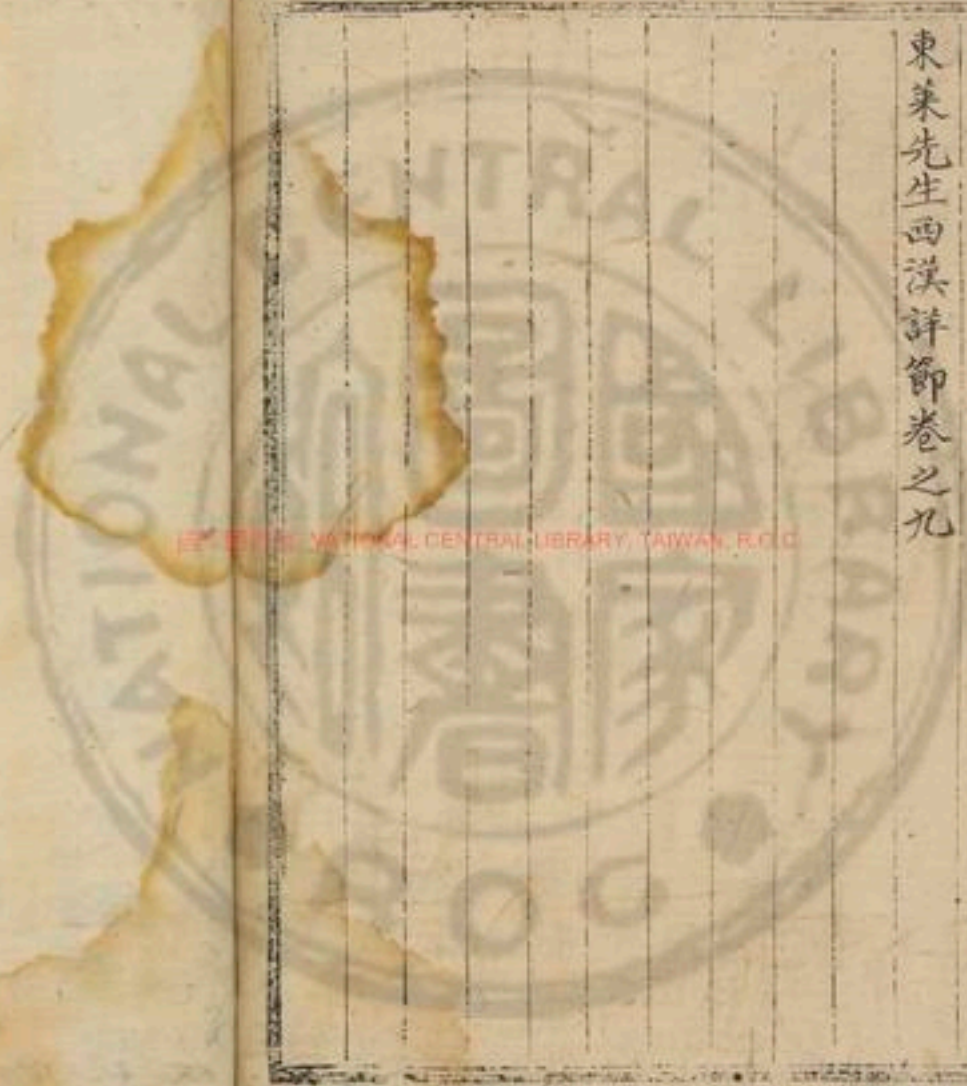
交亂弘大

西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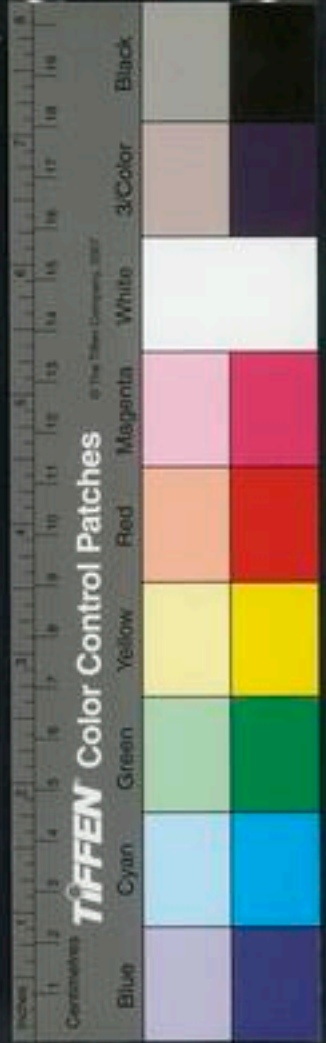
息夫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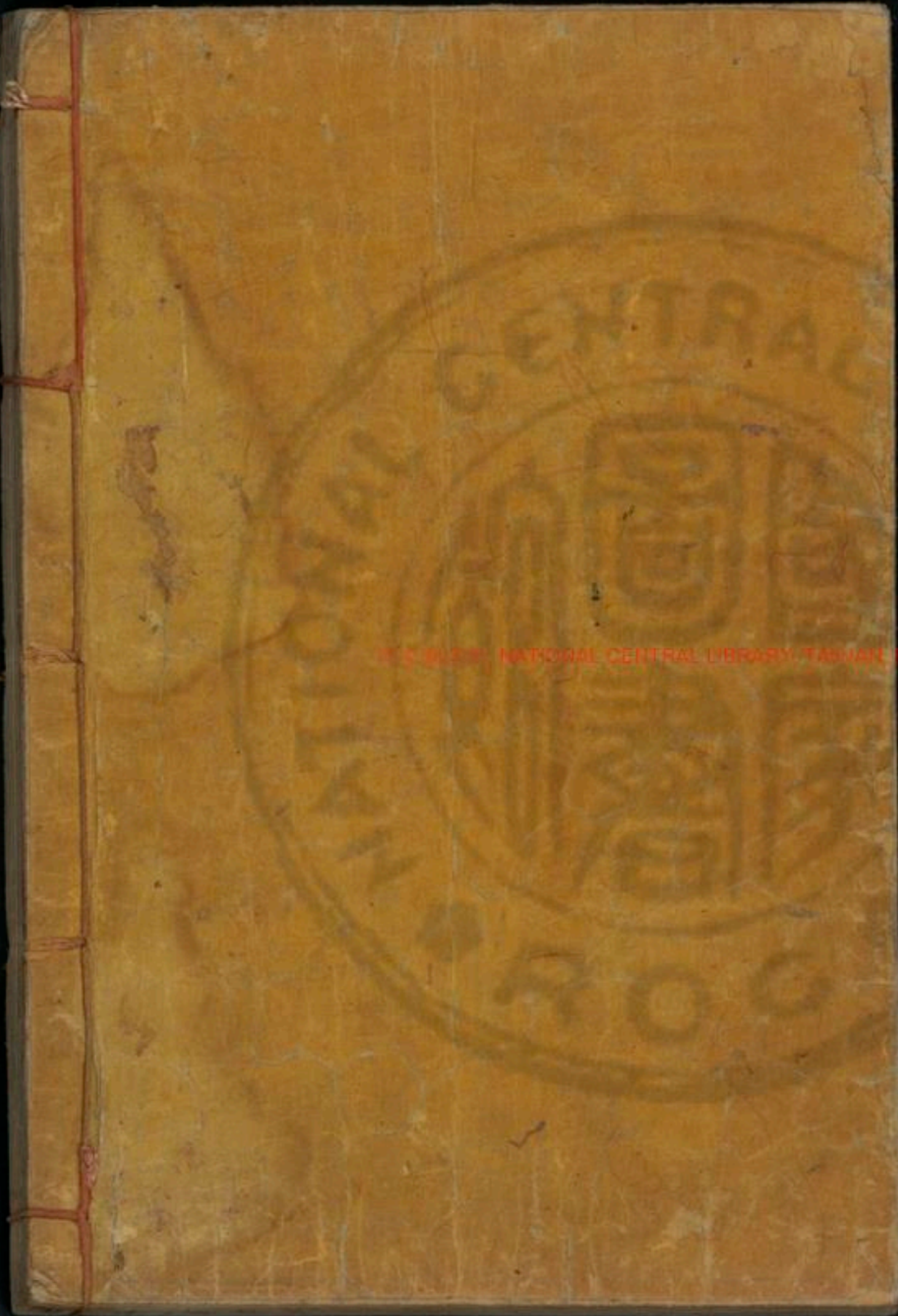
三十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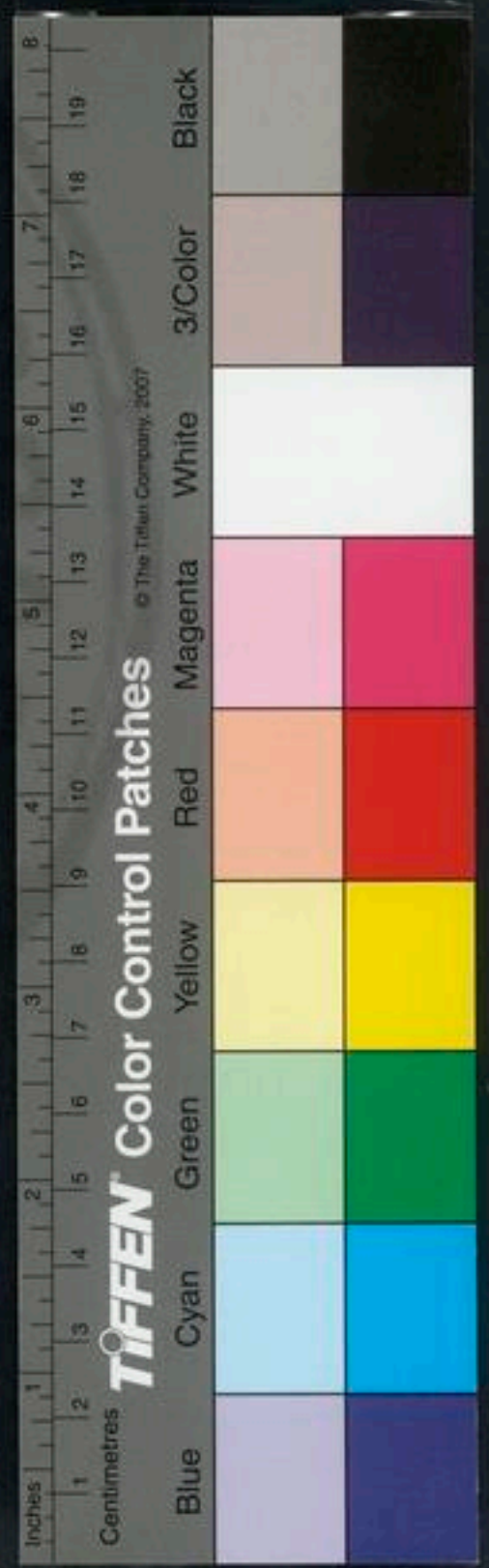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STITU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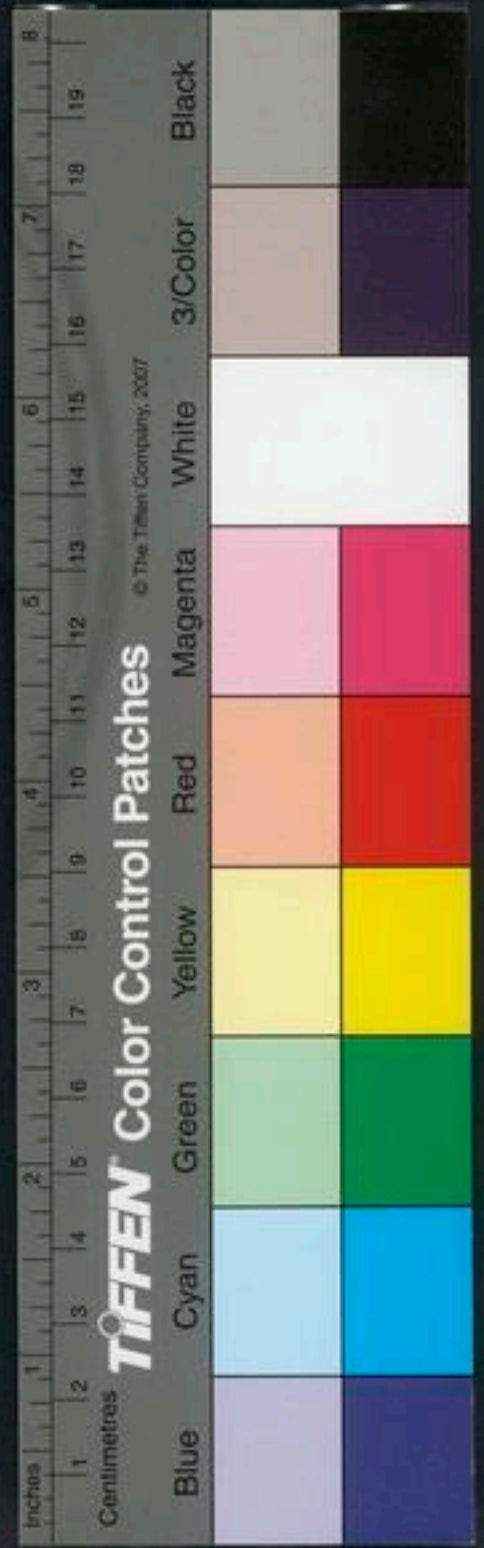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十

鄭當時	汲黯	馮唐	張釋之	晁錯	爰盎	賈誼	梁孝王	張敖	周仁	直不疑	衛綰	萬石君	西漢列傳
江都易王	魯恭王	臨江閔王	河間獻王	景帝十四男	韓安國	灌夫	田蚡	竇嬰	路溫舒	枚皋	枚乘	鄒陽	賈山
													趙敬肅王
													中山靖王
													李廣
													李陵
													蘇建
													蘇武

廿七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東萊先生西溪詳節卷之十

京北 慎獨齋 刊行
萬石君傳 事之景武 七十三 卷

萬石君奮趙人也有姪能鼓瑟高祖召為美人以

奮為中涓中涓官名主居中之也諸徒其家長

安中戚里戚里名積功勞

高祖以奮好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積功勞

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孝景

即位以為九卿遠近憚之徒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甲次乙故史云甲乙次慶皆以剝行孝謹官至

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

通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凡號奮為萬石君

西漢書 萬石君傳



二
時為朝臣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執
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
罪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
僕訢訢如也謂與唯謹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
而食如上在前其執喪家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
自以為不及○建元二年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
后實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
言而躬行迺以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老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一休歸謁親入子

舍若躬躬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中帚若令言中

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陵里中長安

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奏上而後讀

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四馬字下四者為尾并

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出為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



祠元鼎五年為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
鮮土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行海內
修古神祠封禪典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
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
事不關決於慶、醇謹而已醇字純在位九歲無
詒有所匡言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公
卿議欲請徙於邊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
告歸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疲駑無以輔治城郭
倉庫空虛民多流亡願歸丞相俟印避賢者路報
日問者河水滔陸泛溢十餘郡隄防動勞不能墮
塞悅音是故巡方州有濟淮江則不待東方州也
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音

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

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若千吏坐其罪是所

天嘉况神物竝見朕未能承意切比問里知吏姦

邪仲馮曰切近也此高因從將社委任有司官

曠民愁盜賊公行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如軍典

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危難之事欲君其反室慶素

實見詔報自以為得許掾史以為見責甚深慶懼

不知所出復起視事慶為相無他大略後三歲餘

薨○慶為相時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哀矣中六

西天書萬石君傳

三

三





衛綰傳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戲車若技
 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文帝崩時屬孝景曰
 綰長者善遇之及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不備
 不不何何綰綰曰以謹力○帝幸上林詔參乘
 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
 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地故移易者人所
 上使取六劔劔常盛盛音未嘗服也郎官
 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
 為庶忠實無他賜拜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
 歲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言守職而已自初官以至
 相終無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

甚多武帝立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奉而君
 不任職免之天子不親政務當免

直不疑傳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
 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
 疑朝見朝見之時原父曰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
 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
 吳楚反以二十石將擊之景帝拜為御史備吳楚
 時功封為塞侯塞侯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
 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

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

周仁傳

周仁任城人也以鬻見景帝初立拜郎中令性陰重不泄此言不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為前日祭一袴者為小袴以備其衣仲馬曰袴亦小袴非袴其近深矣此常袴溺過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人惡之是以是得幸入卧内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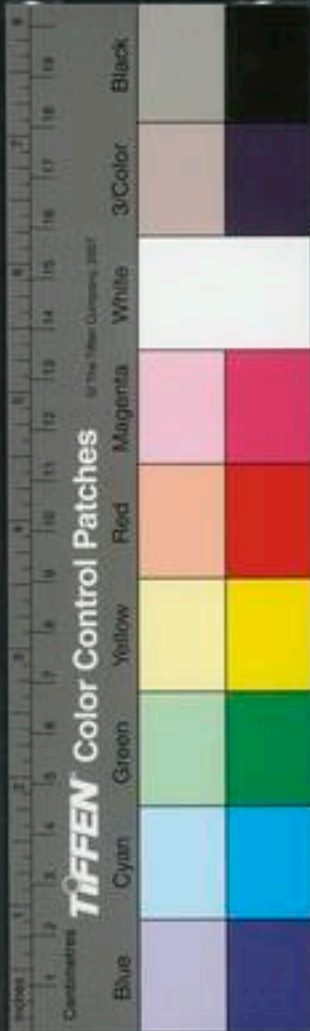
張歐傳

張歐歐音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說按孝文時以治刑名貞父曰治刑名字字謂刑侍太

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判以誠長者慶官中同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具獄事有可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幹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叙傳萬石溫：幼寤聖君高祖見故宜爾子孫天天仲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叔



慎其身

史記太史公曰同

梁孝王傳

文帝寶皇后生景帝梁孝王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立為代王十二年徙梁文
帝崩二十五年八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安飲
從容言曰繼及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雅知
非至言然心內喜其春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
梁王使韓安國張羽等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
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相距吳楚破而梁所殺虜
略與漢中分略與漢中分梁景親有功又為大國於是廣
睢陽城七十里太治宮室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
萬騎出稱警入言蹕蹕者或謂止行人言擬於
天子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多作兵弩弓數千萬府

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
入朝上疏曰留以太后故入則同輦出則同車上
廢乘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
有所閑說於帝太后議格格音迺辭歸國梁王陰
使人刺殺爰盎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因上
書請朝伏斧質之闕下謝罪太后帝皆大喜相與
泣復如故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
復入朝欲留上不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吐獵梁山
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
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王死太后極哀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太后愛子而帝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叔傳孝文三王代孝二梁代孝王參又梁孝懷

折無嗣也大孝乃尊光內為母舅外折吳楚怙

寵幹功僭欲夫所思心既霧莫恨牛禍告妖帝

庸親親厥國五分王公孫為五引文孝德不堪寵

四支不傳王梁子王翼有王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日悅迺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絳灌嬰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日意不自得及



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佐離騷經離騷經也其終篇曰已矣國亡

人莫我知遂自投江而死詛追傷之目以自諭其

辭曰恭承嘉忠兮竢罪長沙及聞屈原兮自湛汨

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竢古候字反古例字汨

鳩鴉翱翔闢茸尊顯兮闢茸下打子音之反謂隨夷濁兮

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植也謂隨夷濁兮

隨夷濁也謂隨夷濁兮謂隨夷濁兮

莫邪為鈍兮莫邪也謂隨夷濁兮

鑄鑄也謂隨夷濁兮謂隨夷濁兮

騰駕罷牛豨寒驢兮騰駕也謂隨夷濁兮

使麒麟可繫而羈兮使麒麟可繫而羈兮

云異夫犬羊鳳凰翔于千

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清兮去之彼尋常之汗清兮

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

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螻鱣鯨也

詛為長沙太傅有眼飛入詛為長沙太傅有眼飛入

詛舍止於坐隅眼似鴉

不能長逝為賦以自廣其辭曰萬物變化固凶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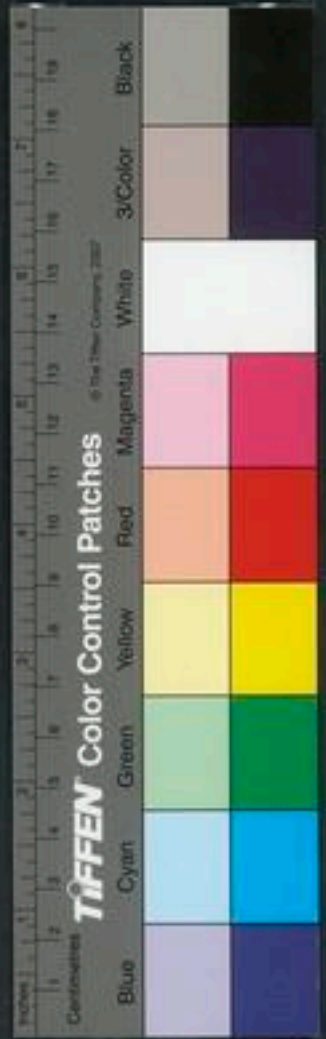
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斯遊遂成卒被五刑

乃相武丁禍之與福何異糾纏乃相武丁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水激則旱日悍猛疾也矢激則遠萬物水激則旱日悍猛疾也矢激則遠萬物



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捕物塊
北無垠其塊為部反北為隅反天地為爐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化為異物小智自私賤彼
貴我達人太觀物亡不可貧夫徇財列士徇名夸
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怵音戊又刀出反或趨西
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真人
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自喪喪音去乘流
則逝得坎則止濬乎若深淵之觀觀音汎乎若不
繫之舟細故芥蒂芥音何足以超○後歲餘文帝
思詛徵之至八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宣室音祭餘祭音肉肉音
音務也上曰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詛具道所以

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逆拜為梁懷王太傅○
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
儼地過古制儼音詛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
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
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
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
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音火
未及燃固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
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音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曰陳治安之策試詳



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若
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加之諸侯軌道
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哀息海內之氣清和咸
理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以為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
之明達目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臣謹驗之往古按之當今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
計亡以易此夫封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
今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如有淮
南濟北之為此雖文帝不治黃帝日月中必焚音

也操刀必割今不肯早為已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高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

諸公德至溼也陛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自

高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臣知陛下之不能也屠

牛垣孔子時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日頓請

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辨及胡至於髡髀之所音

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斧

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大抵疆

者先反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殘亡

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

十



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
兔菟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為安也德可遠施威
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臨可為流涕
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備
若今之織成以為內之閑中蚩蚩古者奉一帝一
后節適得其節今廢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得為
后飾且帝衣皂緣緣及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后以
緣領廢人孽妾緣其儻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
之不能衣一人既衣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
矣盜賊直頭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俗至亡等

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

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財財家貧子

壯則出贅謂之贅婿言不當出借父授鉏授也音

憂慮有德色毋取其第立而詐語詐音詐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天下大敗曩之為秦者今

轉而為漢矣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

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甚者劍竊戶之簾也音上之廢廢舉

兩廟之器奪又音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以為大故恬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

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日類



非俗吏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筮筮刑以筆
刑以筮而不知大體切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
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僵音
不脩則壞筮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定經制而
後有所持循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
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
二世而亡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迺始固舉以禮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齊黃冕見之南郊見于天

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自為赤子而

教固已行矣嬰兒赤子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

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

為置三少皆上大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居故孩

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選天下

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

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及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隲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啍進善之莛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三代之禮春朝朝日下朝秋

下朝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

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驚和紳上步中采齊

齊詩名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遠庖厨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

太子有此具也及秦不然非貴辭讓所上者告訐

非貴禮義所上者刑罰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詐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

艾草管然艾讀日刈音姦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太子

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胡粵之人生而同

聲耆欲不異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則教

習然也夫教得以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

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



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
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若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
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莫如先審取舍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安者非一
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
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
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
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德教治

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
也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
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
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子孫誅絕
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
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今或言
禮義之不若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
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
也陛七級庶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
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呵之域者也呵聞譴呵則白冠危纓張盤水如劍
造請室而請罪謀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押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韋臣自意為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
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故化成俗
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
不為就害不苟去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
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捍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此物此志也人
此節行以御君下則人作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
張德同家安則狀若全

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夫言扶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

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

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

行之顯反也言何不為哉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三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時丞相周勃免龍國

人有告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讓

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復上疏曰陛下即不

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陛下所以為蕃扞

者惟淮陽代二國代與強敵為鄰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廬如黑子之著面器適足以餌大國而不

足以有禁禦布衣者歸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人生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大人者不牽小
行以成大功愚願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
楚陛下高枕終亾山東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順
指如意謂同日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
其忠文帝於是從詎計梁王勝墜馬死詎自傷為
傳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矣孫賈嘉景
好學世其家梁王勝文三王傳名
互註說文帝歐民歸農以富天下言貯積
者天下之大命○諫文帝毋除盜鑄令以致
七福並詳見以漢為上德卒不能明見部漢
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見列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
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
見用功化必盛而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
文自史家之詞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上德色尚黃
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賈
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之信為大德
義也愛好有寔已語可謂十死一生彼將必至
北三表也謂之威嚴車乘以壞其目或食珍味
以壞其口音梁歸人以壞其耳高堂寔字舍康
衆奴視以壞其手金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
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
過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於世事者著
于傳云



叙傳賈生矯為本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
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
吳楚合從從子賴詛之慮功文帝大封保卒
天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道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重尋想見其為
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恠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
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烏賦同死生輕去
就又爽然自失矣

爰益 事文景

爰益張反字絲楚人也孝文帝即位先噲任益為郎
中得為元保任絳侯為丞相罷朝趨出意得甚上禮
之恭常目送之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

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
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切為陛下不取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及絳
侯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惟益明絳侯
無罪得釋迺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遷蜀至雍
死聞扶風雍縣上輟食甚哀益曰陛下有高世行
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
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也
湯藥非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西漢書 爰益傳

九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頗制專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有之勇不及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鄉讓肝南鄉讓天子者再過許由四矣上乃解登繇此名重朝廷○盜常引大體忼慨上朝東宮趙談駘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遂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戴於是上笑下趙談○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盜攬書上曰將軍怯邪盜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衡聖主不乘危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向上迺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盜引卻慎夫人坐性曰曰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妾主豈可以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承乎或夫

上迺悅○盜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

尉尉仁愛士卒皆爭為死徙為吳相辭行種謂

盜曰種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欲刻治則利劍

刺君矣南方界溼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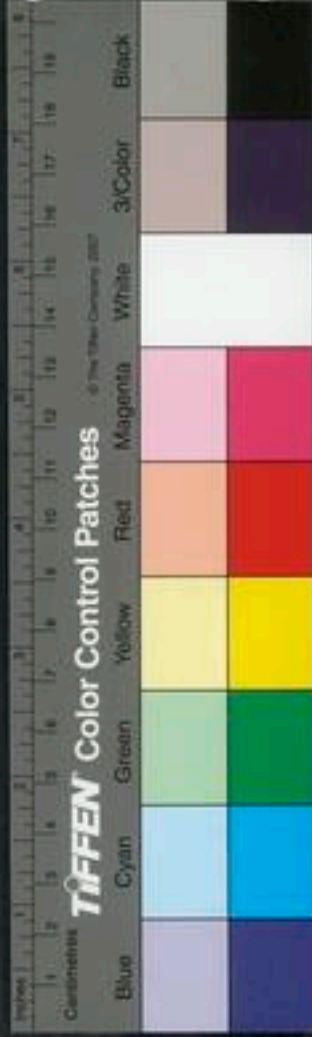
署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其吏見不

乃之丞相舍上謁曰願請聞有丞相曰使

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

吾不受私語盜即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

侯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平勃輔翼



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
官蹶張遷為隊帥類所及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
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
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日聞所不聞以
蓋聖而君自閉箱天下之口熒其反而日益愚夫以
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
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盜素不
好黷錯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錯為御史
大夫使吏按盜受具王財物詔赦以為庶人吳楚
反聞盜入見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錯已誅
盜以秦常使具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圍守

盜初盜為具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盜以賜之及

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迺悉以其裝齎買

二石醇醪會士卒飲醉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具

王期旦日斬君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

驚謝曰公幸有親謂女有曰臣亦且亡辟吾親謂

楚相○後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謂相隨行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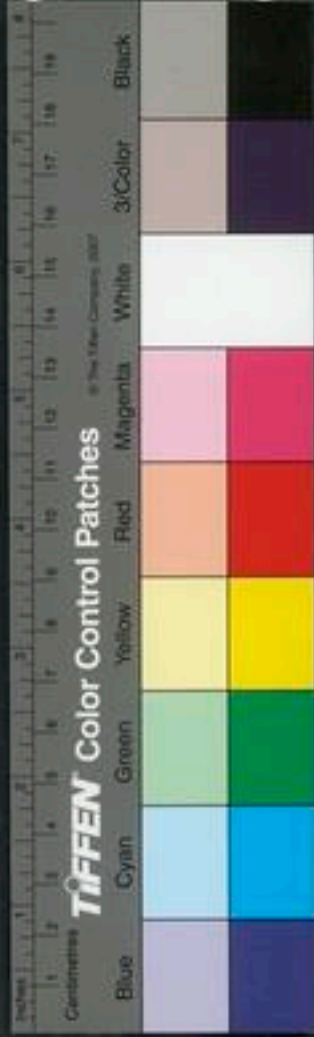
難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孟母

死者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

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凡人赴難解厄多

以在亡為解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



陽從數騎

也

一旦有緩急寧足持乎遂罵富人

弗與道諸公聞之皆多盜盜雖居家景帝時使

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以

此怨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間盜稱之皆不容

口稱美其能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刺客後曹果刺殺

盜

盜家多狂逆之徒生於閭閻外

龜錯傳

李之景

龜錯

音

穎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

李注

為人隋直刻深何用孝文時天

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年九十餘老不可

徵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遂曰上書稱說其法而

遷博士○又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

後者以知術數也法明治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

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

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

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切為皇

太子急之願陛下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

太子善之拜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

子家號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足智○是時匈奴

種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曰戰勝之威

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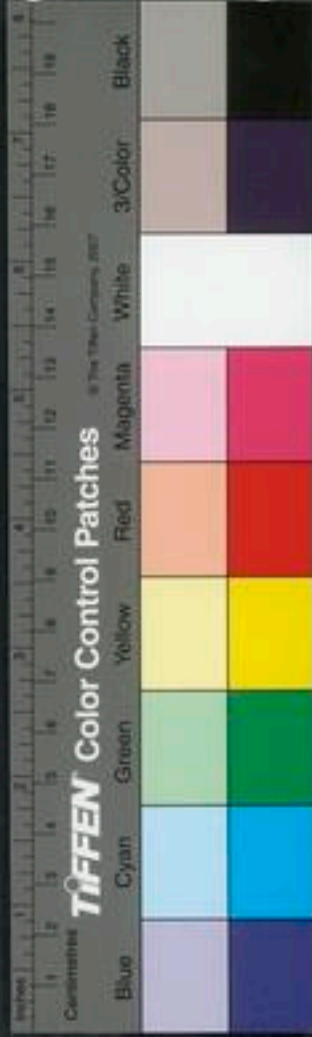
三困於匈奴矣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敗



匈奴之衆非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
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
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
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
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
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萑蒿竹蕭音草木
蒙龍龍音未此矛鉞之地龍上地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

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
勦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
堅密與袒裼同袒裼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
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
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
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
毀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之形也以蠶茂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
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與猶險道傾仄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日疲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之衆易統亂也捷攬也火高反又女技及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
可射及遠也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
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
官驍毅謂天之善射者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
之革筍木薦弗能支也革筍以皮作如下
馬地闢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毀萬之匈奴以一擊
十之術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夫為小以彊為弱

在後仰之間耳

作從亦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未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蓋以邊郡之

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

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

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裡各用其長技衡加之

以衆衛字此萬全之術也文帝重書寵答焉曰上

書言兵體三章聞之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當世急務二事曰秦時北攻胡貉貉其等塞河上

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虞木皮

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其性能寒

難下謂日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

西天書卷四十四二十一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債什也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戍之名曰謫

戍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

北謂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財肉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

今秦之發卒有萬死之害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

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更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

具蒲石城上雷石雷音宋內反布濕苔積疾為中周虎落作

落相建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

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

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

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

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徒民宗邊

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

名稱聖朝上從其言○錯復言屯戍之事益省輸

將之費益寡下吏誠能稱尊惠奉明法和輯其心

而勿使剗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勸



親除大害去亂從從子容及仲濟曰大害謂秦亂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關中朝日而爭之子之闕而翼戴漢宗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復承宗廟之祀明弗能燭知弗能治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為朕之不德更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周之密之重之聞之禮疏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錯言臣切聞古之聖主莫不肅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天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甞

子而為五伯長伯謂今陛下退託不朋以求賢良

臣切觀高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

有司之所見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

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增參乃

以錯充賦補疏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詔策曰明

於國家大體臣以五帝明之五帝神聖其臣莫能

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

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象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

徒著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

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

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

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



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者也詔策曰通於人事始終臣以三王明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其為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怨及人以己之人心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如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扣視國家安寧此明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以五伯之臣明之伯也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

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非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與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請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謂逆上意而反國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



之美明主之切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
此五伯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
章明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
禁止之勢萬於五伯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
宣民之不寧臣以秦事明之其主不及三王而臣
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
用足民利戰故能兼六國立為天子及其末塗之
哀任不肯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欲亡極民力罷
盡日賊斂不御矜奮自賢驕益縱恣妄賞以隨
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惜刑刑罰暴酷各
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
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陳勝先倡天
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
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躬親本
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媿如寬大愛人肉刑不用
罪人不帑日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
孽諸侯孽賓禮長老愛郵少孤尊賜孝悌農
民不租求進方正廢退姦邪害民者誅憂勞百姓
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日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
法易令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
陛下行之道純德尊元之之民幸矣詔策曰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臣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



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不并神明之德切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意者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恐日損一日歲亡一歲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切為陛下惜之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即位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國之日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詳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軍事錯令上自將而身居守會爰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盎曰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地則兵可無血刃而罷上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丞相等劾奏錯曰吳王反天下所當共誅今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當要斬制曰可乃斬東市謁者僕射鄧公擊吳楚為將



還上問曰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叢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切為陛下不取帝喟然長嘆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也一日其名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也不相青聖中尉第廷尉厥劫委錯前秩錯公間珠不相青聖中尉第廷尉厥劫委錯前秩錯公

互註說文帝令民入粟塞下復乞時赦勿

收糴民租也見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也

傳

贊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目宜附著仁心為

質引義抗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也時已

變易也及具一說果於用辯也身亦不遂

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徑於

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也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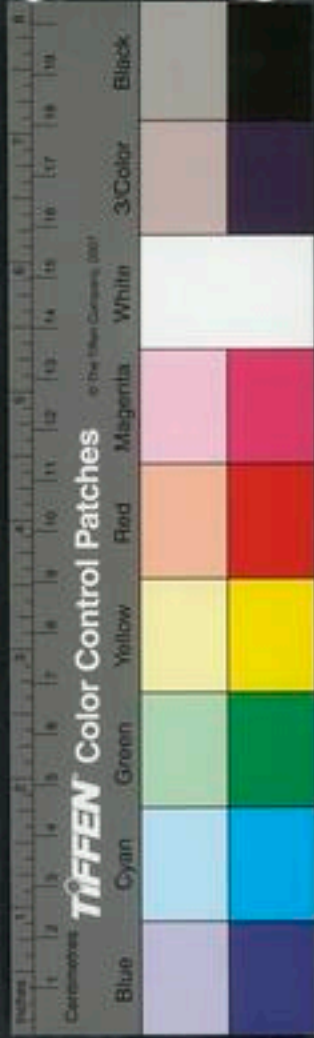
于篇

叙傳子綰抗慨也子嘉也也激辭納說攬轡正席

顯隙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菽櫟

先寇受害

太史公曰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方變更諸侯蒞亂以亡身報私反害已耶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釋之傳

李文景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

與元仲同居以

賞為騎郎

賞五百萬得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調絕

亡所知名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

爰盡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既朝畢目前言便宜事文帝曰早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文

帝稱善拜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圈善戲之

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

園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



方變更諸侯蒞亂以亡身報私反害已耶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釋之傳

李文舉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

與元仲同居以

賞為騎郎

賞五百萬得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調絕

亡所知名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

爰盡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既朝畢目前言便宜事文帝曰早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文

帝稱善拜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圈善戲之

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

園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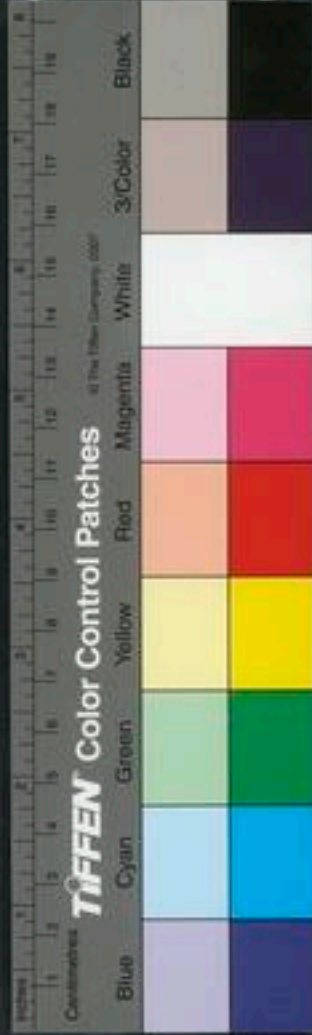
者日詔拜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並疾苛察相高力其敬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宗下之化上疾於景響日舉錯不可不察也帝乃不拜嗇夫召釋之膠乘至宮拜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八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劾奏文帝由是奇釋之後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在渭橋中路仲馮曰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與馬驚捕屬廷尉釋之

奏犯蹕當罰金

其當

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者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下廷尉為奏當棄市上怒欲致之族釋之免謝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杯少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景帝立釋之恐下以勅帝不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



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
盡會立王生顧謂釋之為我結襪反或釋之跪而
結之日結繫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
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
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
生而重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以前過也
年老病卒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互註文帝時選為廷尉至於斷獄四百有刑
錯之風見志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明府

馮唐傳事之景西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

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年已先矣

郎仲馮日按文帝日問唐及居代時具以宗言

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

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日說乃拊髀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宜憂匈奴哉

其宗矣良說者其說也猶良久也唐曰陛下雖有

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問曰公

何以言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闔中概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賈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發騎萬三千匹擊破東胡滅澹林又音淡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伯音博後會趙王遷立趙幽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切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當一八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家人之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尺籍伍符相保相保之符符斬首捕虜上功莫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頻牧不能用也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景帝立以唐為丞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

汲黯傳

李華武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時衛君至黯十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具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



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内失火烧千餘家上使
黠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廼燒比廼不足
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
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啟
節伏矯制罪矯制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黠
恥為令稱疾歸田里○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
得久留内○遷為東海太守黠學黃老言治官民
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又黠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多
病卧閣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治務在於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
法為人性倨少禮倨居而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
以此不耐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

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之為人

傅伯爰人時

太后弟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黠

見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

黠對曰陛下内多慾而外

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退謂人曰甚

矣及黠之慙也羣臣或數黠黠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縱愛

身奈辱朝廷何黠病滿三月告終不瘡瘡

詔恩也嚴助為請告上曰黠何如人也曰使黠任

職居官亡以瘡人也輸勝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責有弗能奪也孟貢夏春上曰然古有社稷臣

至如汲黯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



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

黯者見大臣別御史也上嘗坐武帳置兵於帳中黯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責湯

於上前謂之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

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空虛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何為紛更也而公以此

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

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令天下重足而立反目而視矣○時漢方征匈奴

招依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

方鄉儒術曰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

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

等懷詐歸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

巧詆詆下樓反陷人於罔以自為功弘湯心疾黯

上亦不悅也青既蓋尊黯與元禮或說曰大將軍

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

容反不重耶言能辱貴也青聞愈賢黯數請問

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譚黯

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說反武

始黯列九卿弘湯為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

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

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

西漢書 以黯傳 六



衆來降

漢

敬車二萬乘

從民貨馬

賈人黠曰

徐以縣次傳之

何至罷中國

音

渾邪王至賈人

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黠曰夫匈奴絕和親中

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愚以為陛下得胡人

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今縱不能虛府庫賞

賜叢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

文吏繩以為闢出財物如邊關子

闕妄也律胡市

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後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

致堂胡氏曰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為東海

太守其為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

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

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

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

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

止正救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

亦多矣今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

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黯泣曰自以為填溝壑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

狗馬之心

今病力不能任部事願為中

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

耶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

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



得與朝廷議矣與帝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

詐足以歸非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

之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黯治淮陽政清後湯

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與諸侯相秩居淮

陽諸侯上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月居淮陽十

歲而卒少與黯為太子流馬文深巧為奸至九卿

鄭當時傳事景武

鄭當時字燕陳人也以任俠自喜及脫張羽於

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長安諸郊通都乃三十一

近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備好黃老

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又

行天下有名之士也行朝武帝即位遷為大司農

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

諸公印牛內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

朝侯上開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萬人如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

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

進之上惟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

次河自請治行五日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

西漢書鄭當時傳

八



齊糧治行者何也然在朝常趨和承意趨音趨利
不敢甚斥賦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
用益屈屈音屈當時為大司農任人實客飽飽音飽
任其實客於司農其運也人多逋負以此陷罪贖
為庶人後遷汝南守穀歲以官卒○當時始與汲
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內人中廢實客益落落音落當時
死家無餘財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賞有勢則實客十倍無
勢則否况眾人乎

先是下邳下邳音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填音填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
署其門曰署音署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見音見

互註為大司農上言引渭穿漕三歲而道以

漕大便利其後漕捕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漕音漕

賈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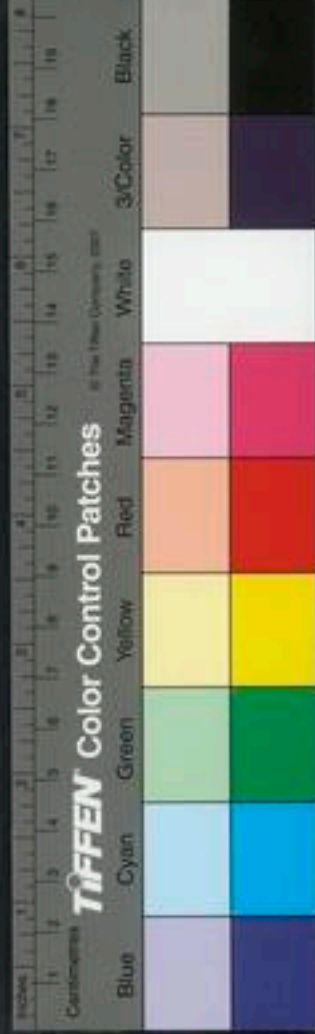
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
為孝文親誅帝尊以信亞夫之軍信音信曷為不

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耳頗音頗

叙傳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
長孺剛直毅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元音元

為元莊之推賢於茲為德

賈山傳賈音賈





賈山潁川人也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漢若魏水

不言應覽之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日至

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

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願借秦以為諭惟陛下

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而使後世不絕息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歛重數百姓任催任促事也赭衣半道犯罪者

衣羣盜滿山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

譁此謂反天下響應又為阿房之燬離宮三百惟宮

賦別愛鍾鼓帷帳不移而具為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隱以金椎以金椎築之封以青松為馳道之麗

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下徹三泉銅錮其內漆塗其外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異物也云翡翠為葵壟之侈

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蓬頭蔽冢而託葬焉野口

謂上土泥蓬頭音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諸

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仲行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

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

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

硠者硠知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

種無不猥大猥或昔夏商之季世關龍逢箕子比

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蒙保之士皆

得竭其智為堯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
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
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
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况於縱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確有克舜之智蓋責之勇豈
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
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誦詩之工也諫諫詩也公卿比諫比諫也
士傳言諫過庶人諺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

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

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醜執爵而酌祝餉在前古

自輔日餘字宋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尊養三老

視孝也立輔日餘字宋之臣恐驕也置直諫之士恐不得

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萬堯求善無日餘字宋也日餘字宋商人庶人

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破六國以

為郡縣尊長城以為關塞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窮用萬民以適其欲也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蓋千八百國之君不過歲三日什一

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一也君有餘財

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



養力罷不能勝其役罷音財盡不能勝其求馳騁

弋獵之娛天下不能供也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

仇始皇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

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虞稱也石百二十斤

也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庶德象古以為子孫基

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一十七世最三十世十秦皇

欲以二至萬然身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天下

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

之士是以媮合苟容媮音此其德則賢於堯舜課

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止士也文王獨言以

寧者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古之

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服法服端容貌

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

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

考追術厥功圖所以光昭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

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音焉訢音日將興堯舜之

道三王之切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精

而為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

常侍諸吏與之驅馳射獵臣恐朝廷之解弛解音

弛音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尊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

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賦音去諸

西漢書賈山傳二十



苑以賂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者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叅御府金賜大臣
宗族亡不被澤者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是以
元年膏雨降百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
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
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
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死思見德
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
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射獵擊兔伐狐以
傷大業臣竊悼之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十月
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宰

耳乃可古者大臣不謀謀也利故君子不常見見

禮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與游

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如此則陛下之道尊

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切慙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

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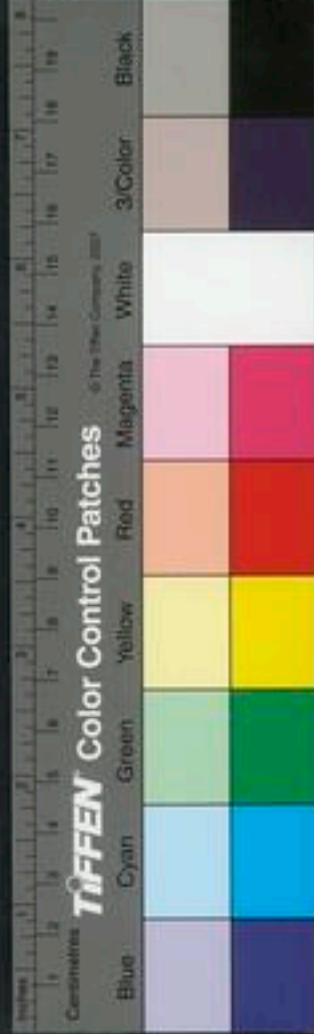
之大者也執謂○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

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

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者也令民為之是

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

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



云山又言豫唐子為不善是以戒

鄒陽傳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具王
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具嚴忌枚乘等俱仕具皆以
文辯著名久之具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
有邪謀陽奏書諫曰臣聞蛟龍襄首奮翼則
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
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
國不可奸奸音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
長裾乎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說音願大
王之無忽臣聞鷲為象百不如一鶚鷲音此子
夫全趙之時武力彘士核朕叢臺之下一旦成市

核朕叢臺之下一旦成市

不能安其位明矣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

援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卒仆濟北

皇帝燒棧道兵不惡行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

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樂者也

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

王游陽為人有智畧抗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

說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

西漢書鄒陽傳

十四



三去相而不悔

叔長三為楚相而三去之

之祿厚者容德之位尊者若恨之今謂國有此三首而不得容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故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降而楚愈尊位愈尊也

三公為人灌園

陳仲子以其先齊同族見戴為齊居於其自謂於天子仲子不許人妻相與而為不厭其節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反施德厚則禁之大可使吠堯跖之容可使刺由况目萬乘之權假聖

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目而至前也

端木根抵輪用推奇

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目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

祗恐怨而不見德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

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

根抵之容雖竭精神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

襲按劍相眦之迹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朽木朽

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陶家名轉者為鈞取其同回調鈞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以信蒞軻而匕首竊殺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止周用為集而王

西漢書

鄒陽傳

十七



之士與牛驥同皁反皁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周之介士怨時不用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

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

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四面汙行汙一敗反以事

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

竅之中堀與安有盡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

立出之卒為上客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乃思陽

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陽素

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

事先生曰難哉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

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先生曰欲

獻愚計必往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

間而請曰願有謁也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無

竟梁事長君必固結於太后太后尊德長君入於

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八

而言之事果不治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

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

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化物連類

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

傳焉

○初吳王與七國謀反及蒧濟北城守不從漢既

破吳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



曰臣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兵夫與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抗反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起於上脅有低首紮足撫衿非社稷之利也能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

枚乘傳 事景武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

諸侯湯武之上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必若所為危於繫難卵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背反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澹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



步百發百中乃百步之內耳此於臣未知操弓持
矢也非自言所知中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約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
幹統古變字音變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
漸靡使之然也夫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而
度之各度能反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
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絕音及手可擢而拔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
盡種封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象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吳
王不納乘去而之梁○景帝即位鼂錯為漢定制
削諸侯吳王與六國舉兵西鄉漢斬錯以謝諸侯

乘復說吳王曰今漢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
之所明知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警音及猶蠅蚋之附
羣牛蚋音時腐肉之齒利鈿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
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三公以
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也夫吳有諸侯之
位實富於天子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
出少輸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恠不如山東
之府吳王之府轉粟西鄉鄉音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吳大倉修治上林雜以雉宮積聚
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苑音東游四臺臨上
谿不如朝夕之池吳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闕城
不如江淮之險此臣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五分之中可吳王不用乘策卒
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為弘
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
不樂辟吏以病去官復游梁客皆善屬辭賦乘
尤高武帝即位乘年老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
問乘子無能文者後乃得孽子臯孽庶也

枚臯傳

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臯
母不肯隨乘怒令臯數千錢與母居後臯上
書此闕拜為郎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俳音排為
賦頌好曼戲曼音以以故得媒躋躋音貴貴幸此東方朔
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為文疾受詔

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
而善於臯物衛皇石立臯

志文 (互註) 覺為侈麗闕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說見

路溫舒傳 本宣帝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
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拭以為牒編用寫書小謂
以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曰學律令轉為獄史縣

中起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
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不坐法免

復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曰臣
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伯音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佐亂而孝文
為太宗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圖圓空
虛天下太平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天不授命淫亂其心乃皇天所以
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決大計
立有德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
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誅
謗過過者謂之妖言地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忠良切言皆齟於智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竊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獄者天下

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生僇者不可復屬僇古絕

及獄今治獄吏上下相毆毆與以刻為明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音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卻丘畧

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其當謂也雖咎繇聽

之猶以為死有餘辜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

亡極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畫地實案實案于實案期實案不入實案對實案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唯親塞道莫



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
外不毀而後鳳凰集騷然誹謗之罪不誅而後
良言進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
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
履和樂與天亾極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黃
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事下杜延年問狀罷歸
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
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百一十一
牧守大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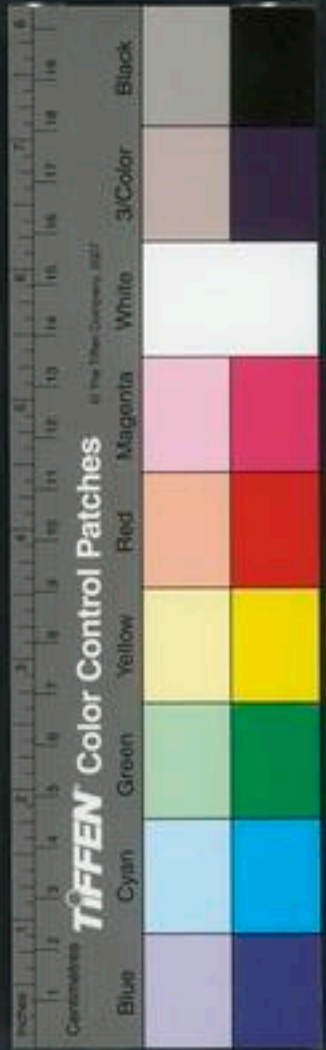
賈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

城孫達魯大夫臧孫也杜父秋郊大嚴於宋
文伯諫之同內文用之日城孫達其有後於魯
諫之以德不忘賈山自下劄上也音身切鄒陽枚
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溫舒
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謂子孫為
大官不絕
叙傳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偶
賴依忠正君子采諸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西漢書卷之十一

二十三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二

竇嬰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

更許及

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

朝日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

從千容及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矐嬰引危酒進上曰

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

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亦薄其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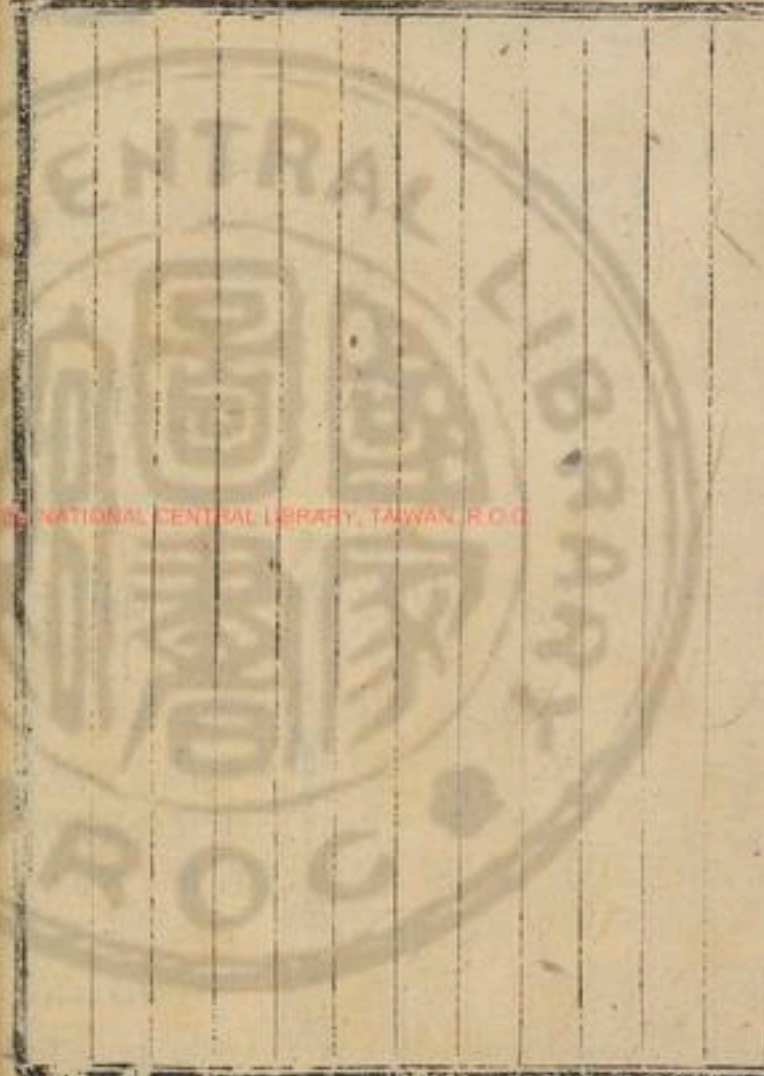
其官曰矐其官曰

病免○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

竇無如嬰賢

王孫寧可以讓耶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

言爰盡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兩賜金陳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二

竇嬰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喜許及孝

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

朝日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

從千容及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矐嬰引卮酒進上曰

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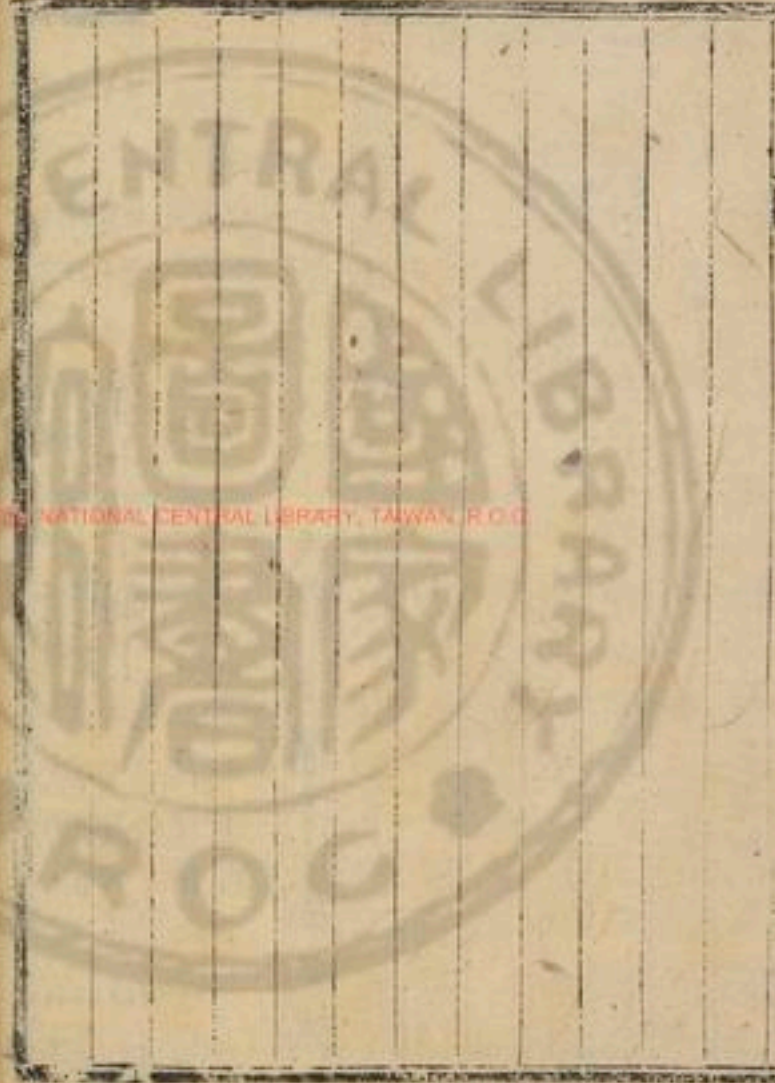
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亦薄其官其官曰輕薄之也因

病免○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宗室

帝之則姓親諸召入見因讓謝上曰天下方有急

王孫寧可以讓耶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

言爰盡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



廊廡下

也。府也。屋也。

軍吏過輒令射取為用

射與戰同。

金無八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

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列侯莫敢與元禮。後挑侯免相。太后數言

魏其景帝曰。太后宜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

沾自喜耳。多易。沾音沾。易音易。難以為相持重。

遂不用

〔互註〕幸天下有變而欲大功。見傳。

田蚡傳

田蚡孝景王皇后母弟也。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

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姓也。田

及孝景晚節。蚡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

二十六篇

武帝初。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卑下賓客

多。蚡賓客計策。丞相綰免籍。福說蚡曰。即上

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於是嬰為相。蚡為太尉

藉福賀嬰曰。吊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

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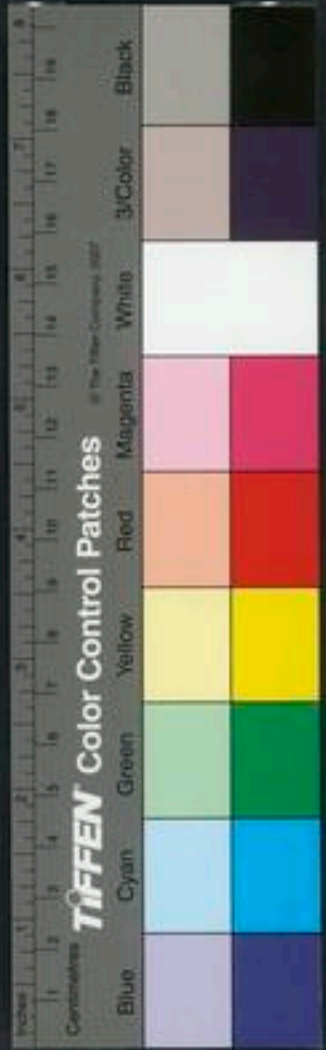
無容則幸。久不能令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

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誡為郎中令。迎

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託國除關。以禮為服。制

以興太平。竇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綰等務隆推

儒術。貶道家言。太后滋不悅。迺罷逐綰。臧而免嬰



蚡○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

謂見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日蓋橫

及六年竇太后崩上以蚡為丞相天下士郡諸侯

愈蓋附蚡○為人貌侵也生貴甚謂自貴為上

初卽位蚡以肺附為相如肺之相肺附者也

著人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

八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系吾亦欲除吏嘗請

考工地蓋宅為工少府之屬上怒曰遂取武庫是

後迺退召容飲坐其光蓋侯北鄉也遂取武庫自

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統女也由此

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

錫於道錫之前堂羅鍾鼓立曲誦大夫建誦也後

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巨筵為食邑之私而諫塞河決也為相黜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也

解言越人相攻擊不足煩中國徃殺見

灌夫傳事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

舍人得幸回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鬱不得意故戰嘗陷

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之頭報父仇

灌夫傳事

灌夫傳事

灌夫傳事





於是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馳
入吳軍至戲下大將之謀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遂走漢壁夫音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
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逆言
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武
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憂部謂曰交輪
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
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之上恐太后
誅夫徙為燕相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而諛貴戚
諸執在己之右欲必凌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蓋
禮敬與鈞鈞音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

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

已也一也一也

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

日數十百人彼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

族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

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眼過丞相

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眼夫曰

將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也况賜夫安敢以眼為解

蚡許諾夫以語嬰、與夫人蓋市牛酒夜洒掃張

具通音至日中蚡不來夫迺駕自往迎蚡蚡持前

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蚡悟謝曰吾

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元

西漢書 灌夫傳

光四年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
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下席而膝
半在席上夫行酒至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曰嘻笑曰
將軍貴人也畢之謂蚡曰天謂蚡所以不能
其反將軍貴人也畢之謂蚡由其貴人也然當畢
之時蚡不肯也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迴效女曹兒咕
囁耳語咕囁人語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程李俱
何也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嬰去麾夫
或古麾字也夫出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

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

灌夫罵坐不敬仲孺曰有詔繫居室名

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

棄市罪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之嬰曰侯自我得

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

生乎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然之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廷
朝之朝嬰東

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丞相以他事誣罪之

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度

各曰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

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誅



而心誇仰視天甲讀日所 倪盡地知分對 辟曉兩

宮間詳善計及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

迺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韓安國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騎音 馳不測之兵

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爭杯酒不足引他過而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

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鉅萬橫恣穎川轅轢宗

室魏其反 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音反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汲黯

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莫敢對上怒

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

趣效轅下駒駒者駕著下 吾并斬若屬矣太后

怒曰人皆藉吾第音 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

且帝寧能為石人耶是時石建為上分別言二人

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

秃翁音嬰無官 何為首鼠兩端一前一 後嬰夫等

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

韓安國傳 事 哀 武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

雜說鄒田生兩田生部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具

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兵於東界

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兵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其後咄法抵罪蒙蒙梁國 之將也

仲為日蒙 常屬下句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



然乎甲曰然即溺之音居無幾樂梁內史缺

漢使者拜安國為梁王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田甲止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而甲肉袒

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說

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蓋地事恐漢大臣不聽

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仲馮異日刺漢謀臣在漢

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說勝月餘弗得安國聞說勝

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

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

狼言思愛不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謀也謀也謀

或犯上禁挽明法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

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

寤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泣

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說勝自殺漢

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蓋重安

國武帝即位拜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

上下其議下大行王恢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

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我馬是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

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弗屬不也不

中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虜以全制其敵

孰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



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蒙驩壹臺補目
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
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
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媿
侵盜無已邊境蹙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
如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
時時賦分吐有隗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封以時倉廩常宗匈奴不輕侵也今
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任事又遣子弟
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雖調然匈奴侵
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
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

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投其鞍平城之

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鮮于反位而無忿怒之

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

之功本字作日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

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

聚之廣武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

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久宿

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是以為效矣臣竊

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

不相復樂復扶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

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樂反所以

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也以休天下之心也



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措車相望

魏少卿載

以魏送殺其

此仁人之所隱也

也

臣故曰擊之

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

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叢政占古語

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細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收

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如焱風焱風也去如電電音畜牧為業孤弓射

備以本日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以制今使

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孰不相權也臣

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

於時昔秦繆公都雍雍音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

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

日辟

并國十四隴西北地

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

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

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強行矣若是則北數

月氏可得而臣也

月氏以東皆可假臣而為臣

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覆音

伐國墮城墮音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

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毛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

也由車之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

西漢書卷三

韓安國傳

九



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從行則

迫脅從子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以軍遺敵

獲通弋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

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

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

逃遁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叢

而深入也將順回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

騎壯士謀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

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

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

使聶壹為間居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

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

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

于使者為信視謂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

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車騎

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入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覺之還去王恢等罷兵上怒下恢廷尉恢

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知是以當世取舍而出

於忠厚貪者財利日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

已者於梁舉壹遂滅固至它皆天下名士亦以

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鬼○匈奴入遼安國為

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

方佃作時田請且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





中山靖王勝賈夫人生夫

長沙定王發唐姬生唐姬

廣川惠王越王夫人生夫

膠東康王寄王夫人生夫

清河哀王乘王夫人生夫

常山憲王舜王夫人生夫

河間獻王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宗事求是務得事宗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之未散者周官尚書禮記禮者禮經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伎術被及造次必於儒者造到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

對三雍宮

辭雍明堂又金雍和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中文約指明

臨江閔王傳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繼从上徵榮繼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者送行之祭曰饗飲也昔黃帝行神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言曰吾王不反矣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蒸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魯恭王傳

魯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音反為人口吃吃音難言二十八年薨初恭王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復壞
於壁中得古文經傳

子安王光調初好音律與馬
此節遠味恐不且於對

江都易王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二年立為汝南王其楚反時
年十五有封氣上書自請擊其景帝賜非將軍印
擊其已破徙王江都以軍功賜天子旗非好氣
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趙敬肅王傳

趙敬肅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
歲輒以罪去取江都易王寵姬淖生一男號淖子
征和元年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
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

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中山靖王傳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
懲其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寵錯之策

言錯策為
是任見機

也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
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

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而侵
辱有司吹毛求疵

疵才斯
反病也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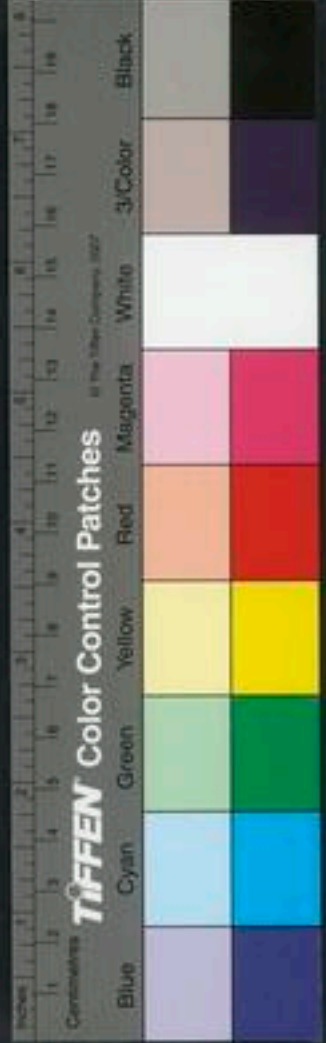
自以侵寃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舞
而泣問其故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歎

累重也
歎歎

也許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

燕丹遣軻刺秦王
水之上漸離擊筑
客祖於易





能食不能食不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投邑以善彼

琴兒全琴兒全生君先說萬歲說高臺此也歸由已已

聲聲初一笑反不知涿泣之橫集也夫象煦漂山山

挽推挽推反女是以文王拘於臚里孔子厄於陳蔡此

乃燕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火堂

莫為之先寒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

肉肉精載性物多至令解折為之紛驚蓬羅潛

然出海然出海皆出後海而為反臣聞白日曬光暖山

岐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岐幽隱蟲蠹宵見音然雲蒸列

布香冥晝昏塵埃拂覆布香冥昧不見泰山何則

物有蔽之也今臣壅閼不得聞同身反讒言之徒蠹

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切自悲也臣聞社鱗

不灌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托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祿况今羣

臣非有護荐之親音鴻毛之重羣屠黨議朋友

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音骨肉冰釋斯伯奇

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令也音奇則少吉前之子

侯之禮加親之思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

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為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勝為人樂酒好內樂反致反也有子百二十餘

西漢書中山靖王傳

十四

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史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附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見信於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鵠毒左鵠毒不可飲也仲云宴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叙傳景十三王承父之慶

景十三王承父之慶

室江都諂輕

一

趙敬險諛中山淫營

韻浦也

舉長沙寂寬廣川亡群膠東不亮舉常山驕盈

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稱為漢宗英

李廣傳

子茂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李信秦時為將廣世受射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射而廣以

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吳楚反時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隴李廣材氣天下

西漢書

李廣傳

十五



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射
傷中貴人中貴人走廣走也廣曰是必射鵬者
也鵬驚迺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
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翼其騎而廣身自
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匈
奴殺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
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
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
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
馬將出護兵騎之廣上馬與十餘騎奔殺白馬

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會暮胡兵

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兵於傍欲

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迺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

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

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

行無部曲行陳大將軍營五部五部校尉一人就善

水草頓舍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以銅作鐵

食死擊特行名莫府省文書莫府省文書

居止故以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

行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吏至明軍不得自便不

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日日而



其士亦伏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遺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
卒多樂從而若程不識漢將軍于以馬邑城東為說虜
將軍于亮之去漢軍無功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舌滅凶言治衆而
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自便以廣
之材如此馬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
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
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
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為非
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
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
功由不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後四歲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箠于
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時
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此行十餘里廣陽死脫其傍
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曰抱兒鞭馬而
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
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下廣吏、當
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當謂廣當斬贖為庶人○
數歲與穎陰侯漢要之
其名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
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
廼召拜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



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震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乎夷貉威稜憚之鄰國神靈之威也除害捐殘去殺狀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搢頽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神靈之威也白檀少安之兒以臨右北平盛秋秋為冠故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畧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騰傷廣亦射殺之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廣軍無功

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迺安為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兩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也射其裨將胡虜蓋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蓋治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敗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切過○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能



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
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逆將軍之所
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
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鬚如其善射亦
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啞口少言謂古
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
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
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

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此各反發則應弦而

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斃亦數為所傷云元狩

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

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

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走音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回胡

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

軍今大將軍迺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與匈奴戰

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

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奇反不揭也居毋令當單

于恐不得所欲廣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

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食音異其音感失道後



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
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謂
狀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
胡反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
知老壯皆為垂泣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廣
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敢以校尉從
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
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票騎將軍射殺敢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

陵 敬 陵 上 莊 王 甘 泉 宮 殿 去 馮 志 敬 傷 青 射
殺 陵 去 病 時 少 貴 半 止 為 諸 云 敬 射 殺 之

李陵傳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
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天漢二年貳師
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
貳師將輻重陵召見武臺未央宮中叩頭自請曰
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
射命中命 中 者 兩 指 名 慶 願 得 自 當 一 隊 到 蘭 干
即 中 之 也 視 音 厄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守鄼貳師軍鄼 上 日 將
惡相屬邪吾貳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
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至浚稽山



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
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圖陵軍
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並制今日聞鼓拜而縱
聞金鈸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
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
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
創者載輦兩創者持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
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
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

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

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抵大澤葭葦中葭即葦虜

從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闕封木

間復殺數千人曰殺連弩射單于三十秦共一箭

日注說無是理蓋如今之台單于下走是日捕得

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

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

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

陵軍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

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

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幟或當使精騎射之即



破矣單于得救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呼天李陵韓延年趣降日也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魏丁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無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過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脫今無兵復

戰天明坐受縛矣谷鳥獸散猶有得脫故韓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短誠可痛也且陵持步卒不滿五千深鞬戎馬之地地折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圍



千里天盡道窮士張空拳又音拳弓弩也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謂北也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謂立功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謂與同謀也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迂誣周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悔陵亡救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救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族陵家毋孀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此不元節其後漢遣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

漢將少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單于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謂之別種立為王而主其人皆貴用事昭帝立霍光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兩人皆胡服推結結謂日髻其形如推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熟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服胡矣有頃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光元年



病死

互註說蘇武降匈奴以為信義安所見
有國士之風雖古名將不過也

詳見傳
蘇建傳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
陵侯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中子武最知

名

蘇武傳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
庶監移音時漢連伐胡數遣使相窺觀匈奴留漢
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
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

且子金反
殺下炎反

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夫人行也

行胡
反盡歸漢

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
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募士百餘人
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方欲殺使送武等會緄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
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侯勝曰聞
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毋與
爭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
餘單于出獵獨閑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
殺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殺兵與戰緄王等
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

前語發以狀語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廼
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
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初官
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殿謀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
啟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
為坎置燬火燬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
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笑與歸營單于杜其節
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
曉武會論虞常欲曰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
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
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
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胡
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
自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復見我尚
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
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
自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四米

害而空者

絕不飲食

飲於窖中

廼天雨雪

武卧齧雪

與旃毛並咽之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廼徙

武北海無人處便收羝乳廼得歸方免

也

武既至海上廼

也

也



食不至掘野鼠去草窠而食之

蘇林曰鼠所去草窠而食之

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第於軒王

弋射海上許武能綢紡織繫弓弩

蓄眼匿穹廬服匿如兒小口大藏方底王死後人

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

求武久之單于使陵為武置酒設樂曰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

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

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

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

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

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

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

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

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

曰自今已死久矣問反扶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夫義士陵

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目泣下霑襟與武決去後

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臣脫

與所武間之南鄉號笑歎血旦夕臨力數月昭

西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蘇武傳

二十六

蘇武傳

蘇武傳

蘇武傳

帝即位

自文帝即位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

等匈奴

詭言武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

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

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

謝漢使曰武等宗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

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

丹青所畫何以過乎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賞陵罪

也其寬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

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顏乎已矣子卿知

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

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墮大回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陵

泣下數行回與武決凡隨武還者九人以始元六

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

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常惠等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

致堂胡氏曰下武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

三公高不疑為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

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九年竟不辱

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優義面斥衛律與李陵

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

為真志士仁人也豈直上馬之此乎光執國大



權式序在位宜加賞顯以勸其臣設本並除御
史大夫由當慶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
謂武彤青蠻夷事夫則宗矣不美於玩乎厥後
招致議謂亦不虛得矣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昭帝崩武以二千石與計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
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位召武
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者節
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
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韓增魏相丙吉皆
敬重武三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

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漢官同職名
云府何

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

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
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雋侯韓增次曰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
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
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
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
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
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
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
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



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

李將軍恂

如鄙人

物言

口不能出辭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蹊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

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

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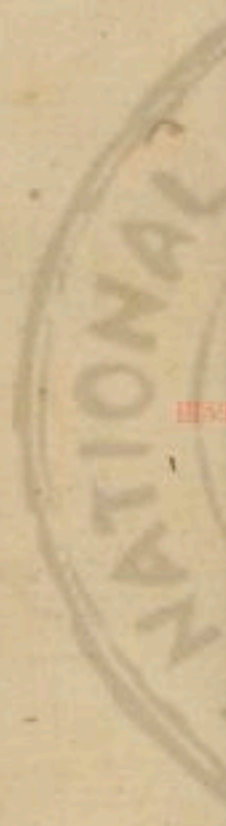
君命蘇武有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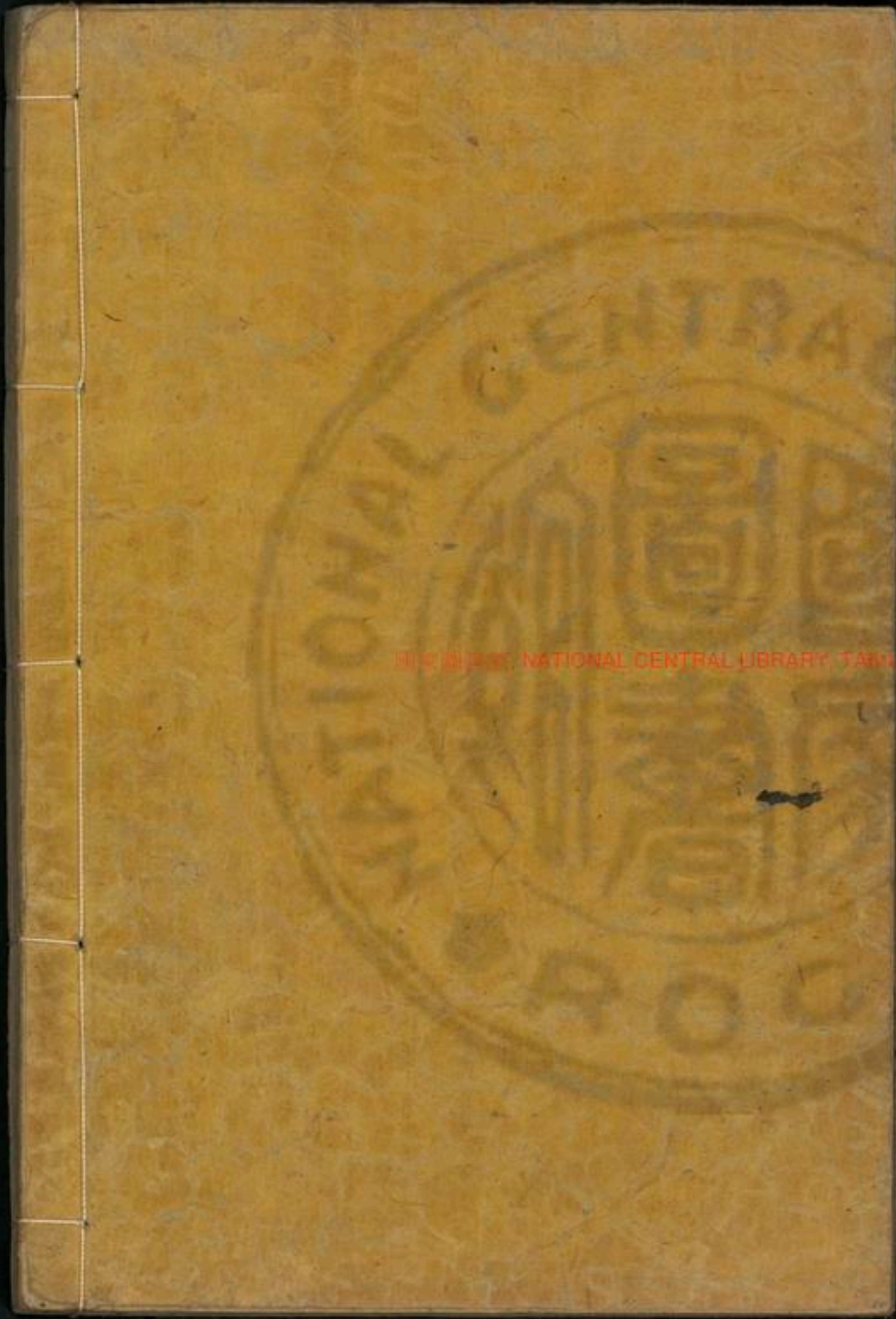
叙傳李廣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

匈奴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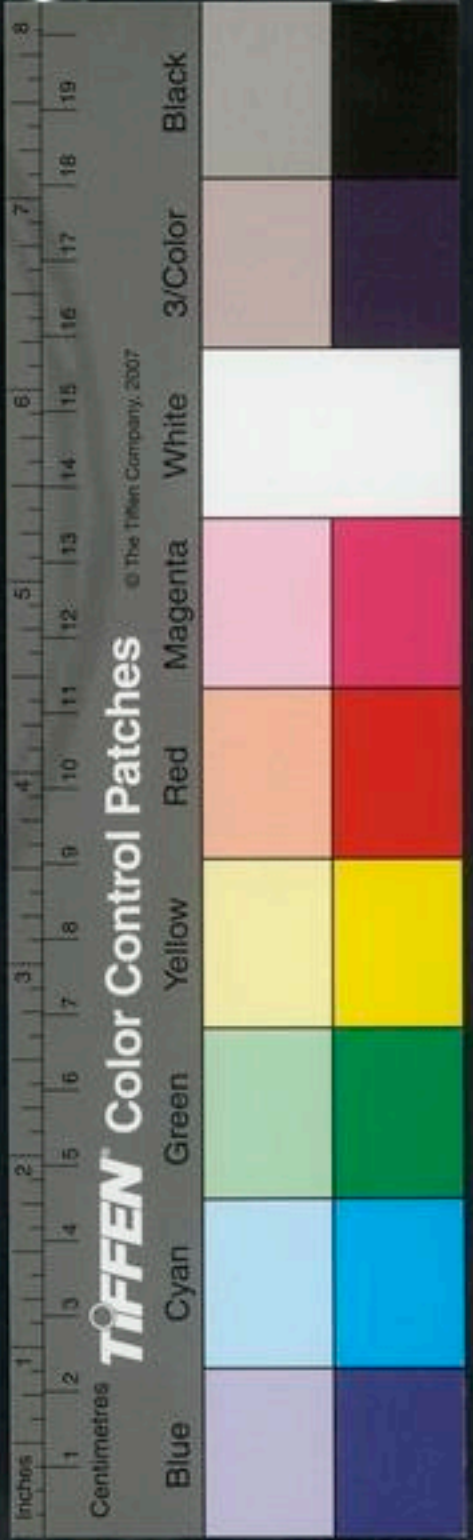
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昭昭不誣主命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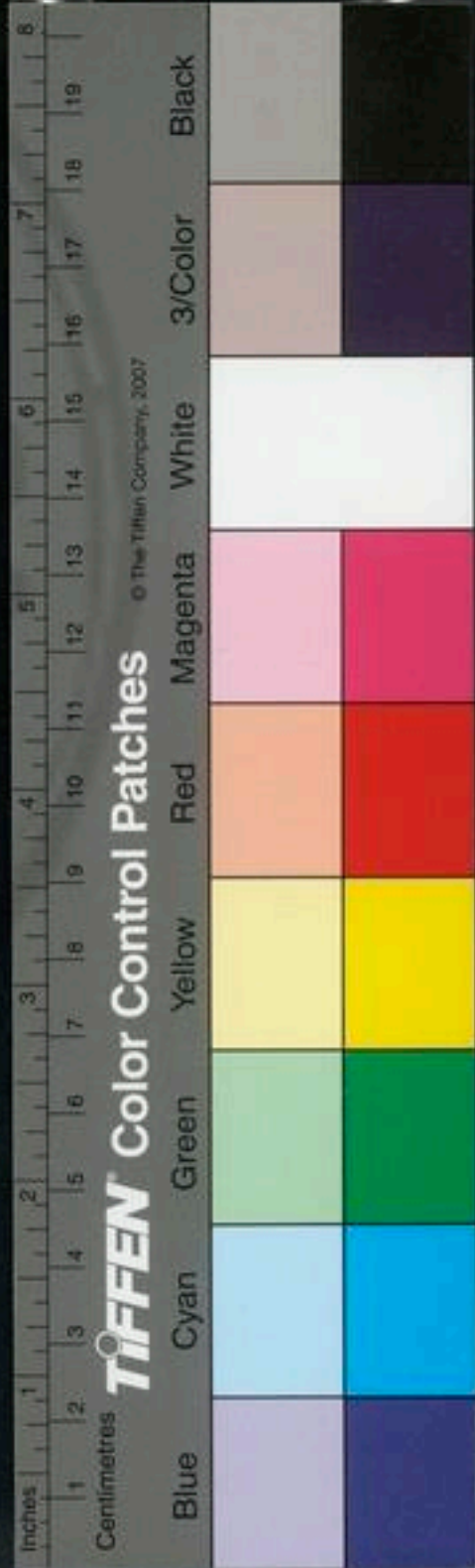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十一

杜業	杜欽	杜延年	杜周	張安世	張湯	兒寬	卜式	公孫弘	司馬相如	董仲舒	霍去病	衛青	西漢列傳
		吾丘壽王	朱買臣	嚴助	昌邑哀王	廣陵厲王	燕刺王	齊懷王	戾太子	武帝六男	司馬遷	李廣利	張騫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廿六十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三

衛青傳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
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
主家僮衛媼通生青衛者舉其夫家姓青有同母姊子夫
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
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死牧羊民母之子鄭言
季正妻本在編戶之別於公主家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
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上
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龍興斬首虜數百賜爵
關內侯○是後匈奴仍犯邊元朔元年秋青復將
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至
龍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
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使蘇建
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虐老以
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
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西定河南地案
榆谿舊塞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
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
方所殺略甚衆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
閭闐右賢王右賢王驚夜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

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
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諸將皆以兵屬立犄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
士師大捷獲匈奴王有十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戶
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伉音統又不規為陰安侯
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
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
臣青臣青子在經綽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卒力戰之意也統
等三人何敢受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面
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雄侯



公孫賀為南宮侯帝嘗李蔡為樂安侯李朔趙不
虞公孫戎奴各封為侯李沮李息竇如意衛綰賜
爵關內侯明年大將軍青出定襄斬首萬餘人蘇建趙信
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萬餘人蘇建趙信
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信故胡人降為匈奴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
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
去自歸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正
名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匈奴曰不然兵法小敵
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
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

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
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
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
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可專權不
亦可乎風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當
行在是歲也霍去病始侯建
互註武帝踞廁視之見○出塞捕虜知單
于所居以精兵走之見○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見
霍去病傳帝武帝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
火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為栗姚校尉王栗姚校尉
 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將軍數百里行將守
 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其虜人數則捕首於是
 上曰栗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比再寇軍也期以
 二十五百戶封為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為輕騎
 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栗騎將軍率戎士
 歷五王國輻重人眾搃警者弗取警之幾獲單于
 子轉戰千餘里合短兵慶車前下盡死日意昔父
 山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
 級名投休屠祭天金人也天以金人為帥率減什
 七言不山應如只之失師亡十至成七其分七也什也也休人數書以何知之
 元狩三年春封為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為輕騎
 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栗騎將軍率戎士
 歷五王國輻重人眾搃警者弗取警之幾獲單于
 子轉戰千餘里合短兵慶車前下盡死日意昔父
 山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
 級名投休屠祭天金人也天以金人為帥率減什
 七言不山應如只之失師亡十至成七其分七也什也也休人數書以何知之
 元狩三年春封為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為輕騎
 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栗騎將軍率戎士
 歷五王國輻重人眾搃警者弗取警之幾獲單于
 子轉戰千餘里合短兵慶車前下盡死日意昔父
 山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
 級名投休屠祭天金人也天以金人為帥率減什
 七言不山應如只之失師亡十至成七其分七也什也也休人數書以何知之

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遂
 至祁連山天山也捕首虜甚多上曰栗騎將
 軍攻祁連山揚武乎得獲首虜五王益封去病五千
 四百戶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
 將常選選然敢添入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然而
 諸宿將常留養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
 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
 數萬人以粟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上恐其以詐降
 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既獲何與渾邪眾

西漢書 霍去病傳
 故四年詔說行一遂云食益封去病二千二
 取於敵而報不絕功報因也
 至祁連山天山也捕首虜甚多上曰栗騎將
 軍攻祁連山揚武乎得獲首虜五王益封去病五千
 四百戶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
 將常選選然敢添入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然而
 諸宿將常留養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
 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
 數萬人以粟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上恐其以詐降
 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既獲何與渾邪眾

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
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
人遂獨遺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瘦
河降者數萬人既至長安天子賞賜數十鉅萬封
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合於是上嘉去病之功
曰去病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難傷也唯十
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凶患
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威龍西北地上郡戍
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分慶降者於遼五郡故
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不改其本國
之俗而屬於
漢故○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後略漢千餘
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

帝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入今大發卒其勢

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及

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精銳而

取力戰深入之士皆厲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

定襄諸將皆厲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

度幕人馬單羅單曰單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

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

見單于兵陳而待青縱五千騎注當匈奴殺傷大

當單于未昏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

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斬首虜萬餘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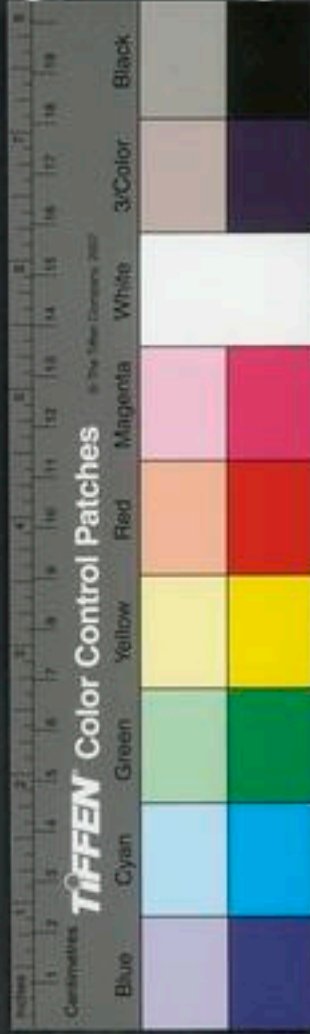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所斬捕功已多於

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約輕齎



絕大幕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名積土增山曰禪北海為增地曰禪執訊復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車行殊速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女不肯去○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注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筭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臣無以家為也由

此上益重慶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齋穀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餓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城調鞫也上光條及下同六及以皮為之常以七覺鞫而能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元符六年總上悼之為塚泉邠連山諡曰景桓侯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級渾西漢書



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
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衛氏與自青首封其
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
和中庚太子敗衛氏遂滅而去病弟光貴或自有
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
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
之我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辱賓客天子常切
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
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日票騎亦方
此意為將如此類也

叙傳長平桓桓賦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

邊戎車七征衝朝闕音合國單于北登闕

顛票騎冠軍茲勇紛紜長驅六舉雷擊雷震飲

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董仲舒傳事武帝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

講論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

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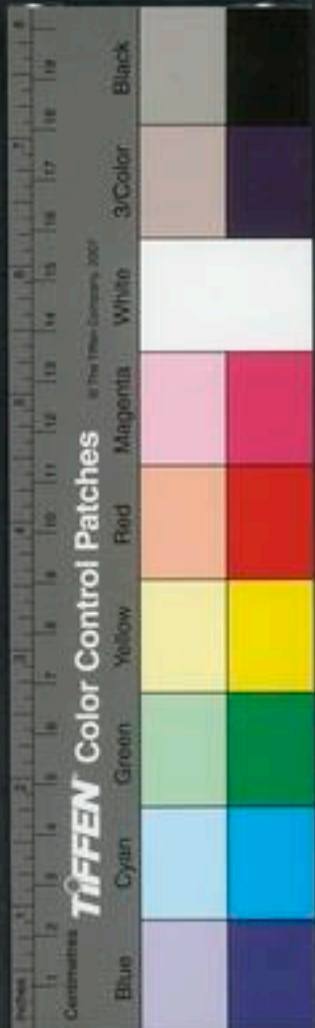
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復承至尊休德傳之亾

窮而施之罔枉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

永惟萬事之統循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

國諸侯公選賢良簡潔博習之士欲開大道之要

西漢書董仲舒傳



至論之極令子大夫竊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箏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虜祭討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及日以件滅地外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誇怒而失其統與下同固天降命不可復及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

鄙習聞其彌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昭宣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祐音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庠方外施光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竟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餘勿猥勿并其一二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粹枉于執事書之不泄朕自不有興于朕躬毋俾後害于大夫其盡心雍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
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凶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
勉而已及下其兩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遲至而立
有效者也是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皆
彊勉之謂也道者所歸適於治之路也由與仁義
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
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
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以孫入教化於民教化之
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其德

也樂者所以愛民風化民俗也其愛民也易其化
人也著故聲發於祀而本於情接於肌膚歲於骨
髓故王道雖微欲而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
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
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凶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歸者非
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減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凶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
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
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也故治亂靡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及其



所操持誇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八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後解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我復我復我之言也言天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涵侯衰微復我之言也言天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齊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及竹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

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中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也甄作瓦之人法其中者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綬之斯條動與轉者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解春秋春王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
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
名字以陽名歲高德不尚刑也又此天意也王者
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
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賴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靡先王德教之官
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
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矣公也何不即
謂一元而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
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始春秋深

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切音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
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蟲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
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
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
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



以不次帝者本公羊文古為諸三故漢得天下以
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湖羨蕭不如退而結
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
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
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邦味
日越飾本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
施于方外迨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封而異焉○乃
復冊之曰冊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
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
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然何勞

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

設兩觀也綱乘大輅玉朱干玉戚干也戚也

八佾陳於庭佾列也天子八列而頌聲與夫

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而頌聲與夫

云非文凶以輔德二端異焉股人親五刑以督姦

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式用也四十餘年天

下不犯囹圄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

耗矣衰狀明也刑罰亂集能及烏虜朕夙審晨

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重洪業皆在

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

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

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認氛氣充塞群生寡

西漢書董仲舒傳十三



遂黎民未濟庶恥賈亂賢不肖潭殺潭殺未得其
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于大夫待詔百
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
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繁而不得聘歟將所由
異術所聞殊方歎各悉對於篇以稱朕意仲舒對
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
詠遜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谷繇衆聖
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
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
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
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

輔佐結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
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
廢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方
叔之屬天下耗亂此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
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
厘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
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
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
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



謂也臣聞制度文未玄黃之飾所以尊明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何異
於蓬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諸其材而爵祿以養其
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
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國圖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
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

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察

也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

官皆飾空言震辭而不顧察外有事君之禮內有

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起利無恥又好用酷酷之吏

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

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

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濟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

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

于方外夜郎康居夜郎西南夷殊方萬里說德歸

誼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



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
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
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
賢譬猶不琢玉而未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
於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
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以應書者書如梁天良是王
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
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兩使水流而宣化也故師帥

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以教訓於下

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小吏姦

今不舉乃天訓貪窮孤弱究苦失職甚不稱陛下

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

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

中郎吏二千石子牙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賢與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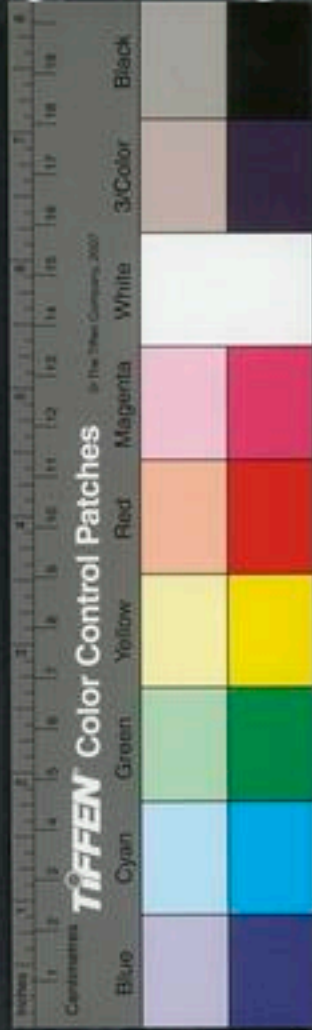
累久也

致堂胡氏曰自漢以來任官不得久居至後魏

崔竟為銓選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喪光庭

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幾不伏舉所謂

不是者隨益增損以為典常庶恥道喪愚不肖



迭居高位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
盡綱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

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
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
則不然累日以取責積久以致虐是以廉恥實亂
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
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
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
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
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
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案試
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

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寵臣之罪令勿牽制於

文得使劫磋商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

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

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

桀紂寔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今予大

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

采未極豈感孝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

意朕之不明與與讀曰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

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

哉今予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

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

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予大夫其茂



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
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
冊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
覆包函而無所殊函與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絃陰
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凶
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
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
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叅之於古
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
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
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
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
以德善化民民大化之後天下常凶一人之獄矣
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刑
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
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
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撲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
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
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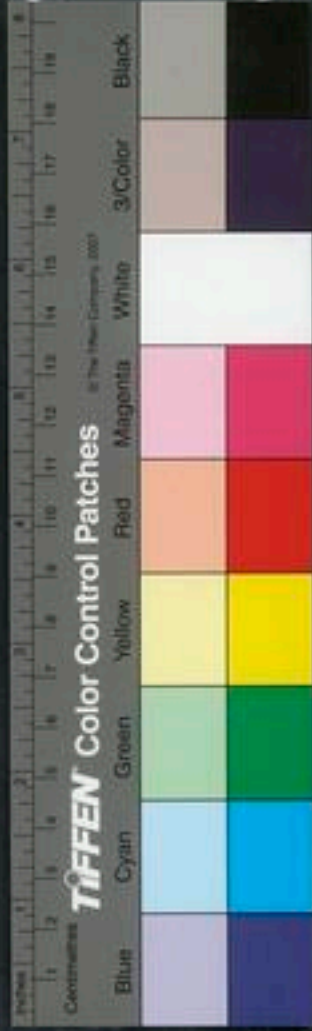
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簡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人受命於天故起終異於群生八有父子兄弟之
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
之施繁然有文以相接惟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
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食謂桑麻以衣之衣謂
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約楹庖是其得天之靈
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
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棄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凶以為君子此之
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滅寔明寔
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火成多積小致鉅故聖

人莫不以睡致明

時

以微致顯是以充發於諸侯

舜興庠器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新以致之矣言
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
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畫小者大慎微者
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
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
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
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序
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
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
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
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



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凶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凶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棄而不亂復而不廢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亾弊弊者道之失也言有非既而道由失道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變道之宗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亾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置火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至極也原又陛下有明德嘉道隨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持欲興仁祖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歷代若通論政事之得失察天



下之息耗也息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
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功有怪者夫古之天
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
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
止吏凶姦邪民凶盜賊固圜虛虛德潤草木澤被
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
之遠也安所經營而陵夷若是變古意者有所失
於古之道與下曰有所絕於天之理與執迹之
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
齒者去其角齒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
足口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者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不工商是亦受大者不得

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而况人辱此民之所以驚驚苦不足也身寵而載
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
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
廣其田宅傳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凶已以迫
斃民民日削月朘斃也音空寢以大窮富者奢侈
羨溢貪者窮息愁苦窮息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
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
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
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之其家

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
曰吾已食祿又奈園夫紅女利庠古之賢人
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
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綴
於誼而急於利此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
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謂好利則
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
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
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狀
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

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會公儀休之相

魯亾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道誼也公羊傳曰公九年春王三月今師異道

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亾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

息日所然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

驍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

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

西漢書董仲舒傳三十二



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身有三仁桓公決
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
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也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我徒見
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序繇此言之身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伯為
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
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
猶破破之與美玉也破破石似玉者王曰善仲舒治國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陽

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
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
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使仲舒私見
嬖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視讀仲舒弟子
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
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
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
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轉事
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躬居而



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
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
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
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
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除
教凡百二十三篇而統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
清明竹林之屬皆其兩
若書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
於後世撥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抄也
互註說武帝限民名田以塞兼并詳見食
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見五
行志為世儒

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見並
列向謂凶奴非可以仁義統獨可與之厚利
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
累其心見凶
奴贊居官可紀皆儒者通於世務明
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
加冕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內子歆以
為伊呂聖人之攝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
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
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與請
曰祿仲舒遭漢承秦滅
學之後六經雄斬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
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



猶未及虜游夏而曰莞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
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款之言為然
叙傳抑抑仲舒也仲舒再相諸侯自脩國治致仕
懸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及之倘言訪對音
為世純儒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四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
擊劍擊劍者以劍為名名犬子又母慶之不飲相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譽為郎

實與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百石非其好也會景

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
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嚴忌本桂陽人

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容游梁得與諸侯游士

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

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往舍都

亭臨邛亭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猶未及虜游夏而曰莞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
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款之言為然
叙傳抑抑仲舒也仲舒再相諸侯自脩國治致仕
懸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及之倘言訪對音
為世純儒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四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
擊劍擊劍者以劍為名名犬子又母慶之不飲相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譽為郎

實與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百石非其好也會景

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
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嚴忌本桂陽人

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容游梁得與諸侯游士

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

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往舍都

亭臨邛亭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
 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
 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為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其風酒酣臨邛
 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
 為鼓一再行行謂曲引古樂有長歌行短歌行是時卓王孫有女
 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盛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
 之挑於琴聲以悅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甚
 都都同美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當謂對既罷相如乃令侍人
 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
 肥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徒在也但有曰壁更無積及卓王孫大

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
 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身俱如臨
 邛從昆芽假儼牙且也儼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
 若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
 君當壚壚賣酒之壚也相如相如身自著犢鼻裈
 在即今之松也形如擗鼻松之容又仲馮曰擗鼻裈
 也形似絲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昆芽
 諸公更謂王孫曰史古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
 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倦
 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
 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
 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久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田主天子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札本簡之稱小者時未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難此凶是公者凶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諫曰諷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羅子虛過燒烏有先生燒王亞天凶是公存馬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

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楚數也在而烏有先生曰是

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有惠賜王

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勦力

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願

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

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誇奢言溢樂而顯侈靡

劫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

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

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諸鉅海諸同南有琅

邪邪與甫慎為鄰為左右以陽谷為界吞若雲夢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者八九於自中曾不帶芥珠莊鳥獸充肉其中者
不可勝紀高不能名高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
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公是公听然笑曰新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
貢者非為財幣所以速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
禦所以禁溢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指國
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
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欲以奢侈相勝荒
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辱君自損
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觀夫臣
更其南紫淵徑其北娛游往來宮宿館舍百

官備具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鑊象六玉蚪掩蛭
旌靡雲旗扈從橫行出乎四枝之中於是乘輿弭
節徘徊翔發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
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躡轡游戲懈怠致酒乎
顯天之臺張樂于膠葛之寓撞千石
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
樹靈囂之鼓奏陶唐氏
之舞秦
聽葛天氏之歌酒中樂酣
天子嗟乎此



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務政餘暇不暇

順天道以錢伐時休息以於此恐後世靡惡遂往

而不返於是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

為農郊詩曰化于農郊以瞻氓隸墾墾填塹墾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

勿仞也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

出德彌音之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

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

華旗鳴玉駕在秋日和游于六藝之圃肥鷲乎

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騎虞詩曰

御天子以弋玄鶴舞干戚乘紫骨小雅君子

音此修容乎禮園鞠翔乎書園述易道致怪

數發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崑

然興道而遷義也刑錯而不用德隆於

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

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羅帝抗士卒之精五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乘不顧衆

庶忘國家之政貪雄荒之復則仁者不錄也從此

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居

九百是草木不得墜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

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屯也於是

二子愀然改容起若自失又曰鄙人固陋

不知忌諱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

西漢書 司馬相如傳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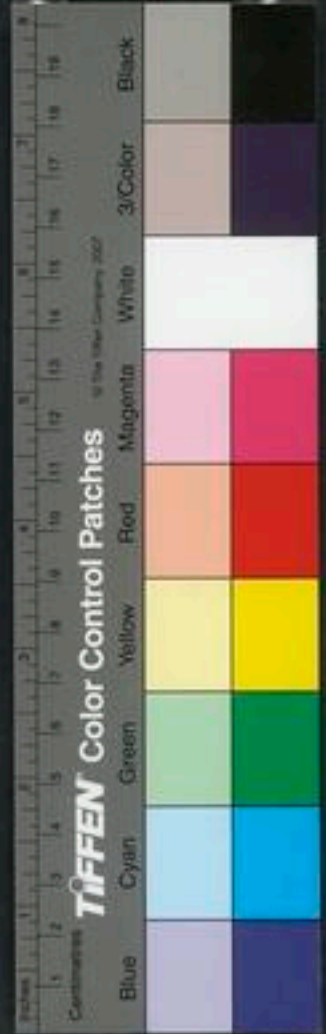
○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行中焚中日焚夜郎西南夷
焚及發巴蜀吏卒千人即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
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
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撤曰告
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與
兵出師吐誣凶奴單于泮駭文臂受事屈膝請和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
誅右弔番禺太子八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帝效
貢職不敢怠情延頸舉踵嗚呼皆鄉風慕義欲
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
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
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以發軍之法驚
懼子房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漢舉燧燔皆擗乃而馳荷兵而走
流汗相屬欲及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
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思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
之難而棄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圭而
爵折中分也白爵天子青在諸侯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
液潤芟草而不辟也古野字今奉幣使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



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
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于身之率不謹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
患使者所司之若彼宋初四所司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
不忠死亾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
民不徧聞檄到陛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
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
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
時邛笮之君長邛今為邛都笮今為笮聞南夷與漢

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聞
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今同州首領姓近蜀道
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
為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都徃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
之傳因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
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
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賂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掄之
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沫音
南至祥柯為徼也木石水為界通靈山道橋孫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水

上於孫水

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

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

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稽蜀父老為辭而

已詰難之以風天子詰難曰說也且因宣其使指令

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

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湛謂曰沉群生霑

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播也邛笮

反人羊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甦定作存邛

略斯掄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報謂曰歸至于蜀

都耆老大夫措紳先生之徒儼然造焉辭畢進曰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率謂

今罷三郡之士罷謂曰遣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

力屈忍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

記已仁者不以德求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

乎今劇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

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元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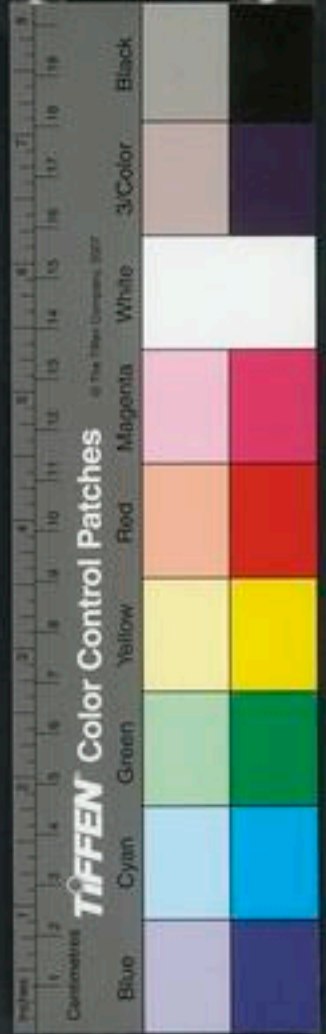
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汎濫行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咸

之乃堙洪原堙謂曰填決江既河東歸之海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故休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烈顯乎無庸聲稱決乎于茲今且夫賢君之踐
位也豈特委瑣握初握初拘文章俗備誦習傳當
世取說去爾哉說精必將崇論宏議宏音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驚乎魚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適絕異壘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
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
橫作放殺其上日日日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
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踣泣達達達內鄉而怨曰蓋聞

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而令獨曷

為遺已舉連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為之流涕

盤古盤古盤古况夫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

胡南馳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

流願得受賜者以億計故乃闢沫若水水水為水為水敵群

柯鏤灵山梁孫原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

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聞自夷閭

昧音得耀乎光明以隱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

彼遐邇一體中外稷福稷文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終於佚樂者佚樂然



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
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三王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
廓而羅者猶視乎綬澤悲夫於是諸大夫喟然並
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
以身先之敵聞靡徒敵聞自和遷延而辭避○
其後人有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未嘗肯與國家事
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
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擊獸相如因上疏諫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復捷言慶忌
勇期育育臣之愚竊以為八城有之獸亦宜然今

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卒時曰

及駭不存之地真又曰不存無言不慮下文云犯

屬車之清塵屬之馬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

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

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繁之變乘高車之鉤心也

以心或出則致况乎涉豐草聘丘虛前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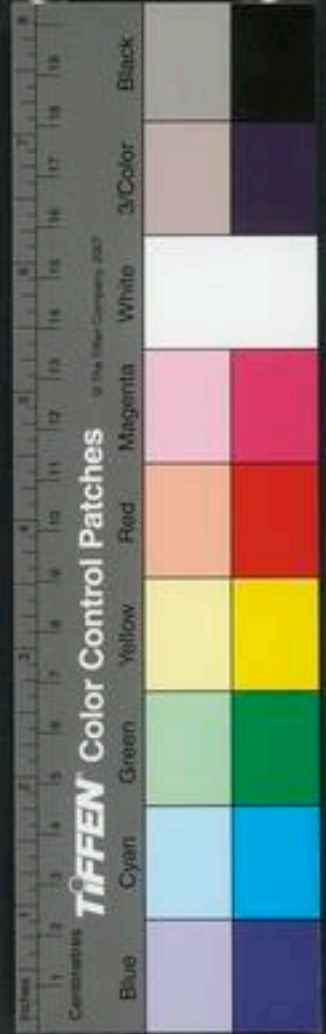
歎之樂而內無存愛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

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

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

危於無形拘固多蔽於隱微而殺於人之所忽也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
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
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
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
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既
奏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
如既病危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
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從者姓名而相如已死家無遺
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
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未書奏之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廬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

率運者雖武職述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
者不可勝數也結昭夏崇踴謚略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罔若叔而不昌時逆失而能存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為逆

失者誰能久存軒轅之前選武趨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

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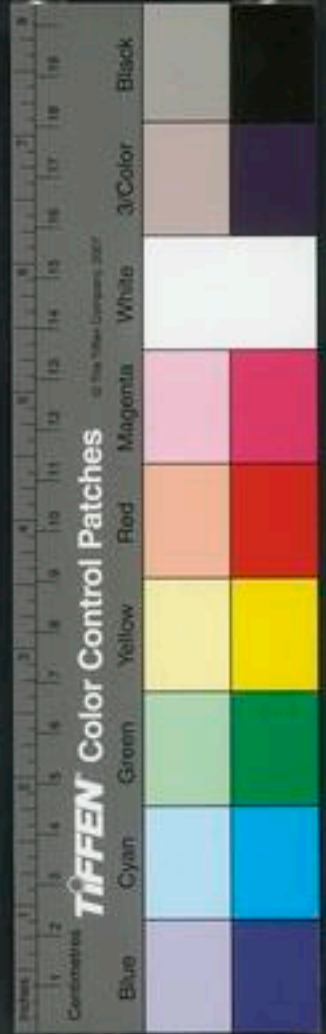
隆大行越成邛至也音賢太而後陟遲衰微千載

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無聲也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故軌迹夷易遵也湛恩厯洪

易豐也愿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絜也是以

業隆於樞樞謂成而崇冠乎二后謂文揆厥所元





終都攸卒也死也始也也都於也也攸也也卒於也也未有尤殊

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鼎甫登泰山建顯跡

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泉湧滴曼羨音勿房

覬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沛八埏暢也上

氣橫流武帝茲逝運匯游原迴闕泳末言也比

者浮其亦也首惡鬱沒開昧昭晰昭也昆蟲聞悻

日觀者曰首面內然後固駟虞之珎群微麋鹿之怪

歟也任賦可肥之於外耳耳導一莖六穗於庖擇

米也也一莖六穗以備祭也也復周餘放龜于岐周也

前本也也武王以高社也招翠黃赤龍於沼翠也

之於岐山之中至漢也招翠黃赤龍於沼翠也

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頂抗林之

以燎也也燎祭也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慝乎也慝文六反介大也也丘山也也言同以進攘之

道何其爽與也後古義可封禪而也於是大

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誅也諸夏樂貢

百蠻執贄德牟社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象

瘦期應紹至不特劍見符瑞象也應期而意

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踟以况榮也意

上帝垂恩儲社將以慶成陛下嘽讓而不發也也

西漢書也司馬相如傳也

十二



謂且天為質開示珎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恭

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無所亦各並時而帝咸濟

厥世而屈屈具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

哉夫俯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

王弗替而俯禮地極謁款天神勒功中微以童至

尊舒威德發彌帝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賤也願陛下全之

而后因雜縉紳先王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

絕炎以展采錯事采宮也更諸秋祀初若業得觀

職錯其事當與戈猶無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

秋一甄甄謂也去舊事更飾新文被數多及將

襲舊六為七六五也一攬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

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稱人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

覽焉學故本常備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沛音俞

乎朕其試哉乃遣思田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

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謂詩而以詠功德相如

他所著不采采其充著公卿者云魏上始於后土

互註游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見地競為侈

麗闕行之辭汶其風論之義見義群莫庶於

相如見揚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美顯而易本隱

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讖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十三

小已之得失小已者謂甲乙之人其流及上所

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蓋說然要

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風諫曰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聘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也

叙傳文艷用寡于虛為有寓言涵藏託風終始

日風諫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公孫弘傳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從吏有罪免家貧牧

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

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乃移病免歸書抄

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

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盡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祀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

風雨時嘉禾與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

鯨龜龍游於汜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踐行喙

息踐行有足而行音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

何道而臻乎此于大夫簡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

講論洽聞有聲于當世敢問于大夫天人之道何

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

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屬之物

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子大夫冒馬其悉意正議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
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
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
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
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同分去無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歛者不奪
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
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遠七罰當
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
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
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惠者也故法不遠義

則民服而不堆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
所罰義之所去也去五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

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

盡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類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

和合於下與上合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

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

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

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大

故父不喪子凡不哭孺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

鳳至龜鹿在郊河出崑崙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

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



者直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無
陵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
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
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施設，不可廢
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
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岳業之本也。
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
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
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
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愚慙不足以奉
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筭居下策，奏天子

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顏甚嚴，拜為博士，待詔金

馬門武帝時更名馬門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

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
是以勢同而異治，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
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
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
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
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
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
制者也，及其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



從臣間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
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愛
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
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
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
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
汲黯請間永隆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悅所
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
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

人談笑多聞

故

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

病不儉即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數年

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

諫以為罷弊中國謂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

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

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

南夷蒼海專奉朔方止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

三公奉祿甚多奉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

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

弘誠中弘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

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三歸後擬於

君桓公以霸亦上階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綠齊國亦治亦下此於民此方也又今臣
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
無差誠如黜言且無黜陛下安聞與言上以為有
謙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
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置相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
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祿祿厚德盛者復爵尊
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封丞相弘為平
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
方興功業妻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容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同者
也東自開之遊當東門而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脫粟飯

才脫粟

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

仰牛皆以

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隘諸常與弘
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愷使
董仲舒膠西督弘力也○漢淮南衡山謀反治黨
與方惡弘病甚自以為無功封侯居肆相位匡佐
明主填撫國家填音竹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
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
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
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
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

百漢書

公孫弘傳

十八



躬孝房監三王達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
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
驚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
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誼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
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
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也君不幸罹霜露之
疾何恙不已恙憂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小問問問君其存精神止
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
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
其後李恭歲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力反

又鉗力反繼踵為丞相自恭至慶丞相府客館丘
虛而已曰虛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

室矣唯慶以得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
子度嗣侯有罪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請功臣後下
詔曰漢興以來朕躬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
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
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
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鈞
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
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見何電反爵
關內侯

互註自海濱而登宰相見外以春秋之義編



臣下取漢相○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
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並見會懷
詐飾智以何人主取容見及希世用事仲舒
以弘為從見仲舒傳韓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毋曲學以阿世見周居官可紀皆儒者通
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見史傳

卜式傳事武帝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孥孥壯式脫身
出引身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孥式入山
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孥盡破其產式
輒復分與孥者數矣數而○時漢方事匈奴式上
書願輸床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

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苟子何欲子

如以輸財式曰天子誅凶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

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凶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

官費眾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印牛無以

盡贖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

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乃賜式外繇四

百人在縣役之外得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

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

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第十田十頃布告天下

尊顯以風百姓風音○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





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蹠而
牧羊羊蹠也而方謂之蹠歲終羊肥息上過其羊
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
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欲執使治民拜式
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阜令上以式朴忠拜為齊
王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親臣死群臣
宜盡死郎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臣願與子男
其子及臨苗習弩博昌習射者請行死之以盡臣
郎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
下不幸有事郡縣未有奮繇直道者齊相雅行躬
耕隨牧蓄番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謂發上書
助官往年西向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

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闕內侯黃金四十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
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躬
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

致堂胡氏曰漢以貨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
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至為公卿而恥於入
貨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誅凶奴且言不
願為官天子賢之拜為郎擢為齊相又願與習
舟者奮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
天下未幾遂拜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
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
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直計百而已哉官既尊

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彘弘羊希世
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益感病
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為
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武獨言之
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實于外者疾入
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賣國自進之私取節焉
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明年當封禪武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
兒寬代之武以壽終

互註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卜式數求入財
以助縣官○上令百官求兩式曰今弘羊令
吏坐市列販利烹彘弘羊天乃雨見貨志

兒寬傳 事武帝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
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券子都養券代向

券子時行貨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論其精如

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卒史秩六百石

○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持持自衛也善屬文然

懦於武武乃兒寬之兄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

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

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但只隨官後之北

地視畜數年畜在也還至府上畜簿會廷

尉時有起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

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



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
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
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
鄉學曰解讀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
語經學上託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
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
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
聲吏民大信愛之寬奏開六輔渠於鄠國渠上
疏南史史間
六通小渠以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歲間狹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
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悉失之大家牛車小

家擔負輸租經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世反諸儒對者五

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

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對

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群元集三字並同宗祀

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

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

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

天地神祇祛同散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

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

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
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
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
三代改制屬象相因為之及間者聖統廢絕陛下
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祀泰一六律五聲
函贊聖意神柔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
則也天下幸甚將建太元本瑞本元本瑞本元本瑞本元本瑞
也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供景至癸亥祀日宣
重光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甫邕永亨光禪克塞
天文繁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巨寬奉觴再拜上
千萬歲壽○後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
正朔宜可制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

在律歷志○初梁相楮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
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楮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
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楮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
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
之易及居位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爵弘等皆有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述羊豕之間非遇其

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安
安文亦府庫充察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嘆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傳此案或也漢之
得人於斯為盛臨雅則台孫弘董仲舒兒寬篤
行則石建石慶賈直則及黜卜式推賢則韓安
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潯稽則東方朔枚皋謂指特利之稱也
也古可稱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一說指考
洛下閭律則李延年連壽則桑弘羊奉使則
張騫蘇武將率則射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全
日碑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
後世莫及孝宣永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
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

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
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
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
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次於次
叙傳平津斤斤也明察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
顯賢布余蔬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
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疊疊束髮備學偕列
名臣從政輔治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五

張湯傳 申武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

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劫鼠掠治傳

爰書訊鞠論報文傳遠若代今之遠送赴對爰按也以

而復報報會仲馮口也其口碎編按謂爰按也以

教學錄書時撰文書也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

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史大驚遂使書獄日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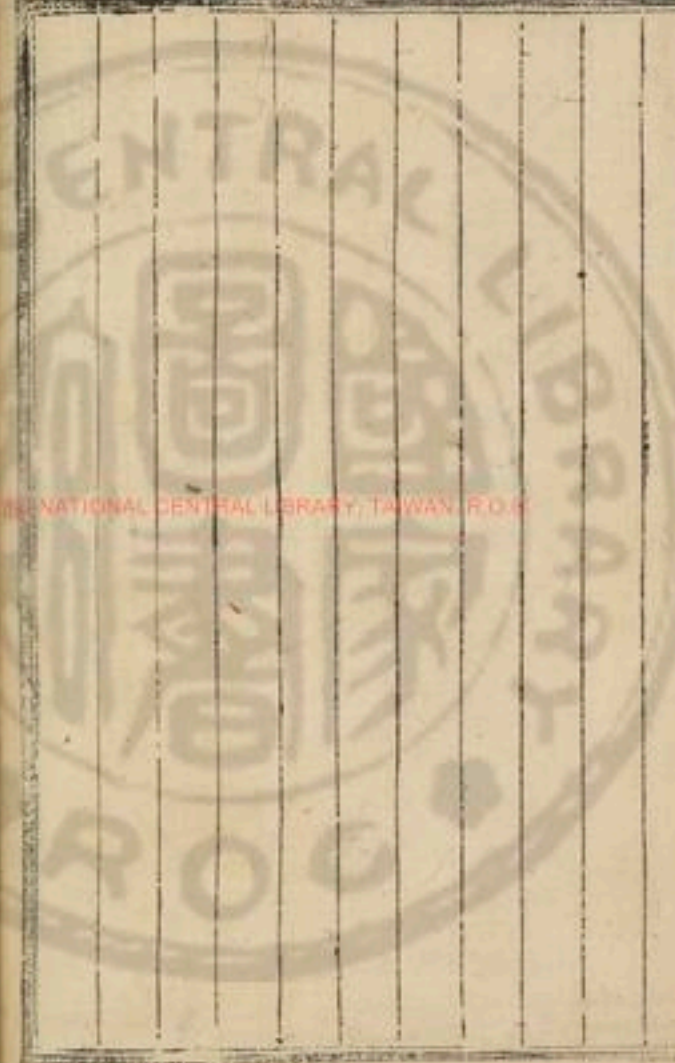
罪之書謂律令也仲馮口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史武

安侯蚡為丞相微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

巫蠱微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遣太中大夫○與趙

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拘列於守

西漢書 張湯傳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五

張湯傳 申武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

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劫鼠掠治傳

爰書訊鞠論報文傳遠若代今之遠送赴對爰按也

而復報治大傳名仲馮曰時其口碎編除謂上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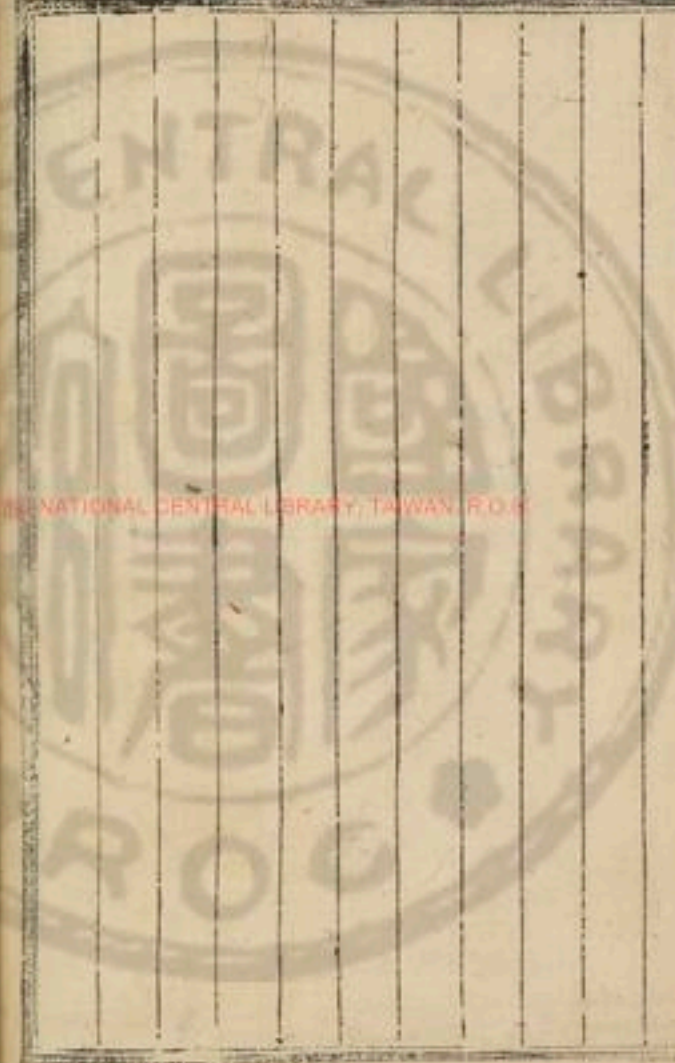
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日次

安侯蚡為丞相微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

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遣太中大夫○與趙

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拘列於守

西漢書張湯傳



已而禹至火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志
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得利為乾沒利
為沒乾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陽以道是時上方鄉文學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傳論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疑也必奏先為上
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也欽法廷尉挈令挈也
挈口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推謝鄉上意所便必
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
愚抵此罪常釋問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
奏迺監掾史其所為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

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舉子監吏深刻者良史

作即上意所欲擇子監吏輕平者所治即慕必

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

於是往往擇湯所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舉具

有也於是上湯湯此言往往其人湯至

於大吏內行簡文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

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造七不避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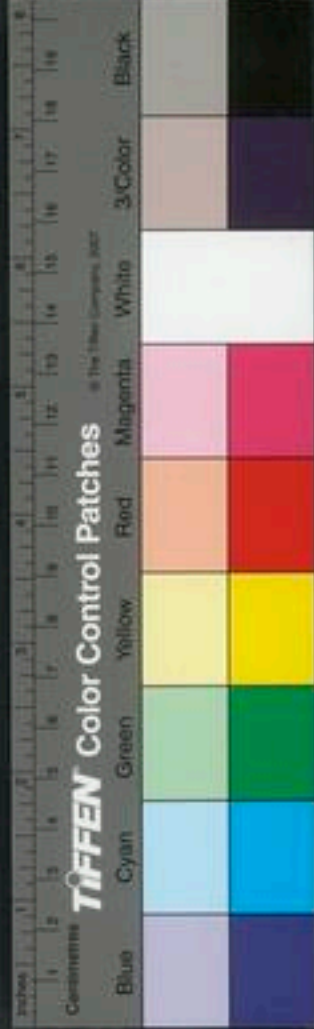
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

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

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

被上欲擇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

八禁聞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
類錄是蓋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澤郡等降漢大
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牛印
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
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婚令鉏豪強并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肝
天子忘食真又日日肝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真又日日肝於是痛繩以宰自公卿以
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
如此○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於上前博士狄山
曰和親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

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
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天下寒心數月吳
楚已破竟景帝不喜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
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遠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
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
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之
向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郵至月餘
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懼之○湯容田





甲雖賈人有賢操到及始湯為小吏與錢通為

錢之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

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隙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飛變告文

姦事仲湯曰飛變謂如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

心知謁居為之上問飛變事從跡安起飛謂湯陽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湯自往視

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詔鐵官事

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

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

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孥繫

導官導官見百官表湯亦治它因導官見謁居弟欲陰

為之陽而不省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

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獄宣嘗與湯有隙

及得此事窮竟其事及奏上以湯回詐面欺使使

八輩簿責湯薄音主簿之簿以文遂自殺湯死家

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用及昆房

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

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

此母不生此子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互註張湯不能褒先帝功業安國屬民何空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天下謂力筆吏

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智足以距諫詐

足以飭非○深文巧詆陷人於網以自為功

張安世傳 以峻文決理為廷尉見後漢書湯為廷尉
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兒寬以儒生
在其間使寬為奏非俗吏所及湯由是鄉學
見後漢書起文墨小史位致三公見後漢書

張安世傳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
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止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漢書具作其事後購
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
篤行光親重之白用為右將軍以自副焉久之天
子下詔曰右將軍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

三年其封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
白太后使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
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
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
也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
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
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光薨
後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
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嚮風車騎將軍安
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
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
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



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上笑曰君言恭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不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建大政已決輒移病出移書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馬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議曰與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不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調後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讒安

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備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遠于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初安世兄賀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叔養掖庭賀所取許妃以家財聘之及帝即位而賀已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上封為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內主賦官也安世以還官不薄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



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
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
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
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聞之雖不能視事
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
問焉何感而上書歸侯印 政音 薄朕忘故非所望
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補天年安世
復強起視事至秋薨謚曰敬侯○初安世長子千
秋與霍光子尚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
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
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
復問尚尚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

尚為不封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尚誅滅而
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
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
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互註論定策功比於陳平杜延甘露三年品

形麒麟閣見持橐簪筆事武帝數十年魏光

贊曰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唐

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

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叙傳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

既成寵祿亦羅咎惡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

遵業全祿保國



杜周傳子延年

杜周南陽杜行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行及周少言重違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排也因而隨之上所欲釋久係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容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詘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係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舉皆也廷尉大府丞相

御史一歲至千餘童童大者連連證素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貴如童告劫不服以掠笞定之○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向為郡守家訾累巨萬治皆酷暴唯火子延年行寬厚云

杜延年傳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律當軍司空中司空各二人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阮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霍光史首發大奸



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蜀
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見國家承
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先言年歲比不
登流民未盡還宜簡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
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先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
榷鹽鐵皆延年發之○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光
張安世與大臣議而立時宣帝養於掖廷漢皇曾
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
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
宗廟詔有司定論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
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揚敞功比丞
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璪功比胡陰侯

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

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皆

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久典朝政上任信之

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

皆數十萬○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上以延年

霍氏黨人坐危官後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能以

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違不為上以璽書豫延

年延年迺選用良吏捕係廉謹郡中清靜符馮曰

繁字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

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

大夫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

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房薨諡敬侯



○子綏嗣綏弟六五人至大官惟中房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為太常治諸侯無冬月封兵
欽日嘗去國於侯宮蓋稱其有恩

杜欽傳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
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本姓謂士欽惡以疾見
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
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無
事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

時以好色間及即位成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

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陽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

亂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

考之福慶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續

日使則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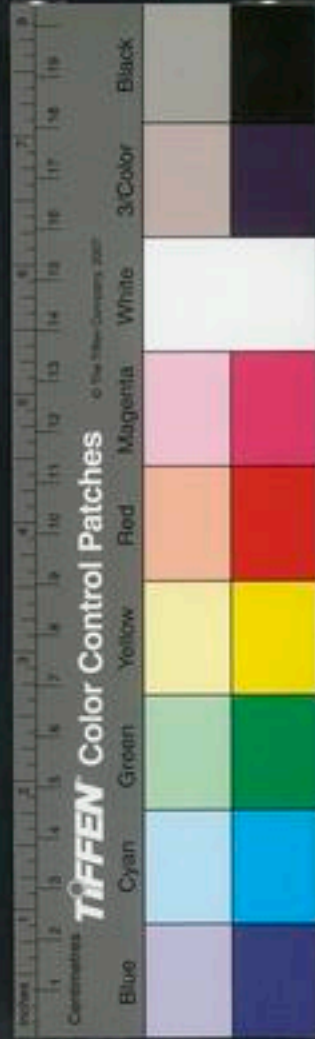
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

原不可救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

且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

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鳳白

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直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念千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欽乞骸骨去○後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臣聞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柔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不刺之心刺力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東三垂謂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災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通請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雖維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



人君之言三焚惑為之退舍焚惑守也大臣及國人與
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播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
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
萬事數御安車由辮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晨之
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谷異何足消滅如
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彈天下之財以奉
淫侈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從請近飾說之人而
遠谷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嵩次大
臣怨於不以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
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
奢泰持也唯陛下思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

欽愚讒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
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也當
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
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
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
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
已純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 不孝則事君不
忠汝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
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遠觀其所舉審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



其曰當云遠視其所主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
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
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
言則漸日長為桷不細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
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
心生則廢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縫剛之
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
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
咸說說音悅綢繆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
足備言欽以前事病賜帛羅後為議郎復以病
免徵諸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

稱遠名士王駿常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
尊胡常之罪過及縫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填竹當
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秦重戒之曰昔
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
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讓侯
昭王之舅也魏侯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暮懼
伏之憂西王知大且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
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讓侯就封相
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
百歲差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
懼損穰侯之威故武安之欽母使范睢之徒得聞
其說范頃之復日無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
西漢書 杜欽傳



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赦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無見對有所言也殿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常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徃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優游不仕以壽終

○欽兄緩以列侯奉朝請薨子紫嗣

互註說王鳳言聖主務威內不求外今遣使者非久長計久

杜業傳

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不平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與業書願勿復用前事相侵丞相史搜得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其春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



眦怨

也

音且

罪也

一說

罪五刑

及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方進之華端方進素與師丹相善素丹行能無異

皆但以附從方進迺獲尊官專作威福何黨所厚

排擠英俊抑子託公報私無所畏懼欲以熏轍天

下轉音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

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

所以安國康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卒病死不以尉示

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曰王氏世推日久

朝無骨鯁之臣毀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

自佐史以上至於太史皆摧臣之黨薛宣有不養

母之名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

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

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擲湯宜蚤以義割恩

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

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微博置左右以填天下填

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

師以章孝道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

用哀帝崩王莽秉政業憂恐殺病死業高帝妹

互註言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詳見功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

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言其子德器各

位尊顯然世立朝相與提衡二人也至于逮武

杜氏爵通獨絕迹其福祿元功儒林之後莫能





及也自謂唐杜苗喬豈其然乎在唐杜氏及欽浮

沉肅世好謀而成以連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

其言庶幾乎閔睢之見微非夫淳華博習之徒

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與說同許宜反稱

朱博毀師丹愛憎之義可不畏哉

叙傳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

張騫傳事武帝

張騫漢中人也**連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月氏音支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適而

恣凶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

使道必更凶奴中更工適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奴甘父仲馮曰奴甘父直是此人

名甘父也按胡人名譯多以奴為氏又俱出

隴西徑凶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

騫持漢節不失騫因與其屬凶鄉月氏鄉音西至

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

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凶奴所閉道脫凶唯王

使人道送戒口專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

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康居康

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

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又自以遠遠漢下連于殊

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

願氏意趣故以為喻要一連反留歲餘還復為

凶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婁及堂
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騫身所至者
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
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
蜀布問安得此曰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音毒一
名天篤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有蜀物與其去蜀不遠矣天
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
著著直
器切顏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壯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故利朝也誠得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

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
間使數道並出終莫得通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
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
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與李廣
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
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
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歸昆莫報父
怨西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
兵稍彊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又貪漢物誠以
此時厚賂烏孫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莫其勢宜
聽則是新凶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



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
將將三百八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
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
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次騫即分遣副使使大
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送騫與烏孫
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
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
夏之僞者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夫然騫鑿空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
侯為賢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
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發書神馬當從西北
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

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而漢始築令居

以西今音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而天子好

宛馬使者相望於道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

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返是時漢

既滅越蜀兩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犂犂越犂犂

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通大夏通遣使歲十餘

輩出此初郡文山以上復開昆明為昆明為所殺

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

竟不得通自騫聞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

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聽其言凡人皆不樂去故有遣之故妄言無行

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懸官齎物欲賤市以私





其利外國亦厭漢使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恚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空即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凶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越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其卵如以水之擊卵則破天子大詭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漢使來天子按古苗書名河所出山曰昆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

厚其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視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敗之而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幸進孰於天子從才勇及遠之喜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遠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推直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

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乃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

李廣利傳事武帝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
元年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
數萬以往軍至郁戎士財有數千財與皆飢羅
攻郁戎城郁戎罪之而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
左右計至郁戎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
往來二歲至燔煌士不過計一二二十八人使使
上書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大怒使使遮王
門閼曰軍有嚴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燔煌其夏
漢亡沒野之兵二萬於焉匈奴野其後及公卿
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

小國而不能下則夫憂之屬斬無漢而宛善馬絕
不來為孫輪臺易苦漢使馬駝也為外國笑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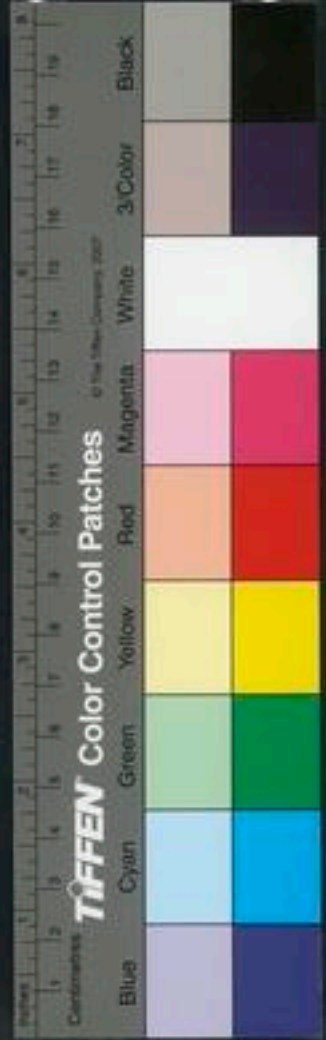
按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款因徒扞宛盜發悉
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燔煌六萬人天下騷動轉

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發天下七科適通音日

此於是行至宛圍其城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宛王
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且解即不

乃力戰而死未脫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持
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

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
叔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討之
何從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



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下會音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
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昧音本末之亦與
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或師將軍之東諸
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牙送八貢獻見天子
因為贊馬軍還八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乃下
詔曰或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獲王首
虜珍怪之物單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侯罷姬李氏而使廣利將
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
約也夫軍強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
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微幸咫尺之功藉以為

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
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
之約臣曰過矣

征和三年或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兵敗
降匈奴為單于所殺

互註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而塵獲駿馬一十匹見傳

贊曰禹本紀山河出昆侖侖高二千五百里
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窮河原惡暗所謂昆侖者乎石口準河積石

石積石在金城不石口準河積石
吉出昆侖命昆侖音鳥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述之矣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放焉通河



叙傳傳望杖節杖刃十夏貳師秉鉞身蒙胡社
禁者血致死為福每生作封美享為利死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六

司馬遷傳事武帝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

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

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封為後伯當宣王

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

之間周惠王司馬氏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劔論顯之鈞

也論來削贖其後也明者性反在秦者錯各論與

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靳靳孫昌新音為秦王鐵官昌生母憚犬

反赤母憚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在北喜

西漢書司馬遷傳



叙傳傳望杖節杖刃十夏貳師秉鉞身蒙胡社
禁者血致死為福每生作封美享為利死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六

司馬遷傳事武帝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

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

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封為後伯當宣王

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

之間周惠王司馬氏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劔論顯之鈞

也論來削贖其後也明者任反在秦者錯各論與

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靳靳孫昌新音為秦王鐵官昌生母憚犬

反赤母憚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在北喜





生談談為大史公百官表無太史公談為太史公

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揚何習

皆在諸侯之野上秦亦有之故漢後所云太史公

高此也道論於黃子前漢書人與韓園爭論上仕於建元

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

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躬

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切觀陰陽之術大詳

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欲四時之大順不

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徒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

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

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

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名察者

位體然其正名察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

動合無形潛足萬物謂古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

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謂千與時遷徙應物

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

多謂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君唱臣

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

健羨如雄守雌是去健也黜聰明擇此而任

術夫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

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

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款。款，空也。中，竹作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
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
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唯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
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
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論
古文三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會稽山名，禹葬於此，會稽之計，用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浮沅湘，北涉汶泗，講

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鄒嶧，音澤，音澤。

困蕃薛彭城。音反。遇梁楚，以歸於楚，是遷仕為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笮，音才，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自

不得與從事。與，音與。蒞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

於問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

衰絕於予乎？汝後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

爾必為太史，毋忘吾所欽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

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伯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

西漢書 司馬遷傳



宣周召之風達大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
稷也豳屬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俯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
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
予甚懼焉爾其念我遺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兩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還為太史
令細史記石室金縢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爰
記以元新改立明堂祀及即身爰太史公曰
正朔各在山川之祀故曰諸神爰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
今五百歲有能繼而明之正易傳經春秋本詩書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援焉援古上大夫

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

董生仲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

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

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之滌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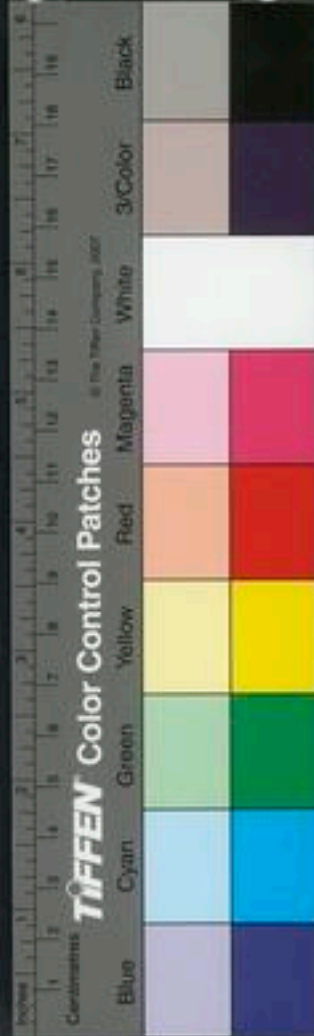
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與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結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網紀人倫

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

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



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藏君
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
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又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見
後有賤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

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

其心雖善以不知義

空言不敢辭

起而不

夫不通禮義之指

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為臣下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

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

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

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不然唯唯余聞之先人曰虛殿至純厚



作易八卦兌辨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
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
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天子有美也而政
化清也百又曰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
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
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
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
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不述墮
先人所言禮大
規及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
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齒於累紲累力也
姓思列及迺

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臯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

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武帝始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六十九
黃帝始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六十九自

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籍散亂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律法張蒼為章程叔孫

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述詩書往往間出自曹

參焉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

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仍父子相結纂其職曰於戲某與漢同於
戲讀口鳥子予惟先

人掌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

西漢書司馬遷傳

七



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我閭羅天下放失蕩聞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
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
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
厯改易兵推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
書中十八宿環壯辰三十幅共一轍運行無窮輔
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
家扶義淑儻忠及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
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甄字成一家言協六
經異傳齊百家雜語殿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竦後
聖君子筭七十遺之自叙云爾自此篇皆其自叙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遺記之徒亡○遷阮

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子遺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遺報之曰火脚足下

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

言隨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羅駕羅亦嘗

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誦語誰相知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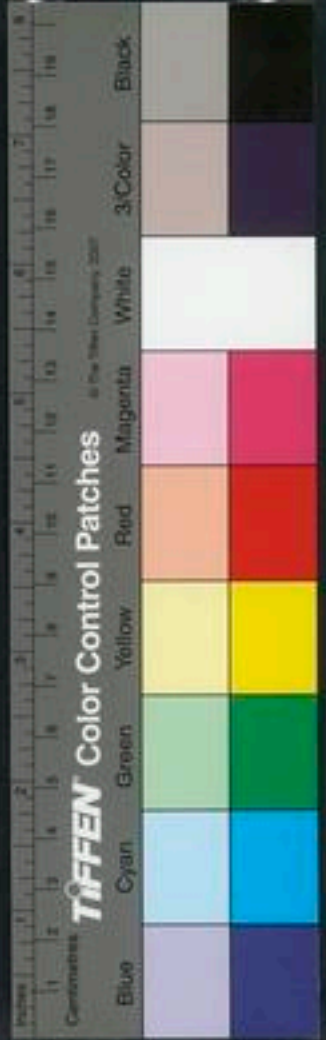
曰誰為為之上為子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

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

若僕大賢已虧缺雖材壞隨和和行若由

夷終不可以為祭適足以發笑而自煎耳也僕

西漢書可與遺傳



間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
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
禍莫積於欲利，積十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而詬莫大於宮刑。詬音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
陳，雍渠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景監同子參
乘爰綠，變色。趙良自古而恥之。夫中材
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抗碗之士乎。如今
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慶焉。戎僕賴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轅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網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次之士，外
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新將擐旗之功，下之
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
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鄉音陪外廷末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
在闕茸之中，闕音合反，茸音人勇反，乃欲仰首信眉，仰音
信音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
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火負
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得
奉薄技，出八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
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



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
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
異路未嘗銜盃酒接炭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
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時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
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孽其起僕私心痛之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番餌馬口橫挑強胡日高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常虜救死
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

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聞千里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旁軍火

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壯

首爭死敵未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音

見主上慘愴但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

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以報漢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天下僕懷

欽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

西漢書司馬遷傳

十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謂言正未能盡

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

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

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

李陵既生降墮其家聲謂其國及而僕又草以蠶

室謂人勇及推也當空為刑謂而僕又草以蠶

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所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

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起請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

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鬪毛髮嬰金鐵受辱謂其

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

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虜委深山百數

震恐及其在靡穢之中謂才插尾而求食積威約

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謂才不八削木為吏議不

對定計於鮮也謂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箠謂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



則頭搶地

羊十

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

甄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

西反

局足

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嬭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

日

繫獄具

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

伯

因於請室魏其大

將也衣赭關三木

三木

季布為朱家鉗奴灌

夫受身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

財

在塵埃之中古今

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甄也

體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

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

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

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

身孤立少御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

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栗欲苟活

既人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恚溺累紕之辱哉

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活

冀土之中

而不拜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

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叙儻非

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贖脚

贖脚

兵法簡列不韋遺蜀世傳呂覽

呂氏

西漢書

司馬遷傳

十二



八
韓非因茶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
憤之所為作也此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
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見胡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
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察之言
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桎刑而無
愠色僕誠已著此書獄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
都其人謂韓非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
狀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
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

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
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
背震衣也身直為闕閭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
穴耶故且從俗浮湛日與時俯仰通其狂惑今
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適與僕之私指謬乎今
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曼無益於俗不
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
意故略陳固陋遺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
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書遂宣布馬王莽時求封
遷後為史通子

互註博物洽聞通遠古今其言有補於世



向言愚紀廢壞宜可正上乃詔選與兒寬等共定漢太初歷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傳矣至

孔子纂之纂與上結唐堯下記秦穆唐虞以前

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

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

輯其本事以為之傳輯與又纂異同為國語又

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

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

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

遷擬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託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

傳拾也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拾也

亦其涉儼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

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追處士而追姦雄述

貨殖則崇剽利而羞貧賤以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採群書皆稱選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

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

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選之博物洽聞而不能

以知自全既陷桎刑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

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是伯也夫唯

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古詩列在小雅夫唯

叙傳嗚呼史遺薰香以刑而發憤迺思迺精



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勅成一家大略孔明

武帝六男一八海帝

戾太子據商皇

孝昭帝趙缺

齊懷王闕王夫人生

燕刺王旦李如出到

廣陵厲王胥李姬

昌邑哀王壽李夫

戾太子據元符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

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謀求子火壯漸長

冠本字就宮上為立博望苑特規使通賓客從其所

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溫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

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

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

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道

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論說易合此固中

人之常情且太子之不終也

納史良嬀將音房太子有妃有產子男連連曰史

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

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自言宮中有蠱氣

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慙具白皇后發

中庭車載射士出武庫兵斬充以徇與丞相劉屈

釐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

兵敗亡不得太子出上怒甚虛闕三老茂上

書曰直問上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



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過茂成父慈母愛室
家之中子過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大傷父子不
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
不臣雖有粟吾豈得以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
而不中於瞽瞍瞽瞍中及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
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皇帝
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
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釐十及造飾奸
詐畔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菑塞而不通高與太
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究結而凶告
不忍忿忿之心起而致充恐懼適逃子盜父兵以
救難自免耳臣功以為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

少察所親臣不勝慙慙

長發

曰李出一旦之命待罪連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湖名吏

捕圍太子太子自經與皇孫二人皆並遇害久之

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

復訟太子寃上遂擢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胡胡已

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

齊懷王閔傳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王

以五色土為之社社歸歸日方時時各以封于東土世

西漢書齊懷王傳



為漢藩輔嗚呼念我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
圖俾君子息恣爾心允觀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恣
不愾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王其戒之閔立八年
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傳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封于北
土世為漢藩輔薰鬻氏虐老歎心以奸巧邊眊案
降旗奔師薰鬻徒城張其曰山北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安悉爾心毋作愆母作非德母乃廢備非教士不
得從微士不素習王其戒之○旦為人辯略博學
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

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弟當立上書

求入衛上怒下其使微武帝由是惡旦遂立少子

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久之旦姊蓋主也

謀共殺光廢帝事發覺禁等皆伏誅王憂懣又音

置酒萬載宮會賓容群臣妃妾坐飲王自飲曰

歸空城方狗不吠鷄不鳴橫街何廣廣方固知國

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方真渠貴徒

骨籍籍方亡居母求死子方妻求死夫裝回丙渠十反

間方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天子使使者賜玉璽

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牙以藩屏社稷先

日諸呂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

西漢書



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裡相應故
邢樊鄴曹灌勢劔推鋒從高帝鑿苗除害苗古
與字耘
鉅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卓蒙休
孫音保日勤苦至矣
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今王骨肉至親敵吾
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唐杜稷如使古人有知當
何面目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紱自
絞蓋曰刺

廣陵厲王胥傳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封于南土
世為漢藩輸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
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純也
龍與之內

要一為呼恚爾心祗祗統統迺惠迺順女桐好送
通反母適甯人桐音通
難脫之缺惟法惟則王其戒之胥壯大
好倡樂送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
度故終不得為漢嗣宣帝即位胥令女須祝祖事
發覺以紱自絞蓋曰厲

昌邑哀王髡傳髡音傳

昌邑哀王髡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
崩燕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賀即位二十七
日行淫亂光白皇后廢賀初賀在國時數有怪王
惡之間郎中令龔遂遂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
大王不說滿日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
自揆度度徒
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決及子
謀及王



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古王所行皆不

詩之文中

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

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

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揚吉陛下營營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

青蠅惡矣忠即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

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不能遠也信用讒說必有凶

咎願詭禍為福皆救逐之實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積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

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

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

方其春庚太子生仲為日按武紀建元六年春

庚太子始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

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

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

終始何獨一孽臣哉秦始皇帝即位三十九年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

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

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

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不

取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

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

子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故車千秋指



明蓋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因表激極道迎善氣傳得
天人之祐助云傳引也

叙傳孝武六子昭齊凶嗣燕刺謀逆廣陵祝祖
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

嚴助傳武帝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夫子嚴也或言族家子
也亦云夫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錄是推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
相如圭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
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
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漢書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

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

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詘丘其

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能優畜之

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閏

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

以問太尉田蚡通鑑考異曰史記東越傳云建

元三年閏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

越人相攻不足煩中國也自秦時棄不屬不臣屬

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



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恃又何以予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廟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即之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辰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安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切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削髮文身

之民也

則古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

與雖

非強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

侯衛二服

蠻

夷要服

遠要一戎狄

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

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

未嘗舉兵入其地也

臣間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

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竹曰篁

習於水關便於用

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

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竹間

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也越人名為蕃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都內一
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慙輕薄負約反
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
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
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子出此婦一云令
賴陛下德澤拯救之得無轉死溝壑四年不登
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復扶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
糧入越地資音輿輻而偷頽輻音與輻音同挖舟
而八水自之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林多蛟蛇猛獸猛獸夏月暑時歐泄

霍亂之病烈反相隨屬也屬之曾未施兵接刃死

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

以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害為

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察日月恩至禽獸澤及

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凶暴

露中原霑清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

及夕臣安切為陛下重之不冒南方地形者多以

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遠城為遠城淮南全國之時

多為遠吏臣切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

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今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難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無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餼者輓亦謂字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瘴下作及暴露水居緦蛇蠱生音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毋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虜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搗劫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結其絕世存其亡國違其王侯以為畜越音此必委贖為藩臣世

共貢職音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音填

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音而威德並行今

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

雉免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苗而

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音食糧乏絕男子

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音及丁壯從

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

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

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音又使監祿



鑿渠通道

監郡

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

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遁出擊之

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

通論

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敵靡音行者不還往者莫及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群為逃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

有意四面皆從臣愚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

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

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

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

而無戰言莫敢抗也如使越人豨死傲幸以逆執

事之顛行顛行在斷輿之卒有一

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圍江漢為池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共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期康軌

聖道負贖依孫請曰馮玉凡日南面而

聽斷雖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嚮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桑業則澤被萬

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不足為一日

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頽適會閩

越王毋繇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羨

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風指南越



王頓首曰天子適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朝有閩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王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生殺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印治印治印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鄉屯曾未會兵未天誘其衷閩王隕命郵遣使者罷屯女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故遣太子嬰齊入侍此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咸震暴王義

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妾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友婿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也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閩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從子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十四



年數外此其言出於不假乎也王臣事君猶子

事父母也臣則常伏林陛下不忍加殊願奉三年
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
數千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
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
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
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景九要法當使本也

互註 貴顯漢朝文辭並教理見也

朱買臣傳事武帝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
父薪樵賣以給食文請攜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日誌買臣愈益

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文請妻

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

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

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與音反飲後數歲買臣隨

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

待詔公車擢用之上計吏卒更乞肉之史工新反

工大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

朝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斂中國罷斂上

使買臣難說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
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



保泉山

即今來州之山也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
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
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
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
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倚食拜為
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去歸郡邸直上計陳
曰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屋中
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不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
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白守丞守丞者
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

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得張會稽

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八

其界見其故妻妾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

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

居一月妻

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悉召見故人與

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持

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

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生法免官復為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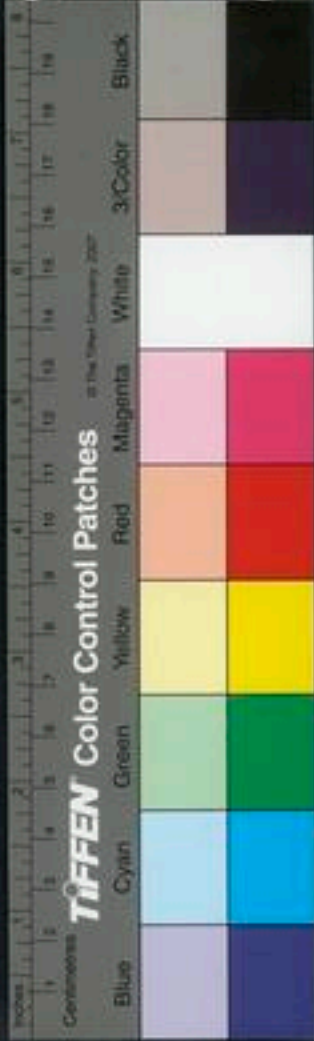
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

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沐上不為禮

買臣深

恚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互註貴顯漢朝文辭並敘



吾丘壽王傳事武帝

吾丘壽王字子懿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格不音各行四相各故言各余五五五詔使從中大
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選為侍中中郎坐法
冗久之上疏願擊凶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石
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
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
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
湊以為天下火隄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
任四千石之重郡府都尉皆二千石不置職事並
廢盜賊從橫及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
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

弘奏言十賊獲弩百吏不敢前引謂曰禁民不得
挾弓弩使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
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
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干劍弓非以相害以禁暴討
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殺守
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故強侵弱衆
暴寡海內抗敵抗五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
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
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養兼天下廢王道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石
城石大殺齋雉鶴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殺相善
挺相撻擊殺辱同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西漢書 吾丘壽王傳 二十八

至於緒衣塞路群盜蒲山卒以亂止故聖王務教
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逮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序內日化方外鄉風日變然而
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十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
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
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
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夫之
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
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
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劫以為無益於禁奸而廢先
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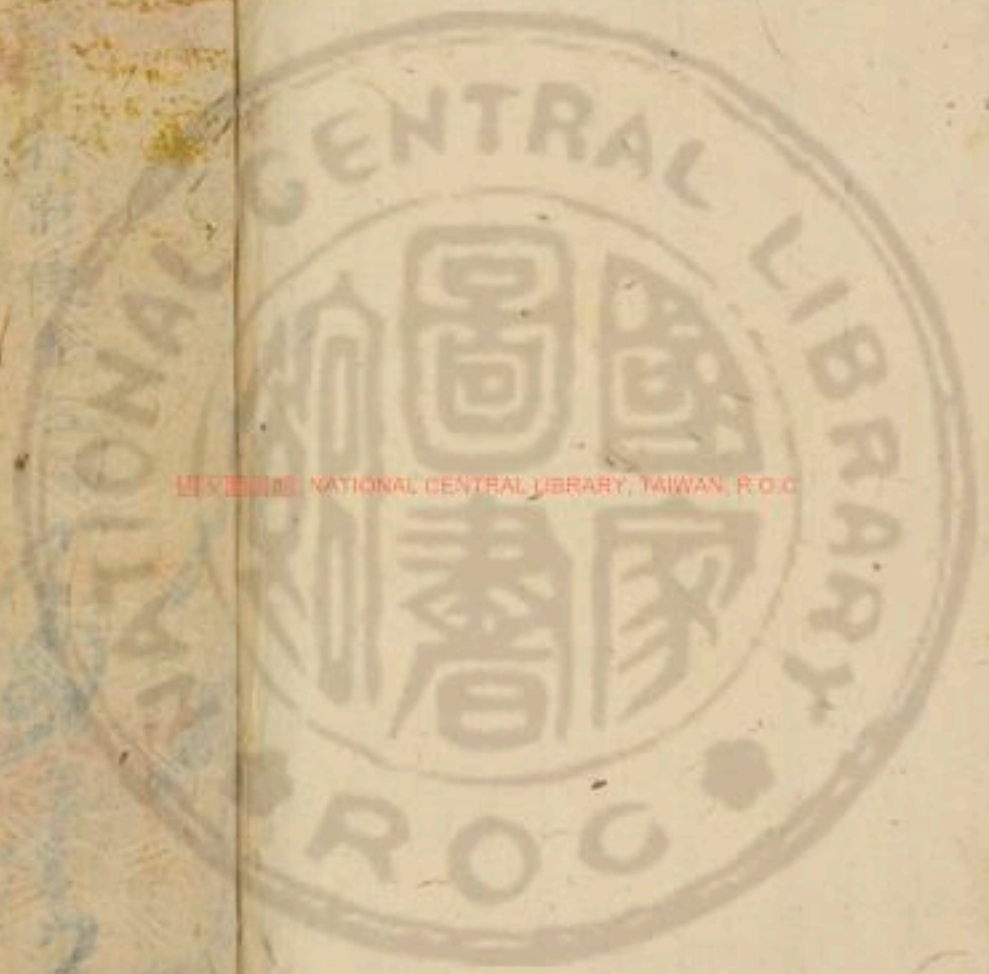
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
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
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
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
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
公德澤上昭天下滂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
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結周亦昭德顯行
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
盛天瑞並至珎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
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
漢通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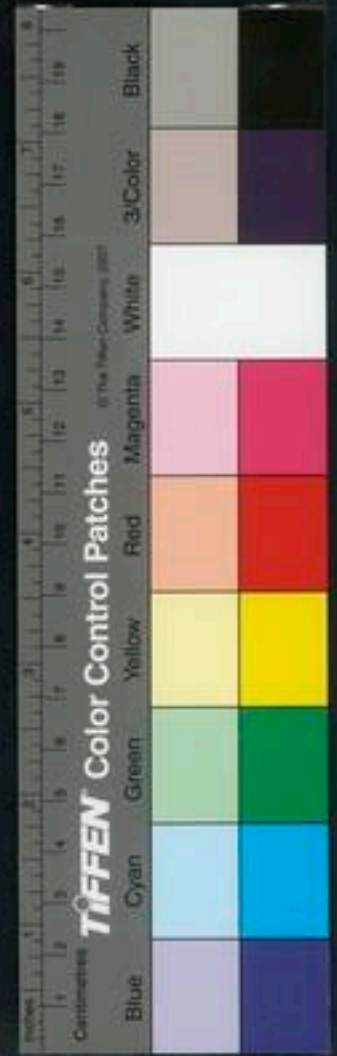
賜壽王金十斤後坐事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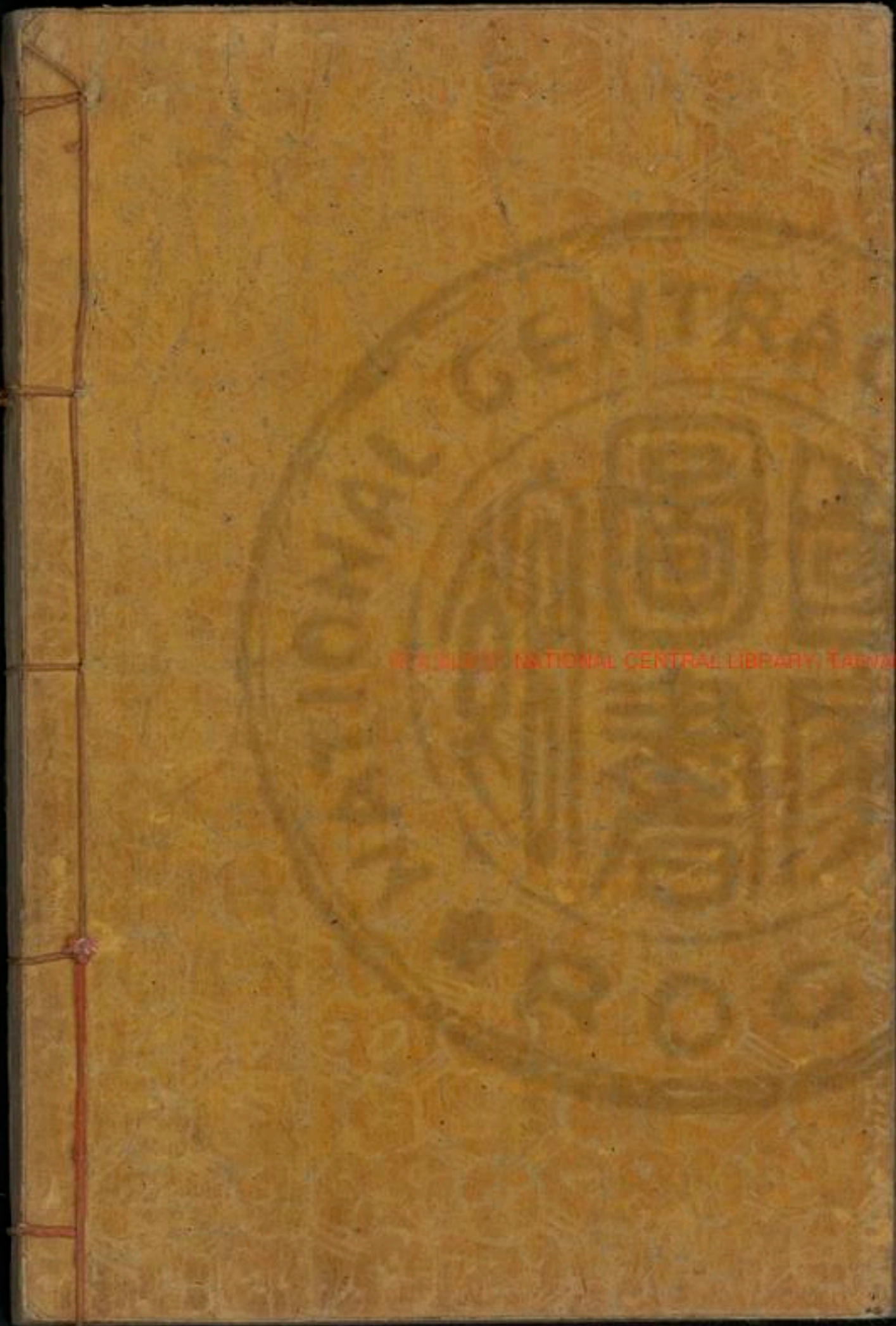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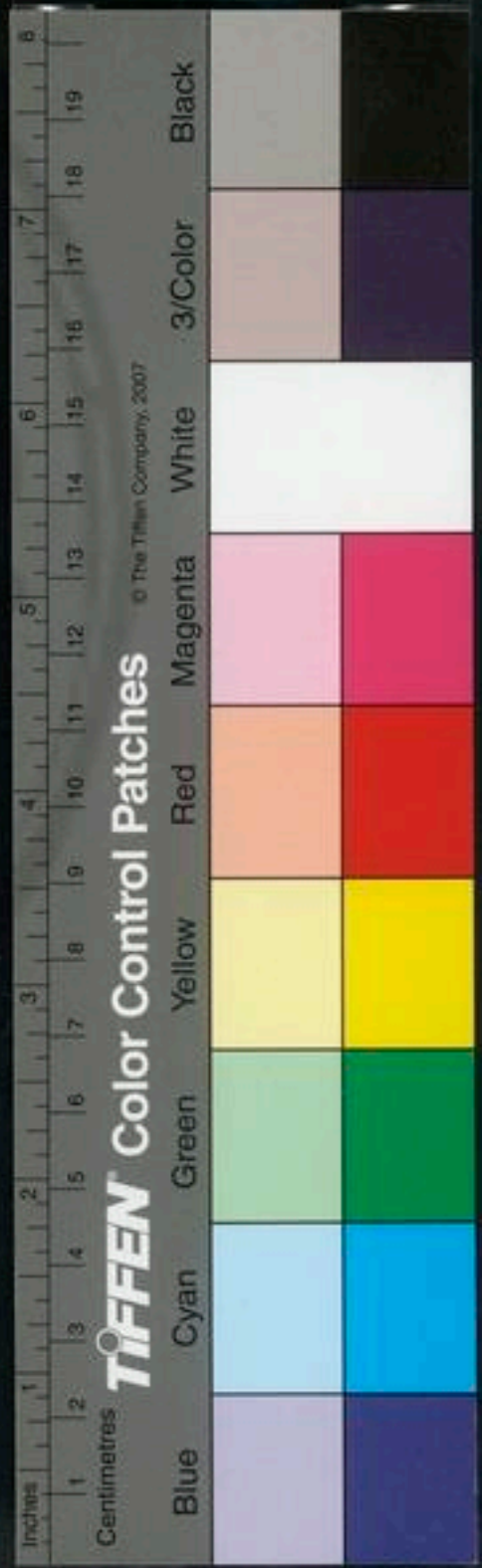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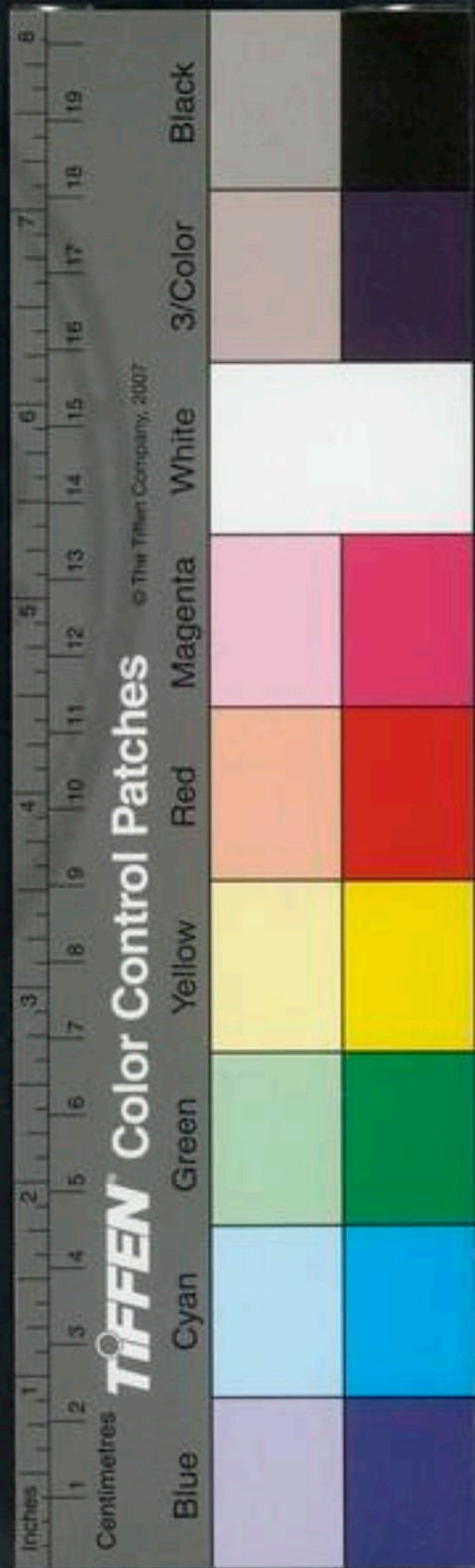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十二

漢列傳 蔡義 辛慶忌
 主父偃 陳萬年 傅介子
 徐樂 陳咸 常惠
 嚴安 鄭弘 鄭吉
 終軍 楊王孫 甘延壽
 王裒 胡建 陳陽
 賈捐之 朱雲 段會宗
 東方朔 梅福
 公孫賀 云敞
 劉屈氂 霍光
 車千秋 金日磾
 王訢 金安上
 楊敞 金敞
 楊惲 趙充國

十七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七

主父偃傳 事武帝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

長短從橫張湯傳從

撰說在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

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假貸無所得得反北

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容甚困以諸侯莫足遊者

○元光元年西入關見衛將軍青衛將軍數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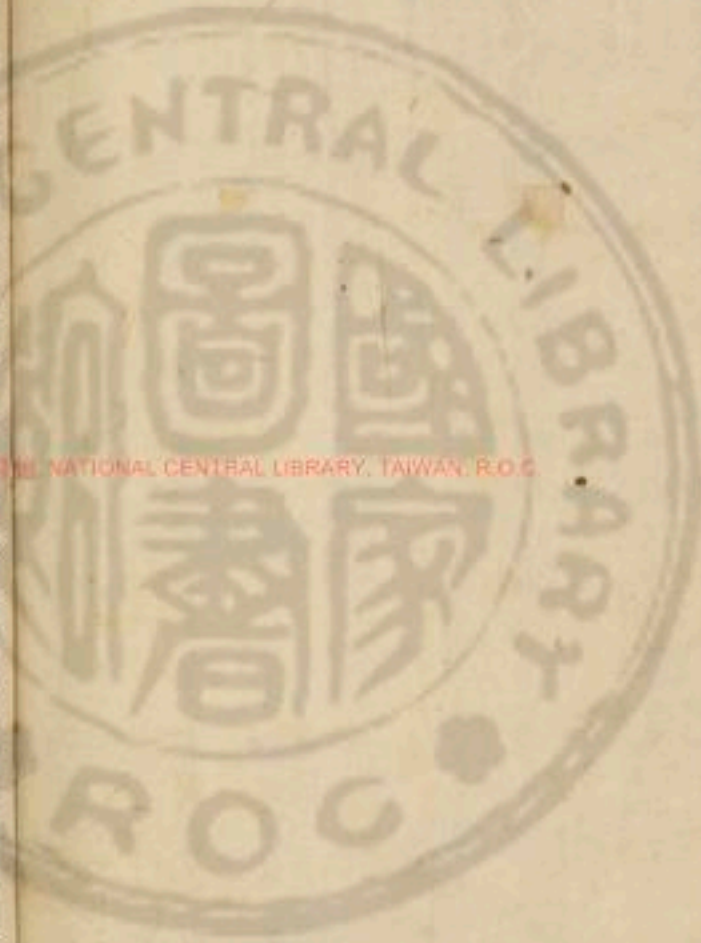
上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

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

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

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周禮還師祭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
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
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
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
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
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靡音甘心匈
奴非完計也秦皇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

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
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
勝數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
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餉字亦女子紡績不
足於帷幕百姓靡敝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
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鯨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持人之喻今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切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
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
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積衆數十
萬人雖有覆軍殺將覆殺及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



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騷然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若則慮易使邊境之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佗與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安樂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謂者郎中令歲中三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

疆而合從從子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

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數十而適嗣代

立適諸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

願陛下得推思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

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

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

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

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荀悅漢紀曰世有三遊德

者謂之遊行立色辨作威謀結私曰游挾二遊德

以者謂之遊行立色辨作威謀結私曰游挾二遊德

不為其者謂之遊行立色辨作威謀結私曰游挾二遊德

失其真者謂之遊行立色辨作威謀結私曰游挾二遊德

西漢書王又怪傳



行不得說 謂同之辭 不得
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

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

金或說偃曰大橫精胡反偃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

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

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牛羊豕死則五鼎烹胡被

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

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

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築北河終不可就已

而棄之朱買臣難誣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 ○元

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決請上拜偃為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數而

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衣於既反賓客不我內

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

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玉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

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

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

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后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

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

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馬上聞之以

車為長者遷書燕趙及貴族燕事趙王恐為患使人

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錢本無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

西漢書徐樂傳



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
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棘也也中反之偏
袒大呼呼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
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
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土崩何謂尾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
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
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據尺寸之地而身
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
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
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尾解故曰

天下之患不在尾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
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
謂首端而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
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
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
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
形之患要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
國勁兵陛下逐走數射飛鳥弘游燕之圓淫從恣
之觀從謙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
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之於前而天下
無宿憂名何必夏子夏禹之子俗何必成康雖然



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寶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澤為數世隆南面背袞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敵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傳

嚴安臨甯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

聲使有節矣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

以觀欲天下其觀顯示之也彼民之情見羨則願之

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雖本而微

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

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奸軌浸長夫佳麗珍

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秦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教失而偽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

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

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乎其性恬安恬安不

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

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昭麟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蟻亂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

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河北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衆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逃遁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輸轉若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



寸之勢起閭巷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至於伯玉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羗焚略歲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天議者羨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予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擘而不解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管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餒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魏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

終軍傳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時又得



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異此二物博謀群
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絃而同
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蔽葦與鳥魚羣正
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
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焉禽獸行虎狼心上古
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
社此下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
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
而勞力罷請刑於宇內矣履衆義而不足懷聖明
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贊章厥職之所宜明堂封
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

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
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
瘞祭天地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共歛
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
以饋羣公成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歛
時令日改定告元宜白茅於江淮宜音祖又發嘉
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退
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暗之徵上亂飛鳥下
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
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編讀曰解斯拱而埃之



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
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行下下驚下不
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
奉佐明使畫吉凶於策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
外官不足以元一方之任音竊不勝憤懣詔問
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
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
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
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說賜
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
鎮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
使者皆死軍死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傳 宣帝朝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
藝羣書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化華龍柳褒等
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加應
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
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使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
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既音久之武等學
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
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
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軼與
工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



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羨藜冷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淡才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力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法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抒反倉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源曰元者氣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趨音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若骨終日斲斲斲反口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槩清水焮其鋒焮反千越砥鍊其鏘五各水斷蛟龍陸割犀革忽若擘泥畫塗如以擘神記

言其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錐崇臺五增揚也延袤百丈而不瀾者工用相得也瀾胡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向喘膚汗入極馬倦及至駕醫鄰驂乘旦乘食證反駕則王良執靶靶音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如歷塊內塊反口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煖反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於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必建仁策索人求士必樹伯述伯讀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西漢書王褒傳



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
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相誠
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亦遂又非其愆是
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
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
卑辱與潔而升本朝諫雖疏釋躄而享膏粱居
略反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
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龍興而致雲蟪蟀埃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

主聖後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
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鍾逢門子鸞烏號名鳥號
名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
業俊士亦竝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
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
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
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翔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遊
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
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句噓



呼吸如喬松

嗚呼子及

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

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喬等並待詔

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

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

麗可喜善許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

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虛與辭賦比之尚有仁義

風諭曰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治優博奕遠

矣頃之擢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若忽忽

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

讀誦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褒所

為甘泉及洞簫頌善許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讀誦

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可祭祀致也宣

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悶惜之

互註文章冠天下

賈捐之傳元帝朝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

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

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

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叛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元帝初元元年珠厓

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

上使王商詰問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



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
曰無間問工反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
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群長迄于四海欲與群教
則治之興講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敬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
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
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
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
還齊桓扼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

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愜武行文則斷獄數
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
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後之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
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
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
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
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
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採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
為邊害厲兵馬因富民以攘朕之仲馮曰元狩末
少不復出征矣以建元為元狩西連諸國至于安
西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縣音洛北卻匈奴
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
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
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
聞傷於後女子乘亭郵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
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
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
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
忍捐捐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擗于反狀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
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
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
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
海之中顛與守同守也霧露氳濕多毒草虫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瑤
瑁也瑁音在瑁音在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
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會未
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
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
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



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玉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指之議是上乃從之下詔曰罷珠玉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玉由是罷○指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指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掃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指之相善指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作簡字○通鑑考異云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勝也薛廣德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指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指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鼎音釘也今欲進身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指之即與興共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鄉讀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汲直世用之



介胃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知白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風謂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一等髡鉗為城旦城旦謂至司馬溫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賈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偃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

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烹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嘗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叙傳六世耽耽六世謂武帝世其欲泚泚泚音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四用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淮南王安謀武

東方朔

武帝朝

東方朔字曼倩

見前平原厭次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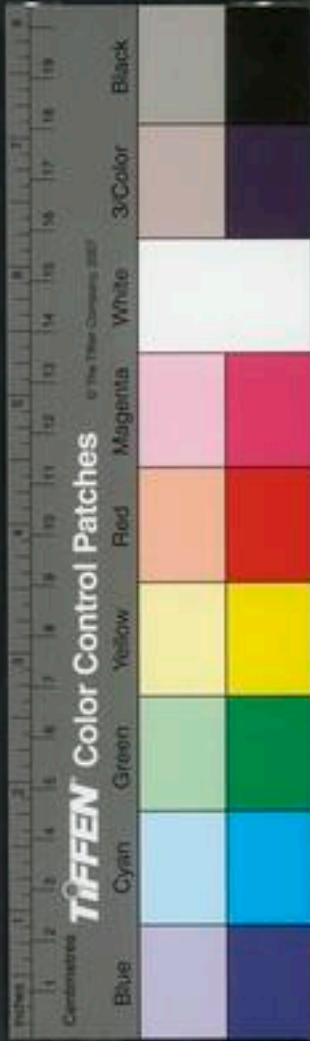
厭次一涉反武

帝初即位徵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

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

州縣之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



足用乃得讀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六

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

子路之言有勞者原父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虛

諾者非也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

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

辭不遜高自稱譽上諱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扶奉

下取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侏儒曰侏儒人也

也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

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

用徒索衣食古曰先各及下今欲盡殺若曹侏

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

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

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三尺餘奉一囊粟

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

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

覆覆數所具反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

曰贊進也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

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蜥

蜴上曰善蜥蜴也朔先歷反蜴余亦反原父曰守宮即人

出蓋用此付名爾復使連射它物連中仲反輒賜



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舍人所問朔應拜
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
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
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
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
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
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
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
百斤○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
有期門之號於是使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美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項

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

微反又

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說讀

時朔在傍進諫

曰臣聞謙遜靜懿

德

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

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

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

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

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

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

戎無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向牛反又有杭稻梁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貪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虛讀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原又曰不守當作亦此險防也言半與馳勝不為防慮必有傾危之虞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玉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憑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顧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應音

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

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

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

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法令者先帝所造

也用身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

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

陛下行之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

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

朔曰師古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

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極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號曰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師頌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師古曰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經淫辟之路辟是

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廣父曰劉向說春秋

應來美結則朔正用指偃為淫首其罪三也上默

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

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

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起曰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

乎朔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

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

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綵

綵徒足履革屨以帶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

西漢書 卷之二十一



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
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
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
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璫垂珠璣設
戲車教馳逐節文采葉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
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推甲乙之帳
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
宜可與比治矣○朔雖詼笑詼音然時觀察顏色
直言切諫上常用之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
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
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

相至公卿而朔常為郎在左右詼調而已明行○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

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

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

已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

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也辭居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

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

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

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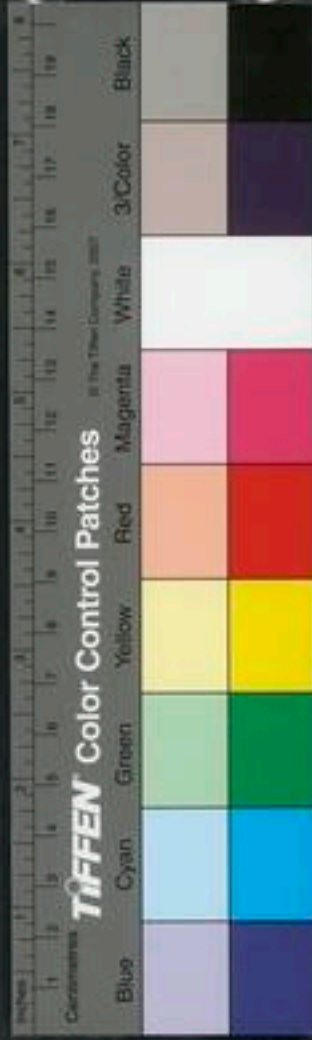
是固非子之不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敗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
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澤及後世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
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
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若
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
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
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本邪曰募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

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
然安可不務修身乎哉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
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曰信封於齊七百歲而
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傳曰天
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
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
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土黈
詩反黈黃也纁纁也聰有所不聞舉大德敝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
黃纁為九用組纁之於冕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
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各度反徒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
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徒
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
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鄰食其
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
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莞窺天以蠡測海莞音管蠡音力以蓬撞鍾蓬音蓬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
譬猶鼯鼯之襲狗鼯音胡又音胡孤豚之咋虎咋音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因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

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
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
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
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
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
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覩靡曼之色耳
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
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能揚主譽竊不為先
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
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曰唯反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
曰於戲戲於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



有悖於目悖內拂於耳悖外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
說於目說順於耳說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
王聖主誰能聽之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
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
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蒙
不辜之名夫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
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
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
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應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
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仁如
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懼然改容懼居反懼居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
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間寬和
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
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
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
其君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
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
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繇繇連連殆



於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
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
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
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
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
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國
園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
也臣愚竊以為過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
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栢柱

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
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
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
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
實者以其詛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
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抑下惠
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朔之詛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
牧豎莫不賄曜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朔故詳錄焉略者直

叙傳東方瞻辭詠諧倡優音譏苑扞偃正諫

舉郵同與懷肉汙殿弛張沉浮音稍意殿上射不

四敬有給上弄復為中却賜帛百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八

公孫賀傳事武帝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少為騎士從軍數
有功武帝卽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
也賀由是有寵元光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
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爵普○後八歲遂代石慶
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
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此類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
受印綬頓首泣涕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
村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感哀慟下泣曰
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

西漢書 公孫賀傳



附著之朔故詳錄焉略者直

叙傳東方贍辭詠諧倡優音譏苑扞偃正諫

舉郵同與懷肉汙殿弛張沉浮音稍意殿上射不

四敬有給上弄復為中却賜希百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八

公孫賀傳事武帝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少為騎士從軍數
有功武帝卽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
也賀由是有寵元光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
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窳音普○後八歲遂代石慶
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
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此類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
受印綬頓首泣涕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
村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感哀慟下泣曰
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

西漢書 公孫賀傳



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
從是殆矣初賀封南鄉侯後封以出定襄無功至耐金大侯後封萬壽侯
致堂胡氏曰宰相人臣所願為者而武帝多殺
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
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
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
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鷓呪詛上有
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
特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
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
尼交貶焉使賀也為相盡忠克舉其職無罪而
被刑然後獨歸責於其君矣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
覺下獄是時詔捕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捕安世
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
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
之竹不足受吾辭斜谷之木不足為吾械安世遂
從獄中上書告敬聲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
當馳道理偶人祝詛有惡言有司按驗賀父子遂
死獄中賀父曰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
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安世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劉屈氂傳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二年詔以
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



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封左
丞相為彭侯彭音○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
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髦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
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
何為對曰丞相殺之未敢發兵上曰事籍籍籍音
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
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太子
引兵合戰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
多太子軍敗後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
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
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奏請按驗有詔屈髦要斬
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

車千秋傳

事此節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

劉敬所言徙關東大

族千秋為高寢郎

高寢郎後之評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

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究曰子美父兵罪當

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執臣嘗夢見一白

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乃大

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

帝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

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屈髦為丞相封富

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闕闕功勞特以一

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



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貫之謂籍焚也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臣恐懼思欲一廣上意尉安衆庶勸上施恩惠緩刑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霍光金日磾桑弘羊及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道音導武帝崩詔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先治內君侯治外宜有

以教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詔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益鐵之議起焉千秋為相十二年薨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千秋桑弘羊自以為國家興廢之利伐其功欲為子桑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及遂誅滅

王訢傳 訢與掖同 事武帝

王訢濟南人也為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恭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滕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顯生殺之柄威震郡國





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

貸貸上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

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

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官館馳道修治供張辨

張供用反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自訢傳國至玄孫訢子王王以外戚

揚敞傳 歷事三朝

揚敞華陰人也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
司農元鳳中稿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
告敞敞素謹畏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議大夫
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

故不得侯後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

崩昌邑王徵卽位淫亂光與安世謀欲廢王更立

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

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

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

使九卿來報君侯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

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

叅語許諾宣帝卽位月餘敞薨子忠嗣忠弟暉

揚暉傳 事宣帝

暉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暉母司馬遷女
也暉始讀外祖大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

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
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
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
財用給文書乃出名曰山郎出山郎名馬惲為中
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言總計一
歲而復財
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給財用
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
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
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
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
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
告長樂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有詔

皆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
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
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報會宗書曰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
領從官與聞政事與惲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
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已負尸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
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
復奉先人之丘墓乎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李斯書云擊斝呼者其
也秦聲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
為箕箕音其人生行樂耳復富貴何時是日也拂
衣而喜奮袂低仰袂音反頓足起舞誠滯荒無度不
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糶賤販貴逐什一之
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
毀所歸不寒而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
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
之事也故不同不相為謀為于今子尚安得以卿
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深

遠反分頃者足下雖舊土臨安定山谷之間昆戎

舊壤子身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憚兄子安

平侯譚謂憚曰建平杜侯杜延年前以罪出今徵為

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

縣官不足為盡力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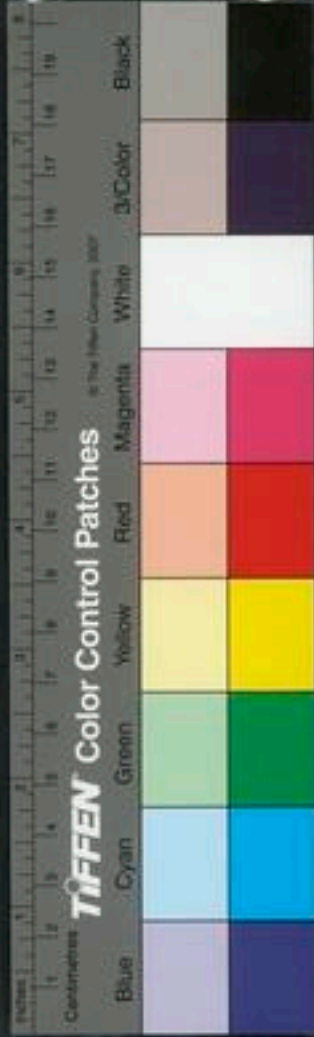
馮翊延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驕馬

猥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

致章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

譚坐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時安定太守孫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



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揚之死皆不厭衆心惜
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
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
之剛直不可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
況罪不足以死乎謂與張佐成上書告惲下廷尉按
雖得君子會宗嘉宣帝見而怒之
致堂胡氏曰揚惲之死以爾言曰南山蕪穢縣
官不可為盡力如此而已入君行事不當於人
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殘一夫鉗一喙而能沮
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割草
管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夾君道矣方是
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寃者于定國也趙
蓋韓揚之死定國以為當乎不當乎以為當則

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
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為不當則定
國常奏惲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
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曰臣死非其
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
而廷尉則負之尤者也事雖陳迄千有餘歲然
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也戴長樂上書告惲罪廷
尉定國考問奏惲大逆

蔡義 事昭帝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久之
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
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
不棄人倫者切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



賜清閑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

之說詩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代

揚敞為相封陽平侯封又從定策安宗廟

致堂胡氏曰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帝時

車千秋薨然后拜楊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

初楊敞薨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

素以小心畏謹未嘗有過為武帝所識拔既廢

立在手志意遂肆見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

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

君乎敞薨之時宣帝初立嚴延年劾奏大將軍

擅廢立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

光為是故少憚也故夫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

橫與向者下殿門進立有常何其二心哉是故

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行步佻僂佻即簡字健力主反曲背也

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

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光聞之謂左右

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

天下聞之義為相四歲薨義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

互註定策之功比於灌嬰年見杜延以儒宗居

相位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見孔

陳萬年傳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以高第入為右扶風

遷大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

西漢書 陳萬年傳 九



史傾家自盡○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

咸

萬年賂通外戚許史光孝樂陵侯史高

互註事 后母孝 惇厚 備於行止 見兩

陳咸

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林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古萬

年乃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 力 向反 咸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王食然操持掾史 操 高 反 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 執 音 之 欲 反 令行禁止



然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
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
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
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為少府與翟方進有隙方進
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
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
咸免以憂死立時有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先釋大夫後

鄭弘傳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
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
陽太守皆著治迹教條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

罰深不如弘平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
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

互註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史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

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
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

弘羊以為此乃所以為安邊竟漢書曰制四夷國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
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

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
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
之議異乎吾所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



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
有餘人咸張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
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丁喚辯者
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牛斤反雖未詳備斯
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
楊同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
節發憤懣應音薄又介然直而不撓姚反可謂
不畏強禦矣奈大夫據當世舍時變上權利之
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
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
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
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

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
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說音斗
甯之徒何足選哉

叙傳葛繹內寵屈屠王子公孫買妻千秋時發

公衛太子冤發音直時宜春舊士王宜諱伏敏蜀依霍庶幾
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為不子

楊王孫傳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原又曰死奉養難得之及病且
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也歸必亡易
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
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



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葬乃合道情且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疑如宜有知執裹以幣帛萬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斲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

焉用久容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傳 武帝朝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曰建之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嚴若無守正何從之有其時無守正焉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

壘垣以為賈區賈音古下同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

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

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堂上無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

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



衆誅惡以禁邪令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
謂之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黃帝李法
曰李君去官之謂主征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
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死以聞制曰司馬法
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或誓於軍中欲
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至今渭城立其
祠

朱雲傳事元成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以勇力聞
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蕭望之

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謂此當世以是
高之元帝時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
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
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
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
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
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
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
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雲素好勇數犯法
亡命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而嘉猥稱雲欲令為
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



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
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
之欲考其異同今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
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
攝齋登堂私齋子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枉
五鹿君枉竹度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獄獄長
銳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
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
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書言丞相韋玄
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成數毀石顯久之有司
考雲疑風吏殺人風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

事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
元帝世至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
主下無以益民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
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尚方少府之屬上問誰也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諷
又音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致堂胡氏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戕死有餘而竟
赦之雖曰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理義出於良
心不可泯也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
之過遷為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
獄死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
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采納
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而保寵祿國欲不亡
得乎慶忌不叩頭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往見之宣備賓主
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
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迴欲相吏邪宣不

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七十餘終於

家

雲病不呼醫飲藥道言以身報飲權周於
身北周於梅福傳事成帝

梅福傳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
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委任大將軍王
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
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
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
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
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約善如
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



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
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法夫勉其死合天下之
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
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曰正無孝文皇帝起於代
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
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
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
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
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謂
知出爵不待蘇茂慶賞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
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

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
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
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名
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及謂已和而亡逃匿之
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
士者國家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
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九九笑街若令桓
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



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
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伯諱由余歸德今欲
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
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懣又音滿吐忠言嘉謀日聞
於上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
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
若此者亦亡幾人幾居也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
石底石也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
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本阿各諸谷兩

人劍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

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

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

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

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

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

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

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

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藏鶴遭害則仁鳥

增逝載音歸也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愚民上

疏多觸不急之訟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

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故京兆尹王章資質



忠直敢面引廷爭元帝擢之以屬具臣而矯曲朝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
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
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
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
歌劉后坎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
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
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惡之法誹謗之微者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
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與
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非此何景也漢興以來

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為右全之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
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
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
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庸庸魏小勢陵於君權
隆於主然後防之六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
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
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
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贖橫
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
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以當戶牖之



法坐才反盡平生之慮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
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
報各如其事昔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
不舉逸佚同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
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
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還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
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
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孔子本孔父之後故言在祖位
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

後禮亦宜之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
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周子
南君為周承休侯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時匡衡
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
也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
復言且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
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
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
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
吳市門卒云



云敞傳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即位王莽秉政莽長子宇非莽絕衛氏外家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事發覺莽殺宇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藥布薦為中郎諫大夫帝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領帳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

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奸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叙傳王孫羸葬建乃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衷仲反

霍光傳

事武明堂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父中孺仲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壯大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



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仲孺將軍因跪
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大為中孺買田
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持光西至長安時年十
餘歲任光為郎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
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小門二十餘年
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
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
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
任齊可屬社稷說屬之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上病篤光泣涕問曰如有
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

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

日磾為車騎將軍及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帝

崩○昭帝即位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

年莽何羅謀為逆莽莫時光與金日磾等共誅之

功未錄武帝病遺詔封光為博陸侯光為人沈靜

詳審長財七尺三寸說與白晳疏眉目皆先

顛顛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說也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

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

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



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納安女後宮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封桑樂侯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椒房皇后居繇是與光爭權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書奏上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屬之欲反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

不敢復言

季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聽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主權紛亂復誅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振海內昭帝既冠遂委



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
昭帝崩亡嗣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
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
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言合光意光以書視丞相敞
等視音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迎昌邑王賀賀既
即位行淫亂光憂懣音滿又獨以問所親故吏田
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
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常有
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
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
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
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
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
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
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今日之議不
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於是議者皆叩
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
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頃
之太后詔召王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
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即持其手解脫
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光送至昌
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



稷涕泣而去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
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
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
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
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皇太
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迎曾孫謁廟是為孝宣
皇帝明年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甲
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
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
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
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

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
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先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
下之已甚下朝及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
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
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山為列侯奉兄去
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
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喪葬皆如乘輿制度

致堂胡氏曰霍禹山雲生潛亂之心則亦以見
其父居粹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
王以相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
命宣帝獨不取法於是哉

謚曰宣成侯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博陸侯宿



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
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
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
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兩與功如蕭相國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
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初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
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
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光薨
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更以禹為大司
馬寇小寇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顯及禹
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於是始有邪
謀矣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

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
墓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初霍氏奢
侈茂陵徐生言霍氏泰盛陛下即厚愛之宜以時
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
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
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
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
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
其隣人灼爛者在上行行胡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
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錄音不
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
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



徐福數上言霍氏而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
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
十匹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光從驂乘
上內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
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司馬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
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
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
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卽位
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
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

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
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彛使孝宣專以祿
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議亦足以
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繁
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
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閻叔作亂於
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
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焦類孝宣亦豈欲
至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陸侯千戶

五註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功德茂盛○功如蕭相國並見專事不知

禮見論定策功過絳侯周勃見甘露

三年圖其形於麒麟閣武見蕭望之言光見

士非周公致白屋之意見昭帝初即位

未任聽政政事一決於光見秉政因循

守職無所改作見

金日磾傳磾反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休屠音許

武帝元狩中昆邪休屠謀降漢昆反休屠王後悔

昆邪王殺之並將其衆降漢封為列侯日磾以父

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

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切視至日磾獨不敢

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

監遷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

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切

怨曰陛下安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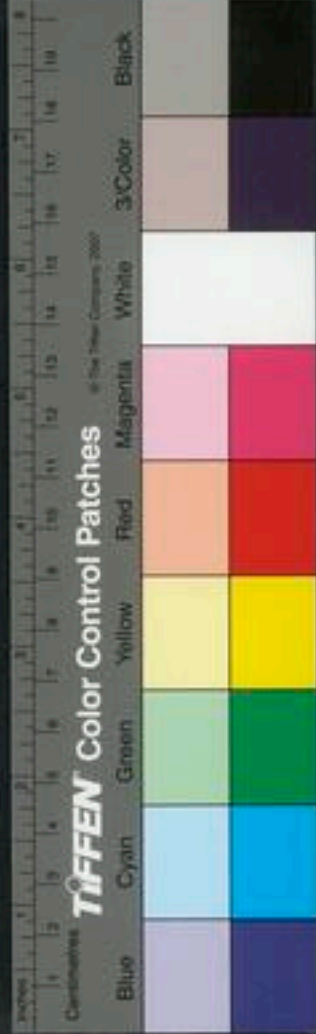
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

拜鄉之涕泣解音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

為帝弄兒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

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上聞大怒日磾具言兩

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



莽何羅謀為逆日磔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是時上幸靈光宮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磔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復史何羅哀白刃古從東廂上見日磔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磔得抱何羅投殿下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屬之光讓日磔日磔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磔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磔為秬侯秬而日磔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磔卧

授印綬一日薨謚曰敬侯○日磔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上亦哀之獨得不坐日磔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弟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霍元帝時薨無子國除元始中始世

互註為車騎將軍拜卧內林下受遺詔輔少

主見霍

金安上傳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闈無內霍氏親屬封都成侯子敞

金敞傳

敞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綠車皇後也太子有也須臾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涉從父弟欽舉明經平帝即位徵為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

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封都成侯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湛溺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變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為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



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叙傳傳陸堂受遺武皇壅毓孝昭末命導揚

命帝昭終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

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

稅侯狄孳子曰狄孳音姑虔恭忠信奕世載德

馳于子孫

子曰狄孳音姑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九

趙充國傳 事武昭宣三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邽音後徙金城令

居零音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持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

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

為虜所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遂得

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扶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近車騎將軍

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與將

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光祿大

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羗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叙傳博陸堂受遺武皇壅毓孝昭末命導揚

命武帝昭終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

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

稅侯狄孛子曰狄孛音姑虔恭忠信奕世載德

馳于子孫

子曰狄孛音姑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八

敘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千帝外家衛氏召
禮少府宗伯原人謀飲與昆茶飲飲以內屬
中而外塞久日舞子飲與昆茶飲飲以內屬
傳子侯常世立國純故茶封飲飲以內屬
當大南人即飲世立國純故茶封飲飲以內屬
語常名夫飲世立國純故茶封飲飲以內屬
故語常名夫飲世立國純故茶封飲飲以內屬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九

趙充國傳 事武昭宣三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邽音後徙金城令

居零音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持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

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

為虜所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遂得

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扶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近車騎將軍

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與將

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光祿大

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羗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遼青
逐民所不田處畜牧仲琦曰遼北非謂漢地
而為寇安國不加其情故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
受之共詞詳下文可見
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旁反抵冒渡湟水
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
一也往歲西羌反時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
相距五六年乃定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
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遣使至匈
奴籍兵欲擊鄯善燉煌籍音也以絕漢道充國疑
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罕音反乃解仇作
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

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

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

諸豪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降

羌及歸義羌侯揚玉等恐怒無所信鄉仲琦曰且

小種背畔犯塞安國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疊浩音

音門為虜所擊失亡甚眾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

是歲神爵元年春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

吉問誰可持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

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度大充國曰

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偷度音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

西漢書 趙充國傳 二



以屬老臣微屬之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
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縣
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
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
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陘音夜引兵上
至落都名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執充
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譬尤
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
生口言羗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

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闕而死可得

耶○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

為亡罪乃遣歸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

略者解散虜謀微極微工極也迺擊之其極也反要時酒泉

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

不能耐冬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

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

畜產宜音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

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議以為武賢欲輕

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回以一馬



自佗負三十日食

佗從反

又有衣裳兵器難以追逐

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

夷狄笑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

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

冊欲捐罕开闕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

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

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遠之冊天子

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

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

為強弩將軍即拜武賢為破羗將軍賜璽書嘉納

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

年馬曰微也言
雖無充國讓不樂

此元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

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非敢戰者凶將軍急募因

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

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

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

為不便臣得蒙天子厚恩犬馬之齒七十六亡所

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

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



不服淡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兩虜久屯聚解弛解弛也望見大軍棄車重師古曰重也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邊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便營非為公家忠計也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

羗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壽昌為司農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羗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



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口卒讀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言不備如此則可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爰葉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後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震之變曰卒讀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各度大東至浩靈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頭罷

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

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

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永解漕下繕鄉

亭浚溝渠治湟廕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田事出謂至春人出也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伉

反飛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也為田者游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畜蓄也省大費今大司農

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

簿簿簿也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

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

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
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
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嚴師罷兵殺音也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
伏辜兵決可替月而望羗虜尾解前後降者萬七
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
具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部
校為一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
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肥饒之地貧破其
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

農業三也

仲瑪曰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度大

罷騎兵

以省大費

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

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

示亦

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雨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

寒之地雖霜露疾疫瘵瘡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

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

謂障也

又亡驚動河

南大開小開

謂差也

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隄隄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

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

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材下唯明



詔傳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後將軍言十
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朞月而望者謂今
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
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
止之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美勝少
美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罕開莫須又
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
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
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
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
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今釋
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且匈奴不可不備
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
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
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
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
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
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
千人音羗羗靡忘自說必得也說黃請罷屯兵奏可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浩星姓



衆人皆以破羗疆弩

破羗辛武賢也疆弩名許延壽也

出擊多斬

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

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

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

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卒音卒以其意對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

後將軍衛尉其秋羗諸豪帥四千餘人降漢初置

金城屬國以處降羗詔舉可護羗校尉者時充國

病四府舉辛武賢小舅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酒也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

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

酌羗人

酌况務反酌字辭起也

羗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

破羗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

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

持筆於前橐籥也

又音事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

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

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

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趙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

參兵謀問籌策焉

與漢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

曰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
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
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
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震音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
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
靡元克音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
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方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後武後
互註甘露三年圖其形於麒麟閣蘇氏將相
則張安世趙充國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弘公傳

辛慶忌傳

元成二朝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

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銀印陷陳郤敵志

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馬耆國還為

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

系父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為騎將軍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

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執金吾坐

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

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嚮

贊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

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

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



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
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
服一將不豫設亡以應卒卒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
日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奸軌不
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
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
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
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源父曰慶忌宜
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為右將軍歲餘徙左
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約然性好
興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

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

上款侯鳥

賁曰秦漢

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

白起鄢人

扶風也王翦潁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

延壽

都於六反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

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

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

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

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羗胡民俗

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

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

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叙傳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何立功



立論武賢父子虎臣之後

傅介子傳

事昭帝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音龜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敎匈奴遮殺漢使王謝服至龜茲復責其王亦服罪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拜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文義父曰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



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
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
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
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
子以為奇功過矣

常惠傳

事昭宣元帝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蘇武使匈
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
為光祿大夫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
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
延脅求公主欲隔絕漢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
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為

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

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

音鹿音鹿

獲單于父行

及嫂居次

匈奴名

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

馬牛橐佗皆自取惠乃隨昆彌還時漢五將皆無
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
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後代蘇武為典
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宣帝崩事元帝三
歲薨謚曰壯武侯

烏孫盜惠印綬節惠自以當誅時失
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

鄭吉傳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
吉為人疆執習外國事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
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



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

降漢釋音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

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

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

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通鑑考異曰百官表曰西

置蓋以神爵為地節也上嘉其功效迺下詔

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

府中反竹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

令班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薨謚曰繆侯

甘延壽傳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

射為羽林校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

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持弁以材力愛幸使西

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

封義成侯後遷城門校尉

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

一也蕭望之盧衡以為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

三人者皆名儒所議者何異望之所執者春秋

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賞爾而無以破臣衡

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遺意也向指為刀筆

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封茅曰違命發兵雖

有功效不可以為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魯

公子結勝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

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



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爾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爾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愚謂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陳湯傳

事元成二朝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歲無節吐句乞也亦待反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奔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以其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喜許史反每過山川常登望既

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郵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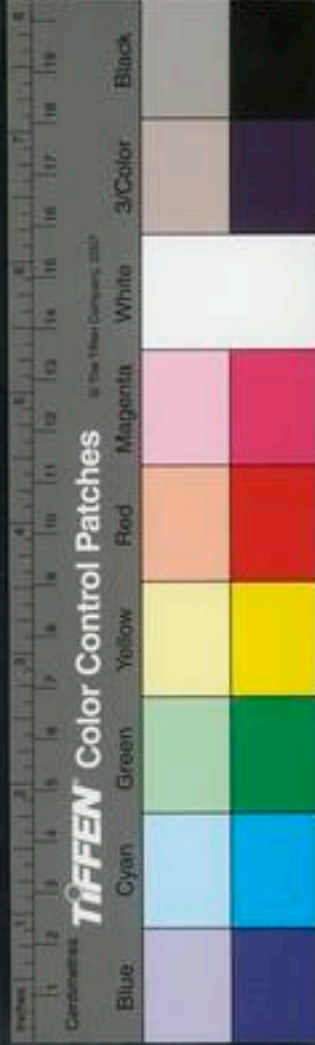
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雖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剽手抄反好戰伐數



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延壽猶與不聽與音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
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
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
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
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䟽自劾
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前至
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傳音令軍

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鹵楛為前
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仰中單于鼻時康
居兵萬餘騎亦與單于相應和和音胡夜數篝火營不
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呼火鉦
鼓聲動地康居引卻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
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
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昇音允斬闕氏
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
延壽湯上䟽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音胡
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已稱北藩唯郅
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



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
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
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
姪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
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
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
勞道路勞力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
仇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
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
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

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
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
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搆城郭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蹙歙侯之旗斬
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
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懼之莫不懼震呼韓
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
羣臣之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
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
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延壽湯既未獲受祉



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
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謂伐楚
不入後有滅項之罪春秋僖十七年項國各君子以功覆
過而為之諱行事僖十七年有緡絕存亡之功故君子
為之諱○秦又曰諱行事非群也諱以上為句行
事者言已行之事當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
意皆同○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
之費靡音經四年之勞而產獲駿馬三十匹禮產
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
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
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忠隨欲

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
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
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
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
罪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衛顯復爭乃封延
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
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前漢書紀曰成
善之各在其宜也春秋之義變泉茶則德之舍中軍則
得已而行之若婚大而功小者罪先之可也婚小而不
功大者發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期而已可也權其
輕重而為拜湯為射聲校尉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
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上言康



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微當死
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為之仄席而坐楚大夫子玉名得臣二十
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而文公稱有焉
色曰得臣猶在焉未敢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
可也趙有廉頗馬服騷秦不敢窺兵井
陘近漢有邳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
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
擊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
西域都護急邳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卒興師
屠三重城卒讀曰梓仲湯曰劉向云五斬邳支首
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
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

事是非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
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夫
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
恐陛下忽於鼓擊之聲不察周書之意非所以屬
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
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
發城郭救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
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
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邳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
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
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罷讀上
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



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容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數惶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度徒各反湯知烏孫尾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謂以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誑指計其日曰不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冀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約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免為庶人徙邊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究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

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至今奉使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捷音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蓄積又無武帝薦延壽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仲馮曰象善開故云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未曾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此臣所以為



國家左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段會宗傳 事元帝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人耶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
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
威信三歲更盡更衛子及還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
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
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
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
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
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
之所長愚無以喻仲馮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雖
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

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

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並還委居力反亦足以復鴈門之

蹄蹄居宜及應劭曰復也言鴈門坐法免為蹄更

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

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

欲往謁諸劄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

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之興有詔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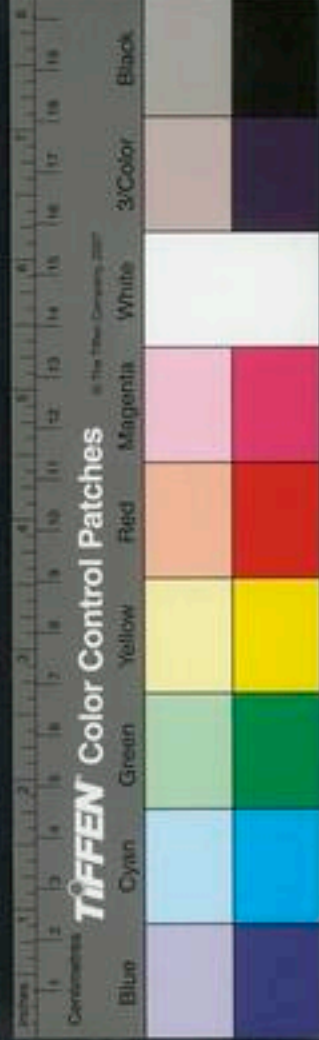
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

所殺諸劄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

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以名定其國

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

○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



振將太子番丘番丘反會宗徑至昆彌所即手劔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圖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彌昆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說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爵關內侯○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寔反竹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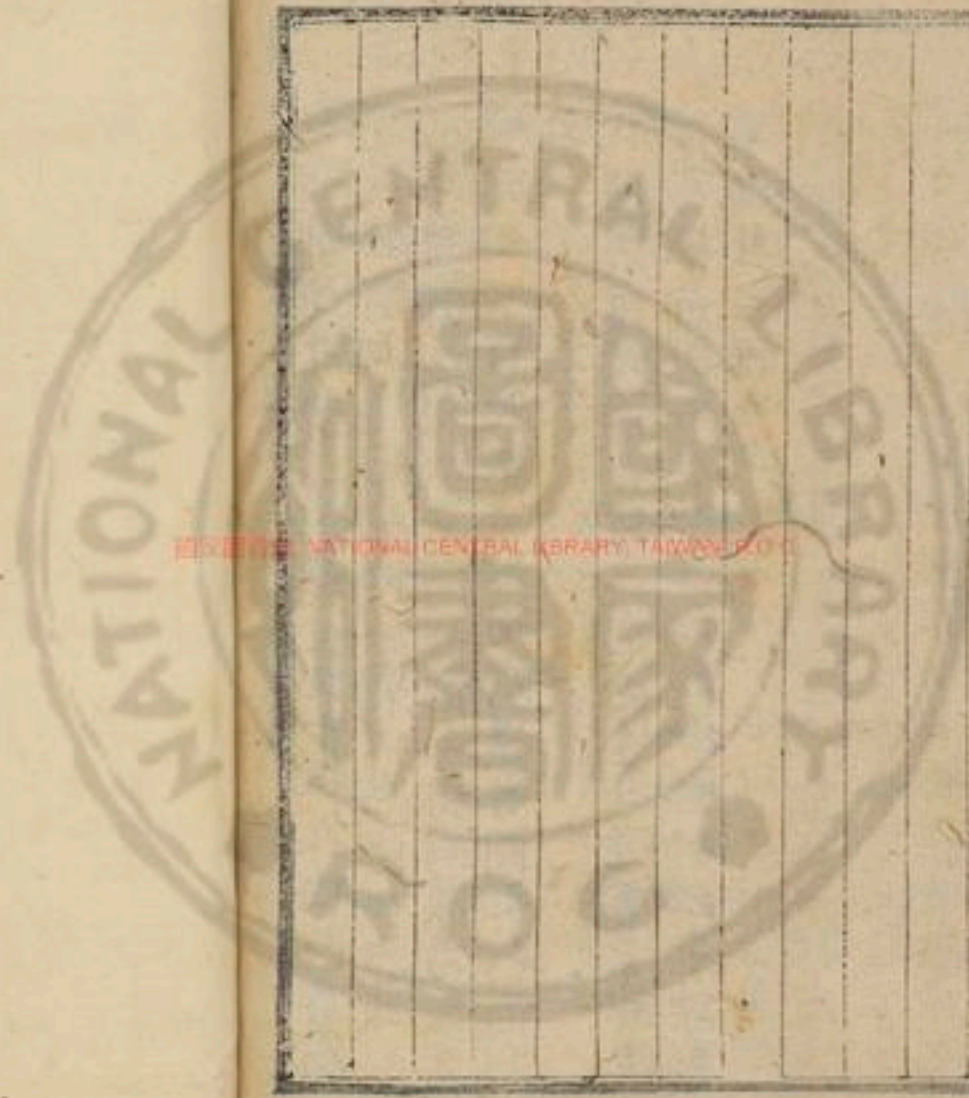
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勇勇音蕩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無行檢云
叙傳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投在三愆知列反謂劉向谷永耿育訟救湯也會宗勒事疆外之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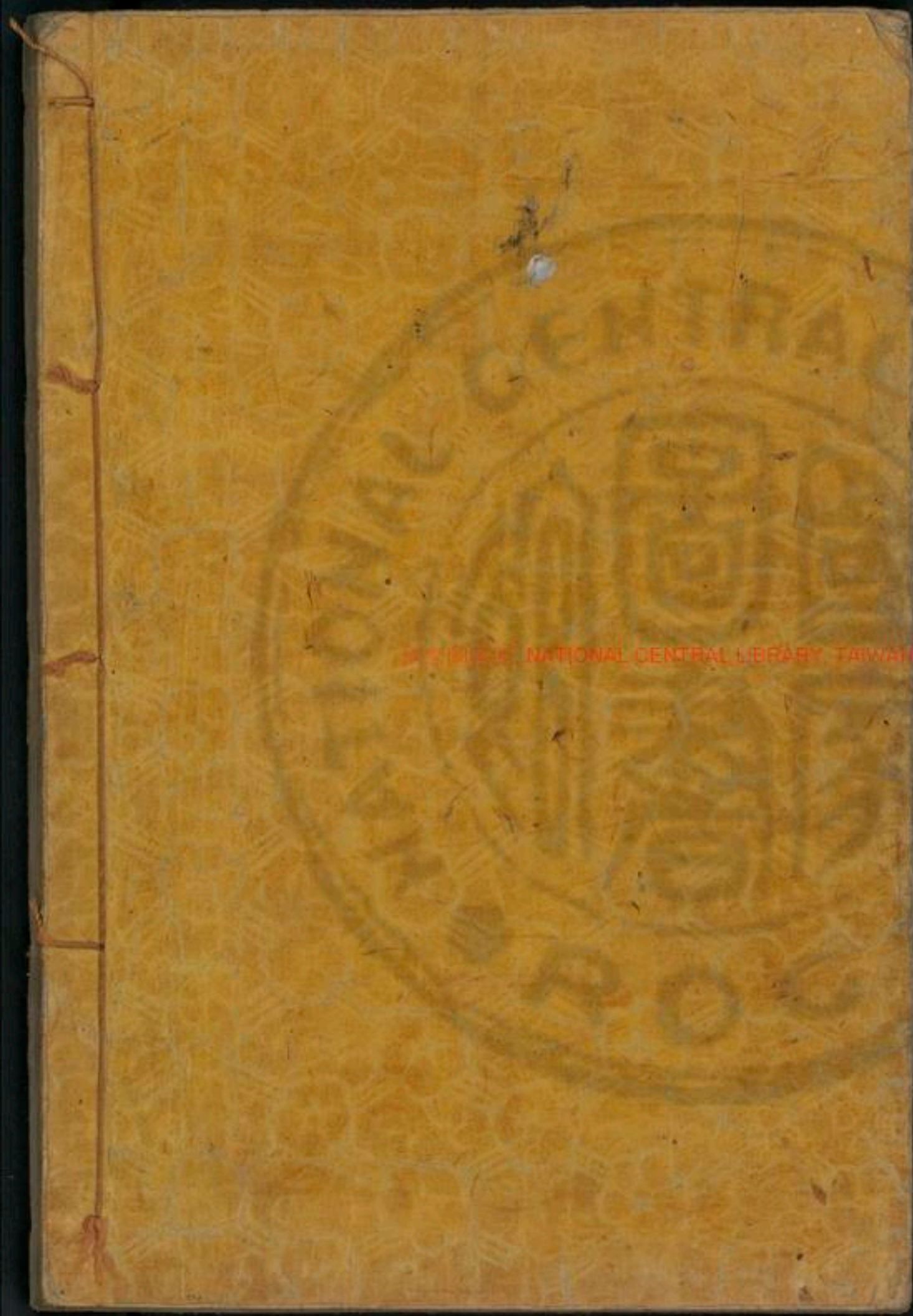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九

西漢志二 漢書卷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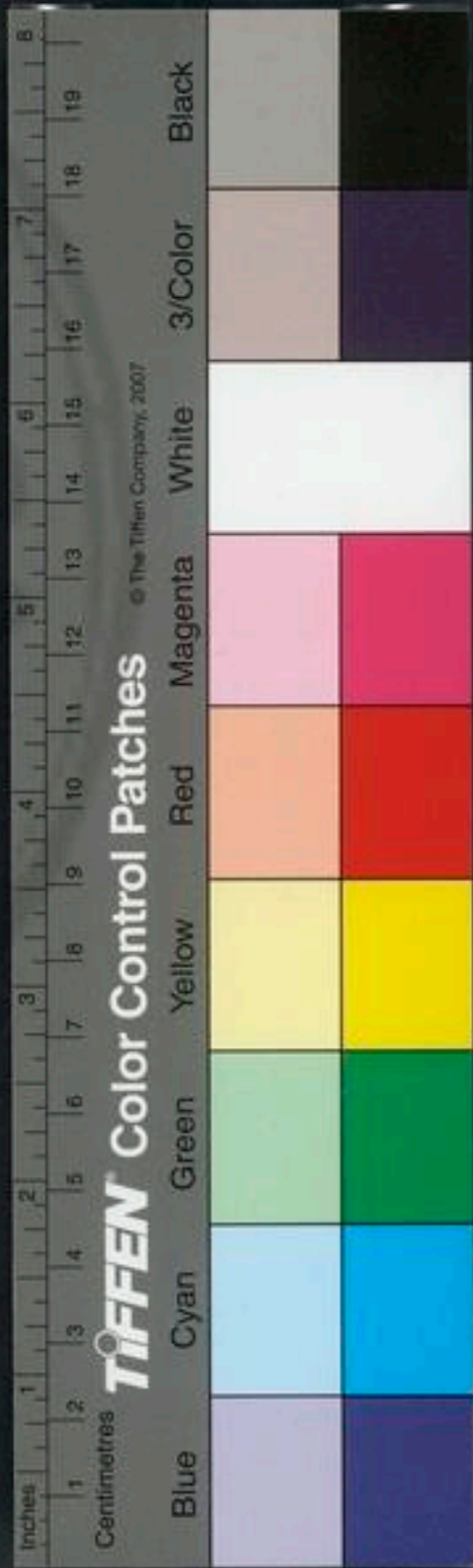
二十一







2025/01/1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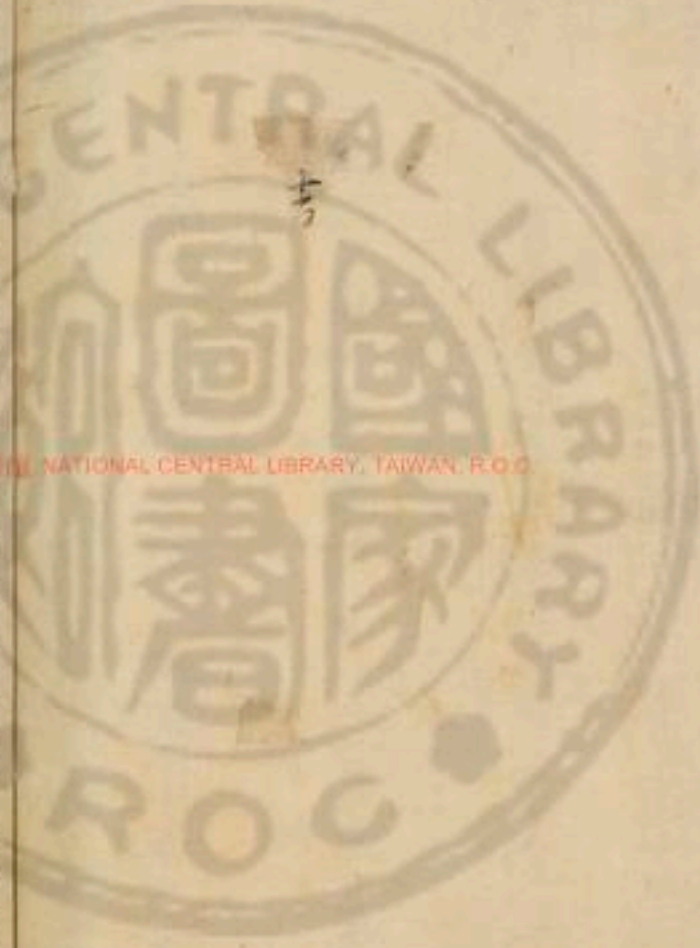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烏不疑傳

烏子交反
又詳說反

烏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也魏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咸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襴具翻上細音茲古長翻首以玉作并並看形環環玦聚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起曰翻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闕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





發起迎

謂及山

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音賓

開暴公子威名驚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

太剛則折太繁則廢咸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

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輩納其戒深接

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

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昭帝即位而齊

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

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

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歔

問不疑有所平反反者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

反毋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

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

男子乘黃犢車逢黃施施也衣黃襦榆著黃冒

謂音施反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公車主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

聚視者數萬人右將軍勃兵闕下以備非常遂相

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

到叱從吏杖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

春秋是之男子本夏陽人成方遠一姓

致堂胡氏曰烏不疑言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

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常有廢之二命而更立他

子故趙鞅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瞶欲殺南子又忘父喪日欲棄其子輒之位當黜何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命而廢蒯瞶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廢義未精矣又况與戾園之事非論顛乎彼戾太子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故令叱使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辯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則格言也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徵太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錄是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殺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起遠甚

疏廣傳

事宣帝

有疏太子舍人謂少是子狀似甚似衛太子方遠利其言美富貴福禍境止衛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



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
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又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剛
雅上甚懼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
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
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
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
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視
視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
相親相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
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父子並為師傳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
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十石官
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
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
乞骸骨上以其年為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
供張東都門外祖道餞行也俱居送者車數百兩
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
之下泣

致堂胡氏曰以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為榮以
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為賢此非君子之高致姑
別於世俗之中士則可爾而疏廣甘以自居何



也况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未立少留傳之
以須曰親之功不亦善乎曰此疏廣所以加人
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既
十三則非幼童以帝王子孫所稟固異於人其
資質志趣已可察見以同甫論之後乎此者有
孝明年十二才史贈之情甫于此者有孝昭年
十四知上官傑之誅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
矣甫望之師傳大臣分不薄也一為恭顯傾臨
召致廷尉而不悅其為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
不辨菽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
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養烏乎其愚暗無
能為一至於此是則曠有素疏廣憫之已熱殆

可挾持教語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不適
孝經論語者皆誦其詞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夫
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豈望之所能
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苟以知止
斷廣者淺乎知廣矣

廣既歸鄉里令家共具

共讀

設酒食請族人故舊

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
共具歲餘廣子孫切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

曰子孫幾及君時

樂讀

願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故人

親老

人即以間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
不念子孫幾傾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



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
子孫怠惰爾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
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
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傳

于定國傳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刺人也刺音其父于公為縣
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
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
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矣丁壯

奈河

力條古

其後自經死

不欲累婦

姑女告吏

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

誣服具獄上府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

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

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

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黨在是子堂於是太

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

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之死後

定國亦為獄史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

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

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



王者旨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甚見任用數
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擊春秋身
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謹然尤重經術士雖卑
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
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艱察罪疑從輕加審慎之
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會酒至數石不亂冬
月治請識飲酒蓋精明不食飲則酒自可飲也
然此下又云飲酒蓋精明不食飲則酒自可飲也
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
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
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

議無所拂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
言事者歸咎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
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今丞相御史欲何施以
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
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走上復以詔條責定國惶
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
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也錄總其勉察郡國守
相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
明強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乃賜安車駟馬
罷就勞數歲薨謚安侯子永嗣

互註議以容禮侍單子之見執憲評平天下

自以不寃吉



子永傳

永少時嗜酒多過失春後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
以父任為侍中工部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
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徵騎為光祿勳至御史大
夫尚宣帝長女館陶公主始子公閭壞父老治之
子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之容知馬高蓋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
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德有公主以

薛廣德傳

事宣帝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
公卿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
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

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

為人溫雅有醜籍醜於問反醜也及為三公直言

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祭時禮畢因留射

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因徂人民流離陛下日

撞亡秦之鍾鐘江人及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恩與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杖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

御樓祓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

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

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歐張猛進曰專與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晚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



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史高俱乞
骸骨皆賜安車知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東歸沛
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賈文

平當傳

事元成永三朝

平當字子思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議論通明
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曰傳文雅難
不飲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
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國當上書言臣聞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
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
玉璽體承業二百餘年攷之不忘政令消矣然風

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木有不立與
何德教休微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
而至者為宜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克南
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
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
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備嚴父配天之事知文
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周始祖乃能王太
是王不以早聽尊也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
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
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考也此漢之始祖
後嗣所宜尊奉以廣聖德孝之至也上納其言下



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
史二十石勞徠有意者勞徠刺及所過見稱奉使
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後當以經明尚貢使
行河行下及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為丞相以
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為子
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
運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
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
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
不德何如君罪君何親而乞骸骨使尚書令譚賜
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給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君其勉致

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
徒封防鄉侯漢興唯章父子至宰相宰相

豆註奏言九河令皆實減按經義治水有決
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
疏河者詔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志以儒
宗居相位眼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籍可也
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見光贊

彭宣傳 事成帝哀帝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夏音治易事張禹以

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
為右扶風哀帝即位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
長平侯會哀帝崩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



後呂后用當侯討使皇太子早辭東帛致禮安車
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容而敬焉太
子得而為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
嚴君平皆備身自保非其朕弗朕非其食非食成
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
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善龜為吉利害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勞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載日
閱數人或謂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揚雄少時從游學巨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

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
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
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誦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
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
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
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
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執諸名卿可矣曰
君子德名為矣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
子成名各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
震于京師豈其卿楚兩龔之祭其清矣子蜀嚴湛
真不作苟見或謂不治苟得久留而不改其操雖
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誦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
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遺民也若王吉貢
尚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子真名真字子真
貢名貢字子貢

王吉傳

事昭宣元三年
帝子穀孫棠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
舉孝廉為郎補若虛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
邑中尉而王好將攬驅馳國中勤作亡節吉上疏
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
大王幸方輿縣名也方音音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
百姓頗廢耕桑治道津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廢
謂所及昔昔呂公逋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孝不伐甘棠

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將馮武搏

銜肥腠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若於蠶蠶及上身勞

于車輿朝則冒霖露晝則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

所暴灸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臣與數以冀脫之

玉體交而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履之下細旃之上

旃與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於唐虞之際下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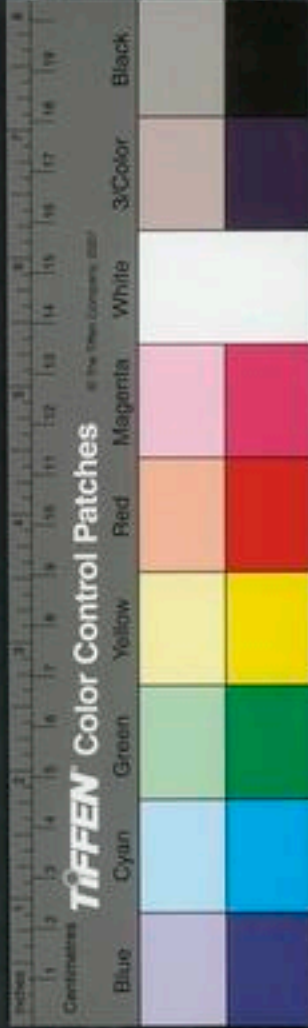
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訢古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椒之間哉椒古

依則悅仰誥信以利形信進退步趨以實下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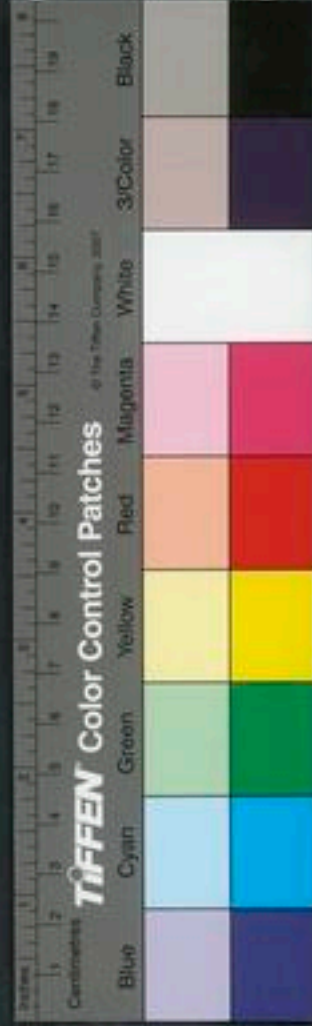
新吐故以練臍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

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充辭之志體有喬



松之壽及此八山喬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
輜與而社稷安矣願太王察之玉質雖不遵道
然猶知敬禮吉其後復放從自若徒自吉輒諫爭
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
昭帝崩亡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王既到即
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
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王得減死髡為城
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
時宣帝頗偷武帝故事宮室車服威權昭帝時外
疏評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
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賢總萬方帝王國籍日像
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始書每下民欣然若更

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思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
去不世出公卿卒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
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在三代之隆者其務在任
期會簿書斷微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
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
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
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
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謀選左右審擇所
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
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
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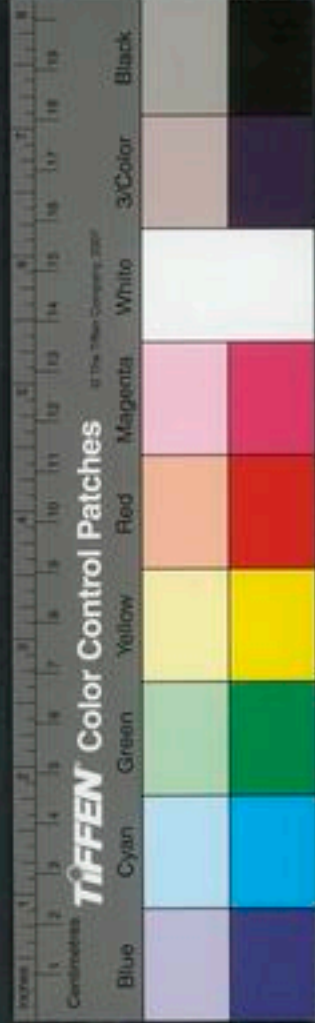
治民者不知所錄以意旁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
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十里
不同俗戶異政人殊脈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贊撲
日銷恩度寢謗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
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
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
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廷
祿^禮不合在道者謹條奏唯陛下時擇焉吉意
以為婦夫人倫大綱永壽之前也世俗嫁娶太早
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僕男事女夫
誦在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
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自
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
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絕惡於未萌也又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
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舉多驕^驕不遜古
今至於擄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佞^佞擅兩為作也宜
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
宜居位去爵抵減樂府者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儉
古者工不造瑠^瑠象^象尚不通侈靡非工商之
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歸不立而求成



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迂音不甚寵異也吉遂
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犬
裘樹垂吉庭中吉婦取裘以啖吉啖謂使前也
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隣里共止之
因固請令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玉陽
婦去東家裘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貢
尚為友世稱玉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尚與吉同年老道病卒
上悼之復遣使者吊嗣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鴟
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
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掾咸薦駿賢久子駿明行
脩宜顯以厲俗尤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

諫大夫病免官歸起家復遷少府○成帝欲大用
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
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
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
會御史大夫缺各承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
效考績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試上然其議遂起
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
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
有能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罷崇代
為司空封扶平侯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
稱不能及父而標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
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去位家



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在其者故俗傳王
陽能作黃金蘇林曰能作黃金

貢禹傳

事元帝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
士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
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即位
徵為諫大夫數虛已聞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
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車輿器物皆不文
畫範圍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
稅占他賦歛繇成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
內自給十里之外各置貢驛而已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景皇帝循古節儉文帝

未綉

吳謂也

履革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

奢侈轉

蓋甚臣下亦相放效

杜預曰

今大夫借諸

侯諸侯借

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葉救亂

矯復古化

日復也

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

宜少放古以自節為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

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數者宜春下苑以興貧

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還禹為光祿大夫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

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勤而遂孝

元踐位之初震心以問禹宜先其所急後其

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

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



故、言之何哉使高之智不足以知為得為賢
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頃之尚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
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同當世今未得久聞
生之奇論也而去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予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為御史大夫
列於三公自高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高以為
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蠶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蠶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
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

卒後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
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
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
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
十餘年民生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
亡履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
好求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
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採少把土梓才元反古
足胼胝胼併也已奉穀租又出藁稅鄉部
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水遂求耕者不能半貧民
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求利
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



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
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使
○又言文帝時貴廉賤貪汙賈人贖管及吏坐
藏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
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
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
遂從善欲從讀口從讀口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
犯法者贖罪八穀者補吏是以天下者侈官亂民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
史書習於詐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所屬

也高奸軌不誅則取勇猛能孫切百姓者高反以

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讀又口百姓故亡義而

有射者顯於世欺謾善書者尊於朝讀音詩逆而

勇猛者貴於官詩布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

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吏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黜削而恥甜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

行雖大蕪家國勢是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

官而效富者為雄桀廢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

其身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

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末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

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職者雖行其誅亡但



免官

不土免
官勿已

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

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

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

致誅奸臣遠放調佞調古
調平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

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

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鮮詳則三王可侔

五帝可及惟陛下首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

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帝

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

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贊直之意尚又奏

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而御

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禹卒

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
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豆註與王吉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見王吉傳元帝時議罷角抵見刑志罷采珠玉而

使百姓一意農桑見論建言漢家宗廟祭祀

多不應古禮見志

兩龔傳兼平朝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兮字君倩見行二人相

友並著名鄧放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待省衛補史再為

尉壹為丞勝輒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卷

帝自為定陶王同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

西漢書
兩龔傳
二十



薦龔舍及元父賓考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
見國家徵賢至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未
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
皆為諫大夫賓考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
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
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
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石扶風數月上知勝
非撥煩史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史給事中○勝
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指後歲餘興博士夏侯
常爭言忤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
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相非

恨疾言辯訟皆不敬貶秩勝謝罪乞骸骨仲馮曰

士顛漢中勝後云常位大夫初琅

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

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丞郎韓福

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於是莽白遣

勝漢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勝漢遂

歸老於鄉里○初龔舍以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

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

為太山太守舍居家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

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

遂於家受詔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

徵舍拜為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肯起乃遣歸舍



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合勝既歸鄉里郎二千石
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合年六十
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
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
拜勝為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
者奉璽書太子師友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
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郎太守縣長
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
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使者要詔一
詔反詔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為
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
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

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
恩亡以報今老矣旦暮八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
下見故主哉勝因教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
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
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
歿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
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虞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龔生竟大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
誰勝居彭城廡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互註為司直郎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輪官不
敢為奸可大委任見鮑宣傳

鮑宣傳 事 哀帝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潞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著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舍宿鄉亭為譽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

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偏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教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天地共謂曰仲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奸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吏賦租稅二亡也貧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並依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後失農桑時五



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避避六亡也避古盜賊劫略
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欲殺
一死也欲反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
盜賊橫發四死也橫劫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
餓六死也時氣疫疾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
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
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
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
教化者邪志在營私家稱賓客稱反為奸利而已
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為
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陛下
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

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
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均言尸鳩之為養其子也

也今貪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

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

賓容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

汝昌侯傳商亡切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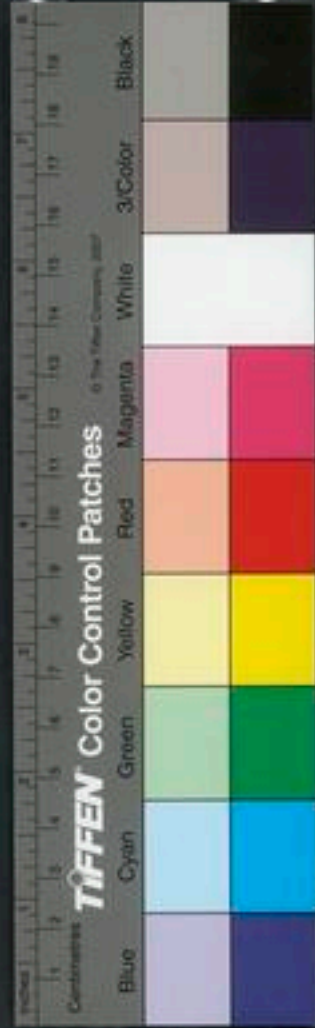
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

民服說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

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劇者

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

休就師傳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



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經皆更博
士行反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興運教化圖安
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
為奸恣任偽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
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
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上之望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
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
聽也臣雖愚難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
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
官以諫議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上以
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明年正

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孫寵息夫窮罷侍中諸
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
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
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誠可畏懼小
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
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
反素餐之人反士微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
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歛音莫不
說喜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
白虹軒日軒音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
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後等等
等等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



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上冢有會輒太官
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
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及所以害之也
誠欲采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鮮海內免遣就國取
乘輿器物遷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
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
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視續復徵何武師丹彭
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
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數宣旬月皆
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象帝改司隸校尉但
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行下
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

沒入其車馬權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
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納宣坐距閉使者亡人
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
舉幡大學下曰欲赦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
十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
守關上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
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
家于長子長如字上黨之縣也○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
篡國之心乃風州郡曰風以尊法禁諸豪傑及漢
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自成帝至
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遂千及齊則薛方
大原則鄒越鄒相鄒音沛郡則唐林唐尊皆以明



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遠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
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
敝履空衣於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偽
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
病去官越散其先人幣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
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稅以衣衾稅或其子攀棺不聽曰父死遺
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
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
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老病在上
下有業由今明主方除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
之節也許山使者以聞莽詭其言曰說不強致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喜許計反著詩賦數十

篇始隴慶謝音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杜陵將

謂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

謂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世祖即

位徵薛方道病卒向龔鮑宣子孫比皆衰表至大官

傳互註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而不曉事夫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得

道之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言山林之士入而不能

出二者各有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

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

西漢書三記空傳



鄧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
人王真之材優於龔範守死善道勝竇踊馬貞
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謂好避不汙絕於紀
唐遠矣殊於紀遠
及兩唐
叙傳四皓避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
吉困于賀淫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
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謂近避之好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韋賢傳事此皇帝

韋賢字長儒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鉅城為
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孫成茂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
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於赫
有漢四方是征於詩為靡適不懷萬國直平
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魏魏元王
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後輔獨饗國漸世垂烈于
後元王立二十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缺而左右陪臣此惟皇士也望正如何
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考邦事是廢游



鄧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
人王真之材優於龔範守死善道勝竇踊馬貞
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調好趣不汙絕於紀
唐遠矣殊於紀遠
及兩唐
叙傳四皓趣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
吉困于賀淫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
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調近趣之好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韋賢傳 事此皇帝

韋賢字長儒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鉅城為
楚元王傅傳子夷王孫成茂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
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於赫
有漢四方是征於詩為靡適不懷萬國直平直字迺
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
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後輔獨饗國新世垂烈于
後元王立二十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缺而左右陪臣此惟皇士也望正如何
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考邦事是廢游



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馳繇繇同務彼烏獸忽此
 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愉愉興所弘非德所親非
 後唯國是恢唯使是信瞻論夫等等黃髮
 五各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從
 曰慢彼顯祖輕茲荆燕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
 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摩司執
 憲靡顧顧古詩如正正避繇避迨迨其其在在○其在在
 同則彌彌其失失岌岌其其○其在在
 詩曰王朝肅清唯俊之庭庭瞻余躬躬懼懼此征此
 行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恤矜我髮髮齒齒赫赫
 天子明愆且仁縣車之義以泊泊小臣小臣

天子明愆且仁縣車之義以泊小臣

嗟我小子豈不慄慄土庶我王寤寤越遷于魯魯既去
 禍祖惟惟願願祁祁我徒徒戴負盈路戴負盈路
 德德爰戾于郢郢翳茅作堂翳茅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室端
 微微老夫咨咨既既遷遷絕絕濟濟濟濟魯禮魯禮義唯義恭恭誦誦習習強強歌
 遺烈遺烈孔子孔子亦亦遠遠濟濟濟濟魯禮魯禮義唯義恭恭誦誦習習強強歌
 于異他非我雖鄙鄙苟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
 而而蚤卒于郢郢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
 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
 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授號稱號稱郢魯郢魯大儒大儒徵為博
 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昭帝崩崩宣帝立賢以興興
 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徒為長信少府長信少府
 名以先帝師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西漢書 蕭何傳 二



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罷歸賜第一
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八十二罷歸曰節侯賢四子
少子玄成後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曾諷曰遺
子黃金蕭籬不如教子一經籬音垂

韋玄成傳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
尤謙遜下士出過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輿載送之
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錄是名譽日廣以
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
太常丞父賢以弘當為嗣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
繁獄罪未決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等與宗家計議
共矯賢令以玄成為後賢薨玄成深知其非賢雅

意即陽為病狂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

讓爵辟兄者明廷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

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數歲玄成

做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

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八廟大兩津津

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初奏削爵為關

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青○初宣帝

寵姬張婕妤婕妤以諸及男淮陽憲王好故事通法

律上奇其材欲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

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傅蕭望之

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元帝



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
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難難難字因以戒示子孫玄成為相七年守
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
共俠○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
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
廟行所當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
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
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廟字宣帝之廟字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
便殿殿字寢殿殿字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

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
三伏立秋祭禮又祭禮八月祭禮十月祭禮十一月祭禮
十二月祭禮又祭禮二月祭禮三月祭禮四月祭禮五月祭禮
六月祭禮七月祭禮八月祭禮九月祭禮十月祭禮十一月祭禮十二月祭禮
祠又月一游衣冠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
七廟今孝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
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高卒永光
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
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
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
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共祭豈非皇天
祖宗之意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
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錄中出生於
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
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
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百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稷稷春秋之義父
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
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
勿復修奏可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
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為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
著親親也朕復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脩戰栗恐
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等議玄成等四十四

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
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也祭言一禘一祫也祫音拾祭者毀廟與
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
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
毀親跡之殺殺所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
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成
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
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遠于
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



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合宗廟異處昭穆不
序宜入祧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將軍
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
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弔弔與不私其利出美人
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
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
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
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
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
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

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削觚秦之迹興三代之
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
漢太祖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
之孝宣皇帝為昭帝後於義壹體謂俱為昭也禮
與相為昭也禮
帝於昭帝一體孝景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
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景帝為昭
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
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
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
冠出游有車將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
不欲數數兩殺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



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間工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違祖宗定造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馬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請高祖孝文武廟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德火

德火

繼烈以下五廟而遺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遺寢曰四上食園廟間工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恭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以為遺廟合祭久長之策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

之序定亡窮之業

共

令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其

職之疾

共

禮不得如不合高帝孝惠孝文孝武孝昭孝宣太

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

受其咎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造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



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
宣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與清
他皆如舊制唯郎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
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
勿奉奏可○成帝時以無繼嗣復復太上皇寢廟
園世世奉祀昭靈后等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
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
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
雜議奏可於是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
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

列子孫雖欲衰大頭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
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莽中要校尉劉歆
議曰漢興四夷之患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孝武愍中國罷勞罷勞遣
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
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門下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奴之左臂樂浪各反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
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南猶羌裂匈奴之右臂而
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
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
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日暮又招集天下賢俊



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
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
心至今累世頌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
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
孝文德至厚為文太宗孝武功至著為武世宗此
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具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廢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周公為母道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
王太甲曰太宗太戊錄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
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

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祀典曰聖
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救大災則祀之孝武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
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
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釀芾甘棠勿剪勿伐興
謂召伯所爰爰步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
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因以
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
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舉公卿之議
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
下臣愚以為孝武功烈如彼孝宣崇立之如此不



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傳之必不以時謁客
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其罪論桑客市茂陵
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後人
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
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
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會赦出復
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
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
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慎自重
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霹靂巖○數年宣帝即
位徵相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霍光薨上思
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宗三
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
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
仲通字之誤也大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塔據權勢
在兵官恐濫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
固萬世之基金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
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
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疵蔽
讀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
后之謀始得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
補史相遂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及霍氏伏誅
宣帝始親萬機屬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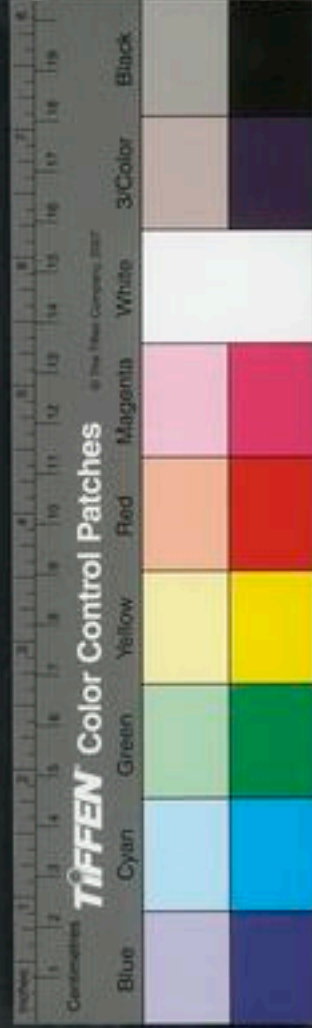
領衆戰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
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上書
諫曰臣聞殺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
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
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
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
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
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

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
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
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第殺父兄
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
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今之念於遠夷
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
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
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
行故事而已殺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
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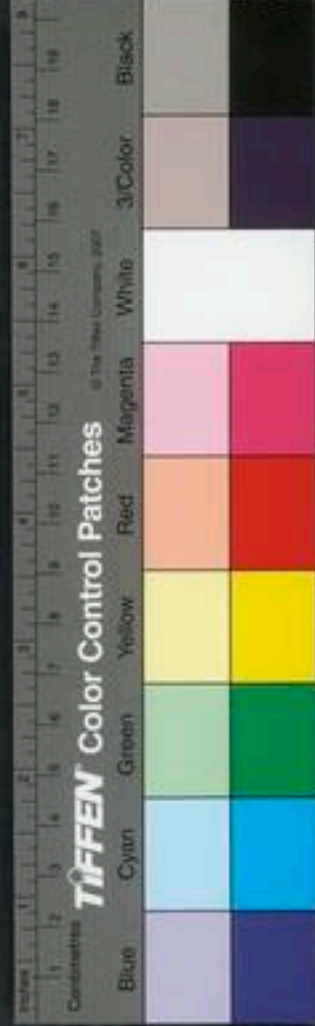
幸清備位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
得所錄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
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倉窮發倉廩振乏餒
及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行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冤獄冠蓋交道者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音
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
利百姓之道甚備臣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
凡三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卒於農而務積聚量
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畜謂尚謂之急元
鼎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濟被吳害民餓死於
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記振秣
按古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救暴騰踴臨秋收歛

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備其備唯陛下留神
元元帥錄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
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
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
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
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
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
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
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



興雜治則泄夏異坎治則聰明王謹于尊天慎于
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
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
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蓬草木茂鳥
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
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
震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究
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
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
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
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臣昌謹與將軍臣陵

太傅臣道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
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
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禔殃年壽永究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
克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兒五貢禹舉冬四人
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臣相伏念陛下
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切恐詔令有未合當時
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
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殺陳使
宜上納用馮相救據史案事郎國及休告從家還
至府報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
相報奏言之時兩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



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
薨謚曰憲伏罪私罰甘窮中有

互註上對事乞尊任張安世曰聖王褒有德

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

天下嚮風詳見後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見

武封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

見轉述

丙吉傳事武帝宣帝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

稍遷至廷尉右監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

監徵詔治巫蠱郎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

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辜實

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間

燥處問音問錄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

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

令郭穰夜到邸邸獄吉開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

孫在他人工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

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

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

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幾錄保反吉數救

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

其衣食後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昌

邑王即位以行淫亂廢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



武帝曾孫名病已令十八九矣道經術有美材行
安而節和顏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宜朱廢頭朱
文曰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
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宣帝初即
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
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
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大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
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
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
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其封吉為
博陽侯

致堂胡氏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
行也一飯必酬睨批必報者技上之褊心也其
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為美也宣帝之
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
二年不太晚乎霍既專定策之功恩數罷榮盡
歸其己他人雖有撫育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
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
常後吉為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
所以遼緩也歎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
久修代來功亦無可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
激犬馬之力羈絏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
貴若誠有素分鮮不曉曉自明惟恐祿之弗及



也此曹過魯朱家不足充役其視兩吉為何如人耶

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

紼音弗繫印之組也

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大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間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

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樂念

吉上書

解賞上不許○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卒起獄

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

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

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

懲艾艾讀曰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

陋焉後人代吉因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嗜酒數逋蕩

嘗後吉出醉歌丞相車上

歌一

西曹主吏白欲斥

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

曹地忍之

地亦但也

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茵音因遂

不去也此取吏逸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

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

取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

刺謂

知虜入雲中代

郡遽歸府見吉白扶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

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預視吉善其言召

東曹案選長吏瑣科條其人

瑣錄

未已詔呂丞相

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

卒音

以得遽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取吏



力也吉乃數日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
相不先聞取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據史錄是蓋賢
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闕者死傷橫道清道闕
也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喘吐舌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振史獨謂丞相前
後失問或以誅吉吉曰民間相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具殿最奏行賞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
少陽用事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
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
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

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
識上因問吉頃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
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
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
年事後母孝淳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
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徵用此
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定侯子顯
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顯少為諸曹嘗從
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
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
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
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切見孝宣皇帝以皇曾



孫在郎邸獄是時治獄使者兩吉見皇曾孫遭離
無辜吉振全神靈成育聖躬誠其仁恩內結於心
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韓詩外傳云
也過曾足負項以從因蓋其貧而逃重耳之止
而許之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乃能行吉子
顯坐徵文奪爵臣愚以為宜復之復子以報先人
之功德顯卒子昌嗣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薦恩尤
重鴻嘉元年詔封吉孫闡內依昌為博陽侯奉吉
後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顯為太僕與闡屬大
贊曰古之制名必錄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
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
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兩魏有

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
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李哉

叙傳高平師師惟辟作成圖黜凶害天子是毗
博陽不伐含弘光太天誘其衷慶流苗裔

陸弘傳

李昭高

陸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陸息隱五

少時好俠鬪雞

走馬長乃凌節從羸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
符節令○孝昭元鳳中泰山萊蕪山南勾勾有數

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
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
大柳樹新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葉成文字曰



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
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
大石自立僵柳復起係居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
匹夫為天子者漢家竟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
人禮以帝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
其書廷尉奏賜孟妾設妖言惑眾大逆不道伏誅
後五年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賜孟友姪使上此書

夏侯始昌傳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
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
陽先言柘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為昌邑王大傳
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傳

事昭宣帝

夏侯勝字長公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
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音又從歐陽氏問為
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
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
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屬之更白大將軍霍光光
不舉法是時光與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
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洪範
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

察察言故去臣下有謀

更父曰傳奪去下人存上而勝自以不欲合明道之

故改之臣
下有建爾

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





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太后

省政光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

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蓋千戶

仲馮日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

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

皇帝躬仁握屬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

羌昆明翫駱兩越仲馮日不東定畿絡朝鮮

貢陳於宗廟備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泰山立明

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符

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

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

其典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

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樣四夷廣土斥境

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

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殺千里或人

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

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

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頃指議已出口

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廣明蔡義曰劾奏勝

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

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

德文始五行之舞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

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馬勝霸
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許以罪死霸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諸論不怠
更工至四年夏開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
上乃詔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
之闕毋有所諱

致堂胡氏曰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
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曰者良由畏光
故爾雖結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求禮人將
軍始遣就國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
救顯行挾毒之禍而禹山雲他日之變亦消弭
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不及自度其

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為難
况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禽縱在手
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文道也

因大故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
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
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
下至今見論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
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遷太子
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
官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
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



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
經不明不如歸材勝從父子達字長卿自師事勝
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典尚書相
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達所
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達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
應敵達卒自頰門名經別為一家之學為議郎傳
士至太子少傅魯共王少魯西率卿封于為大河
大河南魏變名東平故務為東平人

互註名散直言見對句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延壽字贛音為郎吏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
奸邪盜賊不得發爰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

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
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慶及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更工所反以風雨寒溫為候
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
以孝廉為郎永光達昭問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
光陰霧不積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逆數月遠一
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說德口悅數已見問房對曰古
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
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
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更法上令公
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溫室殿名皆以房言頰碎令上
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口嚅時部刺史奏事京



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復以為不可行
惟鄭弘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
顯頗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
議相非二人同事房當宴見問上曰孟屬之君何
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
房曰然則令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
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也然
之道也孟屬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
以至於上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
下安得危之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
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聖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

山何不以孟屬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
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
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
去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雷古
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虫民人飢疫盜賊
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
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令所任用
者誰與請上曰無幸其痛於彼病與又以為不

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逆曰令為亂者誰哉
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
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房指



謂石頭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

司馬溫公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現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聽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也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笏于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施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養事以防痲塞痲讀石頭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

笏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傳張天子許為房

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頭等有隙不

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三上封事極言災異

去月餘竟徹下獄棄市通鑑考異曰元帝及荀爽京

三月朔上封事去月餘徹下獄棄市

京房傳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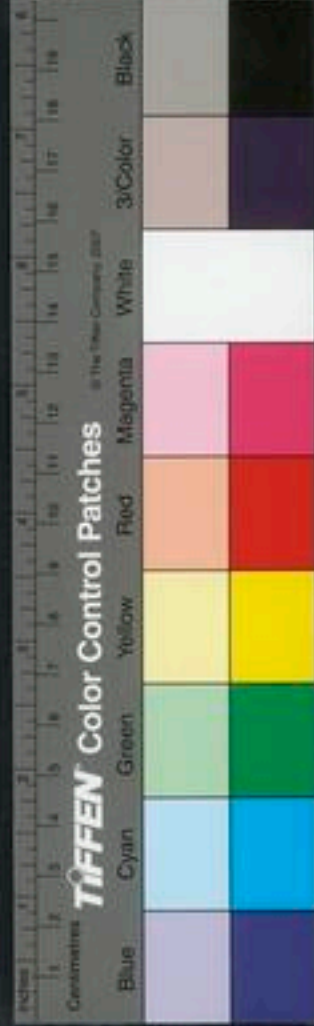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義卷之二十二

列傳

翼奉傳 事元帝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
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
而奉得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
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
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
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
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鄉正雖愚為用若乃
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
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



東萊先生西漢詳義卷之二十二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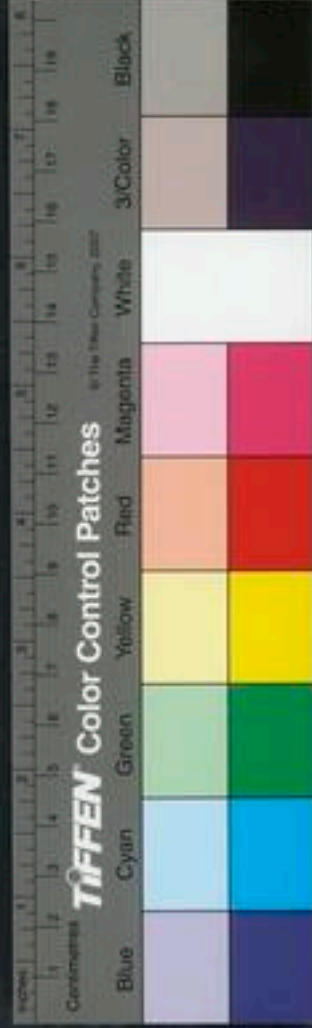
翼奉傳 事元帝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得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鄉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



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
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卯
也原父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剋午酉
自刑丑未相刑丙午自刑不可忘也聖人戒後世使自敬或故
亡故以甲子正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敬或故
禮經避之春秋
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
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
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
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令陰下明
聖虛靜以待物至焉事雖衆何聞而不論豈况乎
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

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甲有暴風
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
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平昌侯比三未見臣皆
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容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
者之耗道上以奉為中郎○是歲聞東大水郡國
十一飢疫尤甚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
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
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
布星辰介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
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達君臣
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
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



陽詩有五際詩曰傳曰五際即五行也陰陽陰會之篇也春秋有災
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
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支篇知日蝕地
震之效昭然可明猶景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
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
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
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
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
貌今年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
復復扶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
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
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

乃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
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虜位執左者僭
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
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
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天性絕男今
異至不應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
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夫人
陰土唯陛下封祭○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
園白鶴錦安奉自以為中上疏願復賜開卒其終
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
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
苑囿奢泰雜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錄



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正乃上疏曰臣聞昔盤庚
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切聞漢德隆盛在於孝
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
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令猶存故其時
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
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
者所以應有常也臣願陛下後都於成周左據成
皋右阻龜池前鄉崧高日鄉後介大河連滎陽扶
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
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厭一也西遠羌胡之
難難行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無盤庚之德
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

不應古臣奉誠難重居而改作重讀故願陛下遷

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

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周至成王

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

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

殷駿命不易今漢初起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

後世奢侈費用不可勝數至於陛下雖有成王之

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以疾疫

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溷下日

光浸奪錄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悚懼揚而

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



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卒而始之於以
永世延祚不亦優乎書奏天子異其意其後貢高
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
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年老以壽終子孫皆在
儒官

李尋傳 事成帝哀帝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曆除尋為
吏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厚遇尋是時多災
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裏院會之
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

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天道

五經六緯

原久曰五言星宿何故志經五緯

尊術

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履士為比為輔政

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易色取法於此

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慶賞甚重要在得人

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

諛之言諛者任佞之勇佞反身受大辱社稷喪

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列王道二者秋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

大寶功名之承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家輪漢興

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

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

